內務總署登記證民字五九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五卷第十期



每冊定價四角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淋疾



本劑乃傾注近代葯化學之精粹而完成之二基硫仿亞密度劑也　爲除却普通市販品所屢見之胃腸障害及其他副作用　心血費盡　遂以葯質之純粹及效果之卓絕　而獲得斯界代表葯之地位焉　本劑具有猛烈之殺菌力　對於一切急・慢性淋疾　幾於不感淋疾之痛苦　不出一星期外即可簡單痊癒

【包裝】二〇片　一〇〇片

塩野義商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

天津出張所　天津 [illegible]島街一丁目五・三

—塩野牌—

五淋拿根片

URINOGEN SHIONO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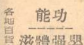
SU－立首4

現代化的眼光學專門家
驗光準確 自製鏡片
裝配合理 售價公道

大明 公司

新址・東城菜廠胡同四十九號

福羅洋行
零售批發
呢絨綢緞西服大衣
北池子南口電話五局○三三三號


功能
嬰孩代乳
強身補力
體弱滋補
滋養發育


三羊牌牛奶粉
介紹您採用各界公認的標準代乳粉
各地百貨店食品店藥房均售


娃娃寧


要的小孩好，娃娃寧
是小孩的防身寶、治
療小兒百病準能痊癒
的早・
各地大藥房均售
每袋二角

鼠瘡瘰癧丸

製代售處
南張爨子
行唐山市
順德南關
街春和慶
收樣代銷
成總代銷

本醫獨創此藥行銷四海效
驗准確勝史悠久政中註冊
發給一九特痛寒執證專冷
男女一切鼠擔瘋癰未破立
即消化戶破懶流水或生管
一外用擔口抹上數貼任何
子一概不用擦滿此丸下
藥保長肉收平能此丸藥與
准不同吃時務便自水潛華
服方可服下每打十二
泡元加料每打十二付卅付
廿根深重雙加料專打十元
劇四十元因嚼郵費五角二
村森太夫害事予此丸姚
治男女鼠擔處雖破欄生管
大症津地有相當舖保好後
收歎▲開殺天津東門南路
四胡同姚鑫森醫師大葯房
張道長安大街朱范報社濟
青島天合盆徐小張雙子分
榮華順石門平陽路春和當
春和慶元氏春和堂保定西
烟台大馬路中美藥房華天
處大西區五段四六號聯祥
北京舖外年牌樓恒元醫

保好 羊癇瘋 皆由風火氣痰驚氣鬱凝滯痰
氣上沖痰迷心竅忽然倒地昏迷不
省人事口吐涎沫牙關緊閉四肢抽
搐怪聲每月有犯四五次一二次不
等來敝堂除根永久不犯輕者一料
重者兩料每料六元加料八元

婦女 破血丹 破血化血通經活塊未治婦女
月信凝滯不見經閉不通三四月不
見月信氣血氣鬱裡血嘔吐噁心肚
腹脹滿行經腹疼面黃肌瘦精神缺
乏之害女天癸不至癥瘕血滯蛋作
痛小腹膨脹形如懷孕積聚乾血癆
雖未嫁癥瘕痞症服此丹一付保好每
付四元特製十元孕婦忌服
外埠函購加郵五角
同興堂 和外琉璃廠西門內

羊癇瘋 實在立止 圈癇無雙 此症原分
五種即風營氣痰飛絡氣發鬱不舒
痰迷痰犯時項年斜冷從有上沖
頭昏心然倒堆有每月縮不省人事
口吐涎沫怪聲四肢抽冷一二次
每年兩五六次者服此丸一料立愈
者兩料除根治痊每料
二元八角製料五元六

耳鳴丸
新聾多年老耳聾久治耳鳴雜音
經通千方百藥久治不除根愈
堂一元每盒保一好每料四元二
清一元每料四元二除根

耳底油 不論老幼耳內流膿臭水耳聾耳痛
耳漏耳內濃血多年不好敝堂一元
保愈進好重者三元除根不犯每瓶
二元

總批發處 北京和外南新華街 南頭路西電車站
會賢堂 外埠函購郵費五角代價不收

痔漏除根 痔漏痔
痔發源不外乎五臟六腑濕毒濕熱
大腸瘀血流注肛門雜滯不散初起
紅腫破了流水生小肉瘡日久生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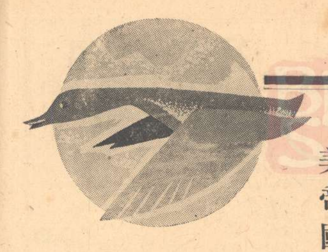
遺精立愈 本醫經
症實驗金仙固精膏專治腎虛寒
夢遺滑精偏墜疝氣婦女經血不調
每帖二元外埠加郵費五角
普善堂 國藥
杜王醫社址北京前門外興隆街草
廠二條北口外路南

飛筆牌墨水 高級化學製品



請用自來水筆專用墨水 保管滿意！
各地書局文具店均有代售

癮君注目 德臣氏戒烟 斷法出奇
本醫在津發明戒烟
數十餘年海內皆知
戒除各種扎吸毒癮
與衆不同配製藥品
分男女性別癮之大
小不是市上所賣成
藥烟酒配合之品快
戒十二小時善後宿
疾負責慢急六日隨
吸隨斷痛苦毫無不
悞公事海內癮君想
剷除嗜好請來一試
極表歡迎注意並無
分號
天津法租界秦康裡二樓 永德藥房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五卷第十期目錄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日本海軍落下傘部隊

落下傘部隊於近代立體戰中，顯形重要，日本海軍落下傘部隊，自編成以來即施以猛烈的訓練，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迄今日，顯樹立了赫赫之戰果，時下乃更加改善擴充，威力亦愈軍強大，今後之活躍，頗堪期待。

1，日本海軍落下傘部隊降下訓練時之偉容。
2，似白絹的花朶，輕飄的沉落地上。
3，三機編隊之急降下。
4，着陸後立刻加入鬥爭之刹那。

（以上照片均經日海軍省檢閱）

在日本俘虜收容

大東亞戰爭勃發後諸敵性國家在軍事上之失敗，已爲不可掩飾之事實，而尤其被日軍所虜之俘虜，爲數之鉅，恐爲歷來戰爭中所罕有，這裡所刊，均爲在日本俘虜收容所中所收容之敵性國家諸敗將，如舊比島之總司令官，舊美國屬島總督，舊香港總督，舊馬來總督，舊荷印蘇門答臘總督等之生活情形。

①

②

③

④

所中之俘虜生活



㈠或讀書或散步之敗將群。
㈡栽植花卉。
㈢診療病人之日本軍醫
㈣午餐後。
㈤炊事。
㈥於備環修繕船舶之情形。
㈦炊事。
㈧俘虜收容所之朝。
（以上照片均經日陸軍省驗訖）

華北電影公司攝「十三妹」

華北電影公司自攝製京劇「孔雀東南飛」「御碑亭」「盤絲洞」以來，頗得到甚高之評價。該公司之第四次作品「十三妹」，計前後十八卷之大作。據聞已於四月二十日起開始攝影，目下正於萬壽山繼續拍攝外景。

此「十三妹」，乃是與「紅樓夢」並稱之清代小說「兒女英雄傳」之戲劇化者，京劇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即屢屢演此而炙膾人口，劇情則分「紅柳村」，「悅來店」，「能仁寺」，「弓硯緣」等場。但此次之電影化，大體乃是以「悅來店」起始，部份的攝製，較之京劇更為緊湊精彩也。

其主角，即為坤伶吳素秋，其成績如何，當目俟拭之。

❶於萬壽山拍攝「十三妹」外景歸來之吳素秋與遊華北電影製作所之名坤伶黃玉華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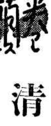
❷吳素秋在「十三妹」中化裝之一

❸黃玉華在「盤絲洞」中之化裝

❹吳素秋在「十三妹」中化裝之二

❺在化粧室中之吳素秋





清濁之際

善惡不並立，清濁不相混，苟二者混同之際，即爲善惡難辨，涇渭不分之傾，惟斯時，則社會人情詭譎善善惡惡，是是非非，頓呈晦明互映，陰淡交替之秋，處此社會，可謂極盡辨別之能事，此今日處世作人之難也。

本來清者不易濁，而濁者亦極難清，清者爲人之所好，濁者爲人之所惡，然每欲求清，而反濁，寧濁而不能清，此在求清惡濁者之善爲處置，而獲得所期之效果也。

今者新國民運動中所標榜之三清運動，爲現局下之當然措施，但以現狀論之，正所謂清濁不分之際，茲分別言之：三清者即清政，清毒，清共，此三者，可以「清政」一項，而包括殆盡，蓋以「政清」之後，一切俱臻正軌，所有惡濁習尙，不正思想，均可漸次之肅清，先就「清政」作根本立論，夫政如何可清耶？此宜從根本解决，然後始生效力，絕非三令五申，空洞一紙官規，所能奏效，繹政治理論探討之，必先有 善政「法治」，然後 用得 其人「人治」，則人才之陶冶訓練明瞭政治之運用，此謂：「能治」，最後更希之以「德治」，已身正不令而行，已身 不正，雖令 不行，即孔子 所謂：「道之 以德，齊之 以禮，有 恥且格」，又曰：「爲政以德，譬喻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德治 主義，爲清政之根 本觀念。由此可以推繹政清之法，在於以「法治」作基礎，然後以賢而有德，才而有能之官吏，領導於上，守法，賢能之政治人才，必爲人民所敬服，如此則政清矣。舉目各縣官吏，知法有幾人，有才德技能者又有幾人，以此政治人才，而辨今日之政治，如云清政，誠南轅而北轍，築室道謀，鮮有功效，此吾人應注意者，故由於貪官汚吏之檢舉，而作清政之步驟是治標而非治本之圖，苟以檢舉而施以懲戒，吾恐幸免者即失檢之輩，更强造民意，頌揚功德，僞造電報，上峯挽留種種卑劣手段，現示其貪汚尤甚，故清政之道在於制定善法與擢拔人才二者並舉，逐所改進，庶有清明之望。

次則「清毒」，苟政治完善，清毒，自易成功，否則雖告誡諄諄，但貪婪之輩上下其手愈清而愈濁，勞民傷財，徒造成多數之：「烟士大王」，財發萬金，今日之禁政，即漁利之端，清濁不分，黑暗已極，此在清毒者，設法雷厲風行，根本解决，亦有清明之日。

至於，「清共」亦即所謂勦匪，在表面觀之，似應以軍事着手，痛加勦撫，共匪可以肅清但今日之剿共，不完全在軍事之勦滅，而在政治之施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始可迎刃而解，蓋以共產主義之猖獗，不爲武力的擄殺與刼持，而出於主義之滋滋與人心之傾向，欲達滅共目的，首在政治之改道，使人民由衷心之恨惡共產主義，人人有飯吃，有工作，使民入正軌，各安各業，共產雖兇，絕難爲患，否則政治不入正軌，貪官汚吏，實爲共匪之莫大助力，今後宜從政治之根本入手，作清共之唯一手段，必生最巨效果。

更就今日大時代下，一切人民，宜清濁分別清楚，不可盲從，更不可不以理智心，判斷是非與曲直，如思想方面之肅清，所謂各種主義雜離之邪說，均宜由心中清除無遺，返回吾東方固有之思想。而且要在共同信念之下，形成唯一的中心思想，全國一致，奔赴一的，然後國家可强，東亞可興。今日正在過渡時代，清濁 混流 之際，正在吾 人之善擇與善辦，何者爲清，何者爲濁，取清而捨濁，此：「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夫然後方不爲時代潮流所摧毀，中流之底柱即社會之中堅也，希我國民以清淨之腦筋，作清夜之思念，究竟清者永久爲清濁者永久爲濁，試看友邦日本以清潔純潔之信念，保衛東亞，無絲毫之利慾無半點之私心，一秉至誠，喚醒東亞全民族之覺醒，反觀英美一意功利鬼，關稽利，爭地盤，一片野心，見利見魏，若蝇逐臭，若鷹鷂鶻，欺凌弱小，獨霸世界，又其共產黨惡濁不堪，擾亂黑白，混人聽聞，破壞道德，追求物慾，此種汚濁腥羶之臭物，實爲世界腐化之媒介人類，陷落之豬窟，處茲明朗天地，朝曦照耀之晨，夜鬼魔障，俱皆消聲匿跡矣。

綜合論之，二十世紀新 世界，爲清明 之新 時代，若英，美，及第三國際之濁氣必然至消，舉凡貪官汚吏，不正之行爲者，均不得立足於社會，爲人當光明磊落，坦白居心，直爽從事，惡濁社會之形形色色，依序而掃蕩剷除之，希吾人作時代之國民，應自清濁之分着手更進而作清潔無疵之新國民，是本文之用意也，茲謹作本刊之卷頭語，期與國人共勉之！

徐日章



經濟體制與國民生活

何海鳴

自第一次歐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的一般政治理論，便已進化到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階段，而使經濟的重要性抬頭，其後軸心各國全體主義勃興，紛紛改建其積極的一元的新政治體制。並欲藉此以共同建設到集團國家廣汎地區的新秩序，這經濟部門乃尤爲此新體制中與新秩序中更重要的強力的一環，所謂全體，所謂共榮，幾全以經濟力爲其最大的重大支柱，故在新體制與新秩序中亦特別提出經濟體制與經濟共同體制，以與其他同所包含的政治。軍事，文化各體制相配合與相貫串，亦幾天每項都與經濟有莫大的關聯，與處處都必須顧到經濟上所給與的合成及支柱的總力量甚且這種經濟力充分的表現，在數字表格上都比較文化軍事各部分更顯證得切實與易於稽考，即其他文化軍事上的力量，凡能在數字表格上作有形的及實際的顯出者，也全賴經濟力作其支柱的要素。到了最近，世界大戰更已躋於決戰的階段，凡軸心各國的國防體制戰時體制又更須急進到決戰體制，作最後最大的與最徹底的全國民總力戰，其所謂總力，雖依然還是與政治力軍事力文化力無所不包，總需融合，而經濟力亦顯然仍籠單一切，涵蓋一切，爲其最切要最主要的重大骨幹，這是絕對無人可以忽視與否認的。

由此以返觀我國，現已是東亞軸心中參戰的一國家了，爲了適應時勢上的要求，與完成其參戰致勝的最大責任，對於整備戰時體制，與急速完成決戰體制自屬眼前最亟之務，極盼我朝野上下共作一體一致的協力。但是，這裡面有點難問題，也就是正屬于這戰時經濟體制一部門上，若不先行充分解決這個，便還是一切都無辦法。原來，中國本尙是一個近代國家組織猶未完成的很落後的國家，故近年倡導和平建國，實必須將完成近代國家組織一事，與建設一體一致的新體制，同時配合並進而最近又更因參戰的關係，又添上整備戰時體制與完成決戰體制等新課題，也仍須配合著一齊着手，這就顯見得事情是湊在一起的太多了，並也很夠麻煩的了。且其中最麻煩的與最感重要的，也便還是屬于這經濟部門，究應如何建立戰時經濟體制，以達到決戰體制所關係的總力戰而使這經濟體制完全無遺憾呢？這又更還是一個更大與更難的課題。

這課題的難點，剖析起來，還是那句話，實因中國向來尙沒有完成近代國家組織，與最近雖曾倡導新體制而亦並未完成的緣故。固然，新體制與戰時體制決戰體制等，固皆可同時配合並進，但如此的簡捷速成的並進法，經濟部門是比較其他部門更爲麻煩困難得多的。舉其切要者而言，因爲經濟力與經濟性特別重大，大凡近代作戰的國家，其平時經濟體制與戰時的經濟體制，要皆與其平時國內的經濟組織，經濟狀況及一般國民的經濟生活。均有莫大的與最密切的關聯。必須先完全具有很合于軌則的經濟組織，與有統系的經濟狀況，以爲其必要的基礎，而使一般國民經濟生活又都合於水準，合於常軌，方能順理成章，以着手與合理化的有統制的新經濟體制，並且以這新體制作第二的階段的礎柱，才又能循步到決戰的最新經濟體制更緊密更偉大的完成，中國說起來卻太可慚愧了，事變前的全國經濟組織，始終沒有整備完善過像個樣，經濟狀況在英美半殖民地的壓榨下自也無從說好，事變以來再經過盲目抗戰者的破壞，那更是封後再爾然，提也不必提了，由此心再影響到一般國民經濟生活也是從來沒達到近代水準，而如今更每況愈下，幾夫都成了災黎和赤貧。雖說國府還都以來，和平建設，已努力了三年，收拾餘燼，從事甦生，也究竟爲期尙短，成就無多，欲又還須臨到這偉大的時代，於復興中華以外，還得更致力於共同建設東亞，協力參戰，那就使得這戰時經濟體制的必需要的建立，非來一把全抓的手段不可，連那經濟組織的完成，經濟狀況的改善，一般國民經濟生活的保持與向上，大致都要從根本上作從頭的創設，整理，與刷新，以使之還都要勉趕得上近代的水準，這方纔有新體制與決戰體制之可言，你道是難也不難？

然而再難些也還是要朝前亟亟去做的，若不趕快把這些做好，中國殆永永不能成爲一個近代國家，一切建國與新體制豈不是成爲虛話？故所以，抓住了這難問題的核心，便越發要積極努力去向這最難處着手，並且一到了這必須一齊趕做的時期，便又不只是難不難的問題，而儘是做得通做不通與成不成的問題了。茲欲其做得通與做得成，故才指出這個經濟體制與國民經濟生活的命題，作一番概要的指論。

筆者自愧，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專家原不配作此重大性質的經濟論文，但因現時中國經濟組織的落後，與一般經濟生活狀況的不夠水準，便只在大概的政治與社會的常識上，凡有所見，便也可隨便談談這經濟問題的大致了。本文上面已曾說過，中國的經濟組織是尙未完備過，這固然是在今日的戰時體制下必須趕辦，並也似夫還好辦的。國府還都後，早已宣布過要努力于經濟的建設及物質文明的科學化的講求，近自參戰以來，更揭櫫到安定地方秩序。或如華北的厲行治安強化運動，以期增加生產，友邦日本，復從而積極援助，歷次交還了許多事變期中軍管理的本國各種工廠，與讓渡了許多因宣戰而收沒的英美在華的敵產，使中國得從此充分運用以增強生產事業，自多美滿熱烈的期待。但在如今戰時經濟體制之所包含下，向不只增加生產一事項，並另還兼及于統制，交流分配，節約的各部門，才能顯出戰時經濟圓滑一貫的效用，而兼及到這些問題，那就確又與一般經濟狀況與國民生活概有關聯，無形中顯得出是麻煩困難之一項點了。

茲再專言統制，其在新體制與戰時決戰體制中，誰都深知其很爲有重要性，現時中國是務須要着手辦到，友邦日本爲了實誠協助國府，更不惜交還租界，完成新中國的獨立自主，幾把其強有力的行政權，自將若些統制辦完善，以期其能充分擔負決戰時總力戰中的經濟最大力量，可是，這統制一問題，也是更與一般經濟狀況與國民生活甚有關的，而不得不尋從那些個上面着眼與設想的照理，戰時的一切物資，在努力增加生產與圓滑交流之下，應完全由國家統制而後採取，平均分配與民的辦法，在主席去年發表了一篇「糧食問題」的訓書裡面有幾句非常重要的話：「政府之目的，在於平均分配，不使此處有餘，他處不足，也不使此人有餘，他人不足，尤其不使今日有餘，他日不足」，可見其賢明的著眼，是在夫要安定一般民生與保障一般民生，古經書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就是這點意義，要以一般的國民經濟生活獲得其平均的利益福祉爲前提。不過糧食尙只是物資之一與主要的國民生活必需的物資之一，目下華中方面，糧食部固然還辦得獨著優良成績，可資告慰，但以言整個得有統系的物資有統制與分配，其包含各種物品之多，尤形複雜，而亦概須要有整個合理與有效的辦法。友邦既已有眞誠協助欲中國政府營自運用其獨立的行政主權，辦好此事，期有進步，中國政府亦曾勇于擔當，先後曾設立全國統制總會及審議會，又改訂全國工商團體新組織法，力求官民一致協作，圓滿進行，要無非感發其使命，意義，與責任的重大求其官民一體，暢達融通，毋有沮隔，不生壅滯，能令一般國民，均獲此統制分配的利益，而亦能使一般國民經濟生活咸得其保障安全與改善向上，凡此種國民生活安全向上也者，所關更大，不但和平建國與復興中華，必須以此根本的基力人卽友邦之眞誠協助與熱烈期待於此者，亦無非因中國已與日本結成東亞軸心，又共同對英美作戰，以期共擔負起建設東亞新秩序與共榮的大責任，而其對於大東亞戰爭要作同生共死的協力，則其協力之所在，要應爲中國全國民的總力，設其國民生活不能安定改善一切人力物力，都無從而生，積聚起來亦形成國家之無力，又焉能在此共同戰線上有戰友的資格？與一切戰爭協力之可言？故在此內外要要關聯，爲中國而又爲東亞的最要原則下，中國自己之講求統制分配，期其合理有效，其中點自須

全傾注在一般經濟狀況與全國民生活改善增進之上，話雖近夫老生常談，其實亦毫不特殊，即其他一切作戰的近代文明諸國，其講求統制分配之臻于至善者其着重點又何嘗不悉在夫此。不過，其他近代諸國，國內的經濟組織都已完備對此作進一步的完善處理，着手較易，且甚便于推行，中國則因經濟狀況一向雜亂無章，複雜無序，國民一般經濟生活，又極其貧乏不够夫近代水準，更影響到教育程度亦非常低下，有許多特殊困難情形和原因，足以演變出一些畸形複雜的怪現象，乃使講求統制分配的新方法者，無論如何縝密仔細，爲普徧人民的福利打算，終于徒法不能以自行，亦無以防止那許多奇特的變化。譬如，按籍戶人口配給食米，糖粮，紙烟，油糖，鹽，那些事，在近年保甲制度認眞推行之下，戶籍人口，都已調查明晰，自是內政上的一種可喜的進步，再循此以實行配給，亦易于達到公平，如糧中的米之配給，就已不無成效，但配給到其他各物，却又不盡然了，各都市間凡由戶籍而平均分派得此項配給的住戶平民，竟多有不專爲自用，另以高價私賣與彼銷耗較多之人，諺所謂「有錢者出錢，無錢者出力，」彼生活較優者或不耐列隊買時，以擠軋而取得較蝶的銷耗品，乃被此類勞力者覷出機會，以無所不用其「軋」的方式，鎭日奔波于此種各項的軋買，幾若視同專業，輾轉爲彼銷貨者服務，藉博蠅頭之利，逸度其一日的苦生活。於是此種畸形變態，在配給制度上發生一極大矛盾，配非其用，給則轉嫁，買紙烟的並非吸紙烟之人，甚至買糖買油買鹽的也非眞正吃糖吃油與吃鹽的人，會節約得這樣特別。乍一說人或猶不置信，無論平民生活怎樣低紙烟與油糖或可在奢侈品之列可以强抑不用或少用，難道鹽也可以節約自苦得一點不嘗嗎？其實這話一點不假，他們也自有特別刻苦的辦法，尊自是每天都要用些而不可全省的，但苦力人家每天能不開火倉，不燒菜煮飯，僅僅買些乾大餅，就點鹹菜吃，豈不是就全省下來了嗎？南京拔殺，即合作社社員，亦多購得鹽而另行擺攤以高價零賣，有鹽務管理處查禁告示爲證，更可見平常住戶，其生活的貧乏低下，亦大都與苦力相等。中國國民一般生活，目下竟大多數這樣的不够水準，其影響到健康體力，與道德等等自不必說，却又何以做一個新運中的新國民，同擔當起這大時代中爲中國爲東亞的新責任呢；這誠然是一個嚴重的大問題，而必須爲新中國未來國民的前途，另擔一份很重大的心事了！

由此看來，中國欲建設經濟新體制是總得同時應于改善民生這一個基礎的設施上急速同想辦法的，增加生產，講求統制，最好還更須爲一般國民多關正當職業，使一般人多服務于正當的勞役，以取得其近于水準的正常生活。目下那些個多如牛毛紛紛軋買配給品以圖私自轉售者，既如是其擁擠，再加上另一大羣在各鐵路線上每日旅行，各帶些小貨包趕火車跑生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其總和的所平白消耗的時間與勞力誠不能不算是極可惜的浪費，倘若他們能有機會取得一項正當職業與工作，把這種時間與勞力移用上去，豈不都是決戰體制下工業前線最忠勇的戰士與鬥士那又何嘗不能一樣增加其爲中國爲東亞的勞力工作上神聖的價值？故我對于此點，心所謂危，一面是擬其可悲，一面又深覺其可惜，欲圖制止與改善，實不僅是一種「竊鈎者誅」的制裁，所能收澈底之效，爲我們中國共同的前途想，凡謀國者，向政者，以及一般知識階級中人，實都應一一爲這羣生民負起則任而早決定一個很好的基本辦法，然而一般知識份子臨於此的態度又究是怎樣呢？我乃更不得不傷心萬狀，再述下一段最沉痛的怪事的演出。

本來，由友邦的協助，雖中官民現已自願統制，當全國統制總會初結成之日實業部即已諄諄告誡，謂當嚴密注重三點（一）不得藉此有投機行爲（二）不得再有私人大量囤積物資的情事，（三）絕對禁止以物資秘密接濟渝方，是此三者，簡單明瞭，本題易于一律從嚴遵守，而又不啻專爲新中國官商中負統制責任者的知識分子是否專能赤誠爲國爲民的一種試金石。乃創始尚未多日昨于四月八日即發現國民政府一道明令，揭出「查得上海近來有大規模囤積重要物資情事，」可見事出有因，政府已不得不派大員四人會同澈查，當决不是全無蹤影之事。雖兼公澈查後的眞相究竟如何，亦難遽空揣想，妄有批判，但再觀命令指示：「凡金融機關主要職員，作投機買賣者，如係官辦，暫停營業，立即改組，如係商辦，即予封閉，……不問何人，均即呈報最高國防會議決定特別治罪，」要又可想見這一項犯罪的企圖，當是規模不小，還並有官辦的金融機關的主要官吏在內，中國當此時機，居然還竟有這樣有知識而獨沒良心的主要官吏，是誠可爲中國新知識界放聲痛哭！筆者不願以文墨開罪此種貴顯，又恐言或失當，有礙大體，姑舉南京中報所已刊的社論，引錄幾句：「這一般投機分子，不但是社會的蠹蟲，而且是國家的蟊賊，他們根本沒有國家的觀念，民族的感想，只知惟利是圖，一己肥而天下瘦，一身存而舉國亡，均所不恤。況且這樣的人，已不僅屬于沒天良的商人，有些官吏也在試其鋒鈍，甚至利用職務上的方便，顯赫官位的庇蔭與當蠅狗苟無恥奸商，一較手面之短長。……互相表裡，則老百姓的生活源泉，生存命脈，便被他們一手抓住，一滴油，一寸布，均須仰承鼻息，彼放之百姓則生，彼束之百姓則死，百姓人人吃不上，穿不上，個個面有菜色，身無完衣，就讓這些少數投機分子朱門酒肉管絃不絕的生存下去，這個國家怎麼能談到望治？又怎麼能談到復興？」話已是够沉痛，不用多說了，我還想補充一點的，就是平日的國家常設的監察機關與司法機關，何以未能及時檢舉與糾彈至于感慨方面，倒也不暇研究這種分子是何種心肝？與天良之何在？而所引爲切要的，是這般人知識與道德配合得不均勻的問題，似夫與那些蚩蚩者氓竊鈎者誅的軋配給品趕火車帶私貨的無知群衆，竟一樣的都還缺少必要的教化，於是我雖縱論的是經濟體制，與國民生活，倒又仍回復到最根本的教化論了。

筆者近因會談論到新體制與新教化當相輔而行，如今另談這個經濟體制，也還是這個道理。或以爲教化是談玄，是空泛，不切實際，如今縱欲排除英美思想中的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代以儒佛合一的道德教化，但也還有人在高喊且倡打倒近代西洋的科學物質文明，並又有些自以爲是高級知識分子的人，在倡言，無論怎樣推行淸心寡欲儉以養德的古教化，如一個人沒有近代科學物質文明所創造的電燈電扇電爐來享用，那還是近代的文明生活嗎？又教人如何再生活得下去？其實，他們是過慮了，我所謂教化，並不推翻物質文明，更還如汪主席在新國民運動綱領中之所啓示，精神實足以創造物質，只是創造出來絕非僅圖私人功利與個人享受，而係爲全國家民族謀利益，爲大衆的公共生活增福祉。至於電燈電扇電爐在生活上的重要性，所謂高級華人，或不免有此需要但在一般中國國民最普徧平凡的生活水準下，這些話仍不免膚淺可笑。大家看見過報上近來所刊載的河南災民的情形嗎？他們成千成萬滿坑滿谷，受了渝方抗戰派的摧殘，與水旱天災的磨折，絕食已久，就紛紛向和平區逃難，由隴海鐵道線自東向西走，終日絡繹不絕，餓極了走不動便一大片一大片倒斃在路上，其有賣兒賣女的，即一個燒餅之微便可以換得一個人，這時候，還教較得上電燈電扇與電爐嗎？雖然，和平區的王道樂土。固當設法收容這些災民，爲謀生活，並最好是給與他們以生產的機會，那就是大規模的電力設備，自也極爲有用，但是用起來如建立水電工廠，發出電力，汲水灌田，或更興造各種農業用的新機械，已經覺得很急切了，却也一時還談不上專爲個人高級享受去專造電扇與電爐呀。即使是電燈，乃普通用品，也希望其將來能于農村普及，但在此多難興邦的非常時期，筆者自來南京三年於此，所居就沒有電燈，其他近代設備更不必說，爲我三十多年來在外所罕逢之事，然而我也還生活得覺好，此在精神上是只要曾受過儒佛的最高教化，把世間事物全看得空看得透，一切惟識所變，全非眞實，只有一顆至誠惻怛大乘濟世之心，爲眞空之不空，妙有之非有，便自然能犧牲小我，屛絕欲念，專以度脫衆生教化人類爲重，又何敢再那麽自私自利，如一般投機者之以身試法呢？我之重教化，也專在此點，期一般知識層先因教化之力而得到最大的覺悟，清潔自己，勉勵自己，以專爲一般民衆圖生活上的幸福，等到這教化已廣爲推行，普及有衆，庶幾人人都賴此教化而得一一完成爲新國民，自然經濟體制與國民生活都得以全部改善，不愁新體制與決戰體制之不成功了！　完

珍聞

寒帶的香蕉

一談香蕉就會令人想到是熱帶的果實，但此次則爲寒帶的香蕉，亦就是在位於寒帶，終年被冰雪埋沒的北海上，有一孤島，那便是我們熟知的冰島，在那個島上，竟會有香蕉成熟了的珍聞，此事還是在前年美兵進駐冰島的時候利用該島豐富溫泉的熱力，將香蕉移置於此而成熟了。（完）

推行新國民運動必先實施三清運動

黃道明



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的口號，已經是宣傳了很久的時間，而且我們更從報章雜誌上看到許多的理論與推行的方策，想早爲讀者所熟知，惟當中國參戰，擊滅英美的大時代，同時又值華北政務委員會的革新機構，以及華北唯一的民衆指導團的新民會，爲順應時代，而亦有着新的前途，在新民會的新綱領，新會旗，新領袖下，爲積極謀求中國之獨立自主，完成大東亞戰爭而努力，友邦日本以東方道義精神，幫助中國之獨立自主，毅然交還租界，撤消治外法權，我國值此時期，謀復興中國，保衞東亞亦係刻不容緩之要宜；而復興之道，應該是全國國民總動員，一致向重建中國之途邁進，即積極推行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的確是必要的工作，筆者願乘此機會與讀者諸君一談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的本質和實施要領，藉供參考。

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是以新民精神爲基礎，以東亞解放爲目標的一種國民總動員運動，質言之，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即是新民運動，其意義是在於激發國民精神，革新國民生活，統一國民理念，完成國民組織，務使新時代之新國民，能有新精神，新生活，新理念，新組織，發揮國民總力，以求建設新中國新東亞，依據本運動的基本要綱，約有以下六項：

一，忠國家　二，愛東亞
三，重道義　四，尚勤儉
五，負責任　六，守紀律

由此觀之。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實在是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新國民的正規運動，所以每個國民都是運動的份子，但是大家都奉行着一個理念，一個方向，一個利害，而由份子集成團體，再由社會上各階層的團體交織成爲運動的本位；這樣才能引導國民大衆脫離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的時代而走向適應新時代的新中國的國民之途，才能有建設新中國的偉大希望；中國國民大衆，因了過去被西方的功利思想，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階級觀念的注入，而混亂了中國國民的思想，甚至根本不認識東方固有的王道仁義精神，而養成了中國國民的自私自利，偷惰偷閒，不負責任，不守紀律等現象，造成了社會紊亂，民不聊生的局面；現在爲了使國民大衆步調的一致，所以實施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而以激發國民精神，革新國民生活，統一國民理念，完成國民組織爲依據，針對國民心理的參差不齊，類如國民精神的萎靡不振，國民道德的腐敗墮落，國民生活的艱苦以及國民的無組織力等病態，都願予以積極強力的調整與革新；以期發揮國民總力而完成建設中國，建設東亞的使命。

新民會喩副會長認爲今年是新國民運動的實踐年，新民會決定實踐新國民運動，以求完成新國民組織，但是青少年運動應爲新國民運動的中堅，青少年組織應爲新國民組織的基礎，所以新民會要統一編制，組織，訓練全華北的青少年，保爲新國民運動的實踐推進隊，同時就一般而言，新民會認爲當前的急務，是要發動民衆自衞運動以清鄉，提倡廉潔運動以肅政，推行拒毒運動以清毒，因此，在實踐新國民運動的意義上，現階段的積極工作則是三清運動。

什麼是三清運動呢？簡單地說，就是清鄉運動，清政運動與清毒運動：明顯地說，也就是肅清共匪，肅清貪污，肅清烟毒的運動，此實爲當前之急務，自不待言；回顧中國若干年來，因了政治的腐敗，而形成了共匪勢力的澎漲，國民吸毒數目的日增的怪現象，對於我們爲了實現復興民族的偉大目的，對於清政運動，清鄉運動，清毒運動三項重要工作確有切實推行的必要。

提到了清政運動則是最切實的一種運動，中國可以說是遍地貪污，如何肅清貪污則爲必要的工作，假如我們到內地鄉村去走走，所接觸的，所忍受的則不堪言狀，自然和居住在大都市人民的生活完全不同了，在民間到處都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貪官污吏，善良的老百姓，無不時時刻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同時，因了貪污的猖獗而形成了奸商投機的好機會，於是百姓貧窮，流氓地痞，盜匪必將越來越多，且仗勢欺壓，剝削之徒亦必橫徵暴斂，民生尤爲困苦，事實上則給予了共匪許多的機會，造成共匪生存的勢力，所以一直到現在，共匪的勢力依然未能肅清，其實由每次勦共的鬥爭過程中看來，並不是共匪勢力如何強大，無法勦滅，而在於我們的政治力量的過於微小，而我們政治力量所以微小，則完全是由於貪官污吏所形成。

說起來有許多官吏，確實在做着營業化的官了，自然他會忘却了做官祇不過是爲民衆服務的性質，根本上是應該以愛民，將大衆福利爲一己的責任的，而在計算在任內之收支算盤，自然會走向剝削百姓，橫徵暴斂之途了，同時貪官污吏因自知係政治界的敗類，自已做官的期限是不會久遠的，因而更變本加厲，利用其一時之權勢，遂不惜濫用之，營必加重剝削，以期在其任內完成其做營業官的目的，這樣延續下來，實是中國復興的大阻碍，因爲中國雖擁了廣大的土地，豐博的物資，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但是我們不能祇看到了大的都市生活的安定，而不注意及民間的疾苦，因了貪污的猖獗，形成了人民不能安居樂業的主因，影響及於國計民生實甚鉅大，則中國政治必更趨腐敗，是無疑的，因爲貪污的存在而禍國殃民，政府應加管制否則若不積極保障貪污不受制裁，恐除少數正直之士仍能堅持操守與污濁的社會相抗爭外，一般的官吏必將直接或間接地流入貪污；所以中國的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是不足恃的，且民間百姓不堪，不良政治的逼迫，一經匪人的引誘威脅，而自甘從而走險。一走上匪人的危險路子，實在是貪官污吏的逼老百姓上梁山。

現在清政運動已是最切要待於推行的工作了，我們已經看到了貪官污吏的危及國計民生，其爲害實比匪共爲巨。蓋匪共橫行乃係依賴其共活潑的組織力，還稱組織力乃是以其共產邪說爲依據，我們更應該注意研究的是匪共的共產邪說則是針對不良政治而發，一般知識落後的民衆，或血氣不定的青年，在受了不良政治的虐待後，正期待於騷發的時候，便極容易被匪共的邪說所誘惑：實營之共匪的存在，實與貪官污吏有重大的關係，現在中國在各方面看來，都是絕好的復興機會，在新政治的體制下，務爲了造成國民堅苦卓絕的大精神，使國民有思想上之確定，這個工作實有待於領導民衆的官吏，所以應以肅清貪污，樹立廉潔政治始，而國民亦應對時代的演變做一個徹底的反省，共同以不洪翻不獨預的態度，完成自治，自衞，自肅的地步。

其次我們要談到的是清鄉運動，也就是肅清共匪的運動，在國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的中間，雖然一次比一次的收到了偉大的成果，但並未能竟其全功這現象實在是不容忽視的，共匪不能根絕，則鄉民無一日可以安居樂業，享受和平的幸福，所以在推行清鄉運動的時候，必先研究共匪不能滅絕的原因，實係我們的對策未能盡善，因而共匪仍能殘除其勢力，而共匪勢力一日不除，國民生計必一日不能安定，如何肅清共匪則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我們應加以特別的注意。

考剿滅共匪的對策未能盡善者，實與清政運動有着密切的關係，共匪盤據至今並不是因爲「匪強」，而是因爲「我弱」；更不是「有形的匪」神出鬼沒，而是沒有根本解決了「產生匪的原因」；有形的共匪是有方法來防來剿的而貪污的製造匪共則是我們無形的大敵人，因爲在每次對於討伐匪共的工作之後，而沒有能夠負起責任來的政治力量，政治力量的微弱，實亦由於貪污所造成，所以在上者不能樹立紀綱，發揮權威，在下者則橫徵暴斂是務，罔恤民艱，而一般老百姓的所以從匪，一方面是受了匪人的引誘威脅，另一方面則是受不

官吏倘有不正當的行為，一經發覺，即應予以嚴格的懲罰，以安定民生，否則一方面在進行着剿滅匪共的運動，一面方有着許多的貪官污吏在逼民為匪，這實在是大問題。所以要國民的思想向上，則必須治人者首先端正貪污思想，如果在上者不能端正思想，法紀不嚴，則一般奸商地痞投機的心理必盛，而英美惡毒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必仍繼續存在共產思想尤為猖獗，貪官污吏且不惜用種種手段吸收民脂民膏，則奸商地痞抓住為政者的弱點，必更不惜出奇制勝，翻出多少花樣，以搾取老百姓的金錢，因而民不聊生，日益艱困，此實為一循環的定律，若欲振興民族，復興中華，則必須訓練國民，安定民生，若欲使各個國民思想純正，民生安定，則必須有堪為領導者的官吏循循善誘，始獲成效，否則，必致因政治的腐敗，而產生了許多貪官污吏，因貪官污吏的盛行而助長着匪共的勢力及奸商等的猖獗行動，因匪共的紛擾及奸商地痞的不法行為，必致國民生計日蹙矣。

再次則是清毒運動，也就是肅清烟毒的運動，當種烟毒的蔓延。實與清政有着重大的關係，回顧一百年前，先哲林則徐先生目睹烟毒的為害，在距今一百〇三年前的六月三日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禁烟拒毒的鬥爭，雖然這一次的鬥爭是失敗了，實際上實因滿清政府的政治腐敗，遍地都是貪污所致，因了鴉片戰爭的開端，而招致了百年來中國許多的國恥，而使我們認識了英美霸道主義與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同時，共產思想侵入中國後，尤使我國民有了日後的頹廢，腐敗，怯弱，貧乏等等的現象；但是現在的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了，中國目前正是圖強維新的階段，滅絕烟毒實為振興民族的第一要點；而事實上烟毒仍瀰漫各地，到處都能看到了「吸烟室」「售吸所」等店的開設，吸毒者祇有增加，而似乎並無減少，良以一般新權貴，使其貪污之財，以喂飽此輩為樂，且事實上自經禁毒後，得到不見得禁得厲害，而笑話卻百出，譬如被推為禁烟或是拒毒的什麼委員會的委員之類，為了表示拒毒的意義，不論是在會場上，或是藉電台廣播。向國民大衆播送禁烟拒毒的講演，在該委員講演時卻不防大寫鋪張，對於禁烟運動說得有條不紊：但是他們講演之後，因為太疲倦了，（本來也有癮）却毫不忌諱地躺上「解吸處」的門內，大過其癮，此種現象殊不少見，實為我們衷之痛心的事。請問此等偽善人員如何能擔負了肅毒運動工作的重任；尤可笑者就是在每一家「吸烟室」的窗戶裡，都貼了滿滿地拒毒標語或是漫畫，而內容差不多都是因吸烟而家敗人亡的意思，但是吸毒的人好像不關心，照常進出，也許將來的事現在不防事，因而仍是大吸特吸；這種怪現象實是禁烟政策的欠嚴厲有以致之。

新民會中央總會根據全體聯合協議會的決議，遵照華北民衆的總意，於去年六月三日禁烟紀念日起，展開了國民拒毒運動；自倡導以來，獲得了社會上各階層民衆熱烈的表示同情，更蒙中日各機關實力的支援，由此可見政府和人民同感到了烟毒為害頗深不得不加以臨清了；惟其因為烟毒自一百多年前由英國介紹到中國來，危害國民的程度已深若由人民自發的拒毒，因了知識，人性等等關係，恐不易收效，故有待於政府的嚴厲禁絕，因為歷來中國禁烟政策都是祇重「徵」而不重「禁」，不過是以「寓禁於徵」做幌子，實際上他們把種毒得作為重要稅收與私人的利源，因而不惜用種種方法強迫農民種植，引誘人民去偷去吸；甚至因毒品收入的增加，不惜燃起內戰的烽火，中國國民因英國鴉片的輸入，而遭受了百年來的各種方式的盤旋，實不禁使我們感到了莫大的積衰，且過去中國內政腐敗，沒有良好的稅收來充實國庫，乃利用了軍閥操縱鴉片關係，而以鴉片稅為重要的稅收，此實為飲鴆止渴的辦法，因為這種增加稅收的辦法根本上不能夠解決了國家財政上的整個困難，相反地却易於促使國家財政的崩潰；同時，因了吸毒人過多，鴉片稅收入自可增加，却沒有想到了因之國家在人力及物力上的虧損，是整個社會農村生產機能的毀滅，因之國家稅收反愈趨低少，而釀成中國的貧困，墮落，頹廢等等一大串的病態。

現在中國的生命正在發展，且經濟要求強固，國家的財政收支皆有精確的計劃，行政經費自有正當的來源，政府當局自不以鴉片稅為重要收入，我們就不難看到了國家會變更其「寓禁於徵」的政策而予以絕對禁止！禁種，禁運，禁吸！或是真的「寓禁於徵」，務使與烟字有關的國民漸漸地離開了牠，這都是我們所深切期待的。

由此觀之，要推行新國民運動非先實施三清運動不可，因為要推行新國民運動必須有着健全的國民，健全的新國民組織，務使人盡其能，使每個國民都能夠把他的能力，盡量供獻於建設新中國新東亞的工作裡面；則政治必是賢明的，官吏必是清廉的，國民必是健全的，這些力量合作起來時，所謂共匪不勦亦可自滅，因農村如無貪官污吏，地痞劣紳來欺壓百姓時，共匪祇有減而無增，終有勦滅的一天。且共匪過的本非人的生活，如見和平地區農村的安定，則必棄匪就農；貪官污吏因畏法紀的嚴格，亦均不敢肆虐；同時因了政治賢明所謂貪污必早經裁掉矣，吸毒者目睹環境之逼迫，又加法律的限制，必亦群起戒絕，而向完成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貢獻力量，庶乎方能擔負起建設新中國新東亞的義務。

（完）

拒毒快板蓮花落

百子體　錫庚

可恨萬惡的英國鬼子，百年前，闖進我沿海口子，運來許多船的黑土子，騙去我血汗的白銀子，稱用天秤戥子，煮用銅製鍋子，去渣滓得過稜子，細桿彈拿竹片子，熬成膏子，裝到盒子，一手握着翡翠特製的籤子，嘴就香霧霧的高莊泡子，一口含着翡翠的牙槍嘴子，捲入嚥嗚嗚的臟腑肚子。

有多少青年小伙子，倚仗着他有好老子，家中蓋着高大的宅子，銀行存着鉅款的摺子，城裡開着大買賣舖子，鄉間收着很多的地租子，每日喫飽了女招待的酒館子，逛夠了花姑娘的小班子，約會着一群無賴子，跑到小館所去玩謁子，當初為的是找樂子，後來便成了癮君子。

近來發明鴉片代用品的料子，海落英製白麵子，嗎啡割骨縫子，都是強烈性的丸子粉子，不抽時，簡是傻子，過足癮，快活似仙子。

始而賣家的，借錢打印子，繼而拿着衣物，去換當票子，末了兒，也就公開的典房子，或是押地租子，和出讓舖底子，到最後，便賣老婆混門子，或叫女兒下窯子，孩子們，不念書多半學戲子，或背着破筐去撿煤核子。

從前穿的是綢子緞子，現在的是蔴布袋子，從前蓋的是綿花被子，現在蓋的是破稿薦子，從前喫的是雞鴨魚肉和餃子，現在喫的是乞討的窩窩頭和碎饃子，從前住的是大洋樓帶花園子現在躺臥人家的門洞子，或房簷子，從前是坐車子，手扶文明杖子，現在是抱瓦盆子拿着打狗棍子，從前對着窮人，總是擺架子，現在見着人好像三孫子，從前的面貌，是大白胖子，現在變了黑瘦毛猴子。從前都恭維他是闊公子，現在都罵他是敗家子。

窮得無法，只好去當騙子，只要過足癮，那管丟面子，到了窮頭，或做偷摸子，不是扒錢頭就是撬門子，被人搯着，也許送警察格子，縱然跑了，也有偵探排椅子，碰巧兒抓着，大半在白面屋子，綁到衙門多罰做苦力子，還有癮死在樹林子，或河泡子，慈善家見了，或者給一領席子，遇着野狗子免不了扯碎腿子，若以上，都是中毒的好小子。結果縱然不死總得受罪一輩子。最奇的是一般良家的女子，他偏要跳入死坑子，先前是穿着首飾金鐲子，後來是零賣自己的身子，先前還要挑選小白臉子，後來甚麼人都可戀戀雜帶子，原來是花枝招展的樣子，今變了瓊坑骷髏殼子，中了毒，十有九不能養孩子。

保管他，一世沒有後代子

更怪的，是住廟的男女禿子，出了家，也要登黑籍漲子，額上爛着艾灸子手上，掛一串念珠子，不到神案前，去敲椰子，翻做尼僧同榻，彼此在坑上纏條子，有人說罌粟花，是佛國的種子，念佛的不吸鴉片算不得佛門的弟子。

林文忠公，怕大衆坐禁子，所以不答應英國的土販子，燒燬他不少的土箱子，並且抓住了他的小女王子，那知道做漢奸的琦善，貪圖銀子，把林公做了伊犁的囚子，且白送了五處碼頭子。

更賠償了數百萬的款子，今恰是百零四年的國恥難子，若六月初三，正是紀念的日子，又恰逢大東亞戰爭，收回沿海的島子，幸仗友邦，打敗了敵性的隊子，我們要做勤儉增產的好孩子，就得破除懶惰浪費的劣性子，彭剛直公，有禁烟絕妙的法子，凡吸毒的，一刀砍掉腦袋子，他部下誰也不敢摸烟槍桿子照着樣辦，準保見不着烟影子，尤要緊的，第一官家快取消烟稅子，第二農民不許種烟苗子，第三關卡嚴查偷走烟販子。第四地方不許再開烟店子，奉勸全國的仁人君子，齊下決心，先斷絕這個禍根子。

（完）

華北決戰體制益堅强

舌人

在大東亞戰爭勃發之初，國民政府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即發表聲明誓願與日本協力，同甘共苦，華北方面即以後方產業基地之姿態，積極完成諸般必要之措置，如治安强化運動之舉行，統制經濟機構之整備，對敵經濟之封鎖等，此爲所謂協贊體制是也。自本年一月八日，我國府操翻國際之情勢，並爲排除新生中國建設之障害，乃毅然對英美佈告宣戰，聲明與日本爲建設新東亞而守同生共死之義。其時華北方面適朱深委員長出肩艱鉅，一新人心，於是自茲而後，華北立於參戰體制之下，諸般施政日趨於强化。

朱委員長於就任之初，即揭櫫增加生產，開發資源，發動國民總力三點，數月以來，華北政務委員者之一切施政即係緣此路線，積極邁進。如各級增產委員會之設置，農村鑿井工作之指導，學生增產運動之推行，吏治之澄清等，均爲以强化參戰體制爲標的而苦心經營者。尤其對於華北民食物價之通盤籌劃，就安定民生，發揮國民總力之觀點上言，爲極有意味。故說者以爲近數月來華北政委會之政績，其表現之偉大，可謂爲自該會成立以來所未見，要非誇之飾詞也。

而最近兩週來，中央大員相繼來華北視察，陳周兩氏雖爲使外道經華北。但其事也，要亦非毫無意義之可言吾人於周佛海氏抵京發表之談話中見有極痛快之說詞謂「華北乃中央之華北，中央亦華北之中央」，陳公博氏亦曾設今日應「掃南北之畛域觀念，於此吾人乃可以瞭然新生中國今日之大勢，敵人中傷離間之言乃全不足一笑！於此吾人更認識以全國統一之力量以協力於日本，向完成新東亞建設之途邁進，其收效當較自己分散之力最爲大，此亦即朱委員長於就任之初所指示「善於利用人的資源」之謂，於我國參戰未數月之今日，不特已能見此種理論之確立，且事實上已向積待推進，此乃極富趣味之事。

更因此次周陳兩氏之北來，辦北參戰體制之實況，已獲洞察，因而當前諸般亟待解決之問題，如食糧之輸入補給交易資金之融通，物資交流之圓滑等，均已獲得具體解決方案，此其結果，對於華北參戰體制效能之發揮上，當予以甚大之裨益，此爲不待贅述者也。

總之，在今日內外之情勢下，已充分見出在朱深委員長領導下之華北政委會之性能，與既往顯著之進境即往日爲靜的，現階段則爲動的。質言之，即往日爲自身機構之整備，協贊體制之孕育時期；今日則爲參戰體制機能之發揮時期，且今日之一切施策，均以整個新生中國之動向爲着眼點，非僅適應其地方性而已也，此不特應爲華北政委會之成長，且應爲中國全面決戰體制之育成慶，更因新生中國參戰機構之能以國民之總力發揮而毫無遺憾，則新東亞建設途中，乃得增一勁旅，此尤值爲特述者也。

惟新生中國既已成爲東亞建設進軍中之勁旅，則不應自輕其責任，更不能生輕敵自驕之觀念，今後益應振奮努力，尤其華北，不特爲兵站基地，且當防共勦共之重心，軍政會民之責任，實不減於最前線，故應有宵旰匪懈之精神，勇敢肩負當前之責任，不畏任何艱辛，以向完成戰爭之使命前進。幸華北有朱委員長之賢明爲一般民衆之領袖，於其指導下，當使吾人不致有負此重大使命也。（完）

不可思議

伊拉克參
其與英政府之

奇妙的參戰宣言

伊拉克政府於一月十六日宣佈了奇妙的參戰宣言，同日，駐剳倫敦之伊拉克公使，亦發表了伊拉克政府已與日德義三國，入于交戰狀態中之布告——與同日午前在倫敦放送局所廣播之言論相同——然而，此種情報，於該日晚間方始經伊拉克首都巴克達放送局，予以確認，此外在安卡拉地方，駐土耳其國伊拉克公使，竟於翌日十七日禮拜日，用英文詳載上記內容於英政府之公文用紙上，擬傳達此種佈告而奔走於樞軸國家各代表公使間，但結果則未克達其目的。

關於此事件之尤饒興味者，即前記諸手續中，毫無伊拉克政府自動發表之蹤義。此問題與英國政府確有實際的關聯之事實，頗爲露骨，此決非阿剌伯國家羣之一伊拉克政府自己的行動，乃爲英政府之行動也。此種事實，於最初的刹那，即可予以證實。

觀此奇妙的「宣戰布告」發表以前的情勢，與發表後於土耳其各報所呈現之反應，即足證此事件之梗概確係如斯。試觀目下於大英帝國整個版圖內，英美兩國之勢力爭執情形，即可得到明白的啟示，此事件之確爲英國政府之施策，尤屬顯而易見者也。

土耳其國民，對此問題採取特別關心的態度，可謂當然而合理的，原因是伊克國於二十年前乃阿斯曼帝國，即舊土耳其帝國之構成份子也。

伊拉克攝政阿不德里拉與首相奴里賽德已夏，突然赴埃及訪問，於一月上旬歸還巴克達者，乃英政府所唆使，並追其即刻實行者也。埃及首相那瓦斯巴夏，對此伊拉克使節却表示極消極之態度，且因該首相曾於議會演說「民族主義的」一題，故引起對此予以警告之論說，於客冬以來，時常出現於「埃及不夏，加者特」報上。世人之論調，以彼仍未脫出爲英國殖民地政策之助力者之例。故大有與此「有各無實的民族主義」毅然訣別之傾向。故此次伊拉克之宣戰，誠爲予埃及親英政治家一强而有力之警告也。

美國於叙利亞之策動

由此伊拉克之宣戰，可進一步來捉側英美兩國於西亞地方之軋轢情形，於叙利亞之羅斯福代表威爾斯氏，自於伊朗國發功於政治的「奇襲」後，更於客臘中，以大馬士革造成一干涉政策之根據地。於此地之美國代表，在貝魯特及大馬士革發表之聲明書中，曾對阿剌伯人坦白的表明了美國的態度，至於對彼等之政治獨立之最後承認，性視諸國對聯合國——當然是指美國而言——盡忠誠之責與否而定也。

一月九日伊朗政府之改組，完全以與英不妥協之人物，參列樞機，如斯言之，今日之美國，以伊朗，叙利亞爲中心於西亞方面，已占有極鞏固之地盤，無論於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均予英國政府一大的威脅。

就此意義來討論伊拉克政府之「宣言」，完全是由于英國之猛烈的策動之事實，已毫無疑問，即是，無論採取收

的行動！

戰之眞相

關聯頗爲露骨

對手段，或其他手段，乃欲使弱小民族之政治家趨向羅斯福主義之前，英政府擬先置以既成事實，作先發制人之策也。

猶太獨立國之提案

無論於倫敦，或華盛頓，得英美信賴之阿剌伯圈內之民族，唯猶太人而已。此種觀感，於近二、三月來，益爲顯然。尚有羅斯福代表威爾斯氏，赴敘利亞就任與否之問題，已經由美國上下兩院議員闡明，彼等向羅斯福要求，關於敘利亞以猶太人之巴勒士登爲中心建設獨立國之要求，希望予以確實保障。

此外英國之巴勒士登問題特別委員巴勒登特，馬斯克米爾氏，於歲首利用收音機廣播，向猶太人及阿剌伯人之政治指導者呼籲，謂稱『對巴勒士登秩序之維持，實爲該指導者之責任』能繼以當協力完遂此次戰爭等語。

土耳其言論界之反應

於土耳其國，關於英美對阿剌伯民族之欺騙政策，時予以暴露，於一月中旬，伊斯坦布爾之有力報紙『科母哈利埃特』，曾以『猶太人爲阿剌伯民族結合之最大障礙』爲題，而作如次之論斷：『於阿剌伯人居住地區內之英國軍事當局，時借口保衛猶太人之危險，致引起與阿剌伯諸國之扞格，阿剌伯人之指導者於所有的機會內，如一談到民族的集結之目的時，彼等必藉口防衛猶太人之危險起見，時此危險性必須先作克服之鞏側等語，故英國與阿剌伯諸國之協力與友好關係，均維繫於猶太問題之解決也』。

伊拉克政府之宣戰布告，於阿剌伯人與猶太人具有歷史的爭執性質中，是具有可憐的意義，關於此等問題，前舉之土耳其報，則作如次之論述：

關於英國之政策，阿拉伯人於過去已曾有切身的體驗，當前次大戰勃發之際，彼等被不可靠之條件，而被誘入英國陣營，然而其結果究竟如何？致以阿斯曼帝國之名義所結合之全阿剌伯人，四分五裂，一部份變爲英國的，另一部份變爲法國之委任統治國，乃至使阿剌伯民族，不得不屈服之不得已地步，以九萬以上之偉大犧牲，僅換得名義上之獨立。此次伊拉克又復捲入戰事，諒該國以最大犧牲之代價，僅不過被招請於將來之平和會議：然而屆時苟一提出伊拉克之防衛問題，英國必定堅持其主張而不稍讓步，伊拉克以自力不能防衛之故，大英帝國必當其保護之責。如斯言之，將來之伊拉克亦不過與今日之伊拉克相同而已，所謂眞正的獨立之途，諒不能作寸步之前進也』。

此外更於土耳其其他報紙稱，此弱小鄰邦之參戰，決非良好之策也，依伊拉克哥龐來推測，土耳其之中立政策，實甚于欲使含伊拉克之整個近東諸國，置於今日戰禍之外之觀點，而下之正確的結論也。

（唐譯）

——完——

美帝國主義之露骨化

言許 譯

美國雖以民主自由主義爲口實，但實際則純爲帝國主義政策，觀現在美國軍隊所進駐之地方，於全世界已達五十餘處之多，羅斯福威令之所不能及者，除蘇聯外，僅日本勢力範圍內之大東亞與歐洲大陸而已。故此次戰爭，萬一勝利屬於反樞軸方面，則必至引起美蘇間之第三次世界大戰，唯有樞軸國家之勝利方能獲得世界之眞正和平也。

×× ×× ××

美軍之佔領區域

最近美軍自扼英紅海要衝之亞丁登陸，致美國又增加了一佔領根據地，茲根據紐約泰晤士報最近所載，美軍所駐屯及佔領區域，於全世界已不下五十餘處。

依一九四〇年之「驅逐艦條約」美軍所佔領之英軍基地央克，及參戰前既屬美國勢力範圍內之格陵蘭，冰島外，尚有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紐芬蘭，英國本土，北愛爾蘭，印度，法領殖民地各地，以及公地馬拉，尼卡拉克。厄公多爾領加拉巴哥斯群島，巴西等西非諸國，均已歸於美國之勢力下。換言之，即羅斯福之威令，除羅洲大陸及日本勢力範圍內之大東亞外，竟及於世界各地。

然而，美軍之上陸區域，決非一時的保障佔領，乃是具有永久隸屬美國之企圖，此種事實，頗爲顯著，其證據，則在繼上陸部隊之後，必定有與住民之連絡機關或經濟顧問之設置。試觀摩洛哥，阿爾基尼亞等地之此種事實，即足資了然美國帝國主義之施策。於南非，及印度亦可窺到同樣的陰險的設施，除北非及南洋外，美國之佔領地，竟及於從來未蒙帝國主義所侵害之諸國。

美國如同蘇聯之擬赤化世界而以自國爲將來赤色世界大共和國之中心，美國之帝國主義決非由于國家之不得已之膨脹，亦斷歸由于人口之過剩，以一平方基羅平均住民十七人之稀薄人口，即使不奪取他國之領土，亦可容納數倍以上之人口密度，僅以北美爲國民之生活圈，已足能應用而有餘裕也。

試觀美國華盛頓政府對荷蘭亡命政府「須讓渡蘇丹摩島之一部，爲荷印再獲得之代價」之要求，即足資明瞭美國之領有慾，即對其同盟國亦無所顧忌，要言之，美帝國主義之目標乃欲制覇世界者也。

美帝國主義之陰謀

過去，英帝國主義者曾有「全世界於剎那間即歸於英國所佔有」之極嚴衆之幻想，時至今日，羅斯福所統率之美國，亦有「整個世界均歸美國勢力下」之構思。

「美國將瀕存亡之危機，祖國之存亡繫此一戰」。羅斯福不斷發出若斯之呼聲者，乃不外乎欲掩飾制覇世界之野心，而施之卑劣之手段也。

羅斯福於卡薩布蘭卡會談之歸途訪問巴西，與威爾加斯總統會見時，會晤「一，整個大西洋須完全屬美國之支配下。二，關於西非海岸之佔領須爲長期性之佔領。三，美國希望巴西積極的加入戰爭。」

所謂「太平洋是美國之太平洋」「東亞是美國之保護領」等口號，即是資証明美帝國主義之陰謀，現在對印度問題，頗持關心的態度，乃以印度亦視同爲美國之勢力內者也，尤爲可笑者即美國亦會有支配歐洲之幻想

統觀上述之事實，則美國與蘇聯同具制覇之野心，萬一此次戰爭勝利屬於反軸心方面，則必將以此兩國之勢力爭執，而引起第三次之世界大戰之勃發，唯有樞軸國家之勝利，方可期世界之眞正和平也。（完）

隨筆

煙，煙，煙一樣的人生！努力抓住飄浮的剎那，瞬間的永恆。
悲哀與愉快，千秋雨滴，紙與墨也浸透成淚了。

兒子的用途

伍合

都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而且誰也不否認這句話，其實，積穀一層此處不談，專以兒子而論，豈真所以防老乎？其然？豈其然乎？

古時候，也許如此，然而非所以論於今日，因為兒子長大了之問不問老子已是絕大問題，防老云云，還不如人壽保險公司之來得乾脆。

不過，重男輕女，舉世皆然，由於沒有兒子可以做窮人談話的資料，兒子之用途已從防老中漸漸的轉變了，至於歷來宗法社會之接續香煙，當然也是兒子用途之一種，於是到了四十以上，而無兒焉，同人家談起來覺得有些內愧，彷彿曾經做過什麼損了陰德的事一般，尤其沒有兒子的人怕別人問：「有幾位少爺？」一時張口結舌，羞得無以復加，含着慚愧的說不出所以然來，問的人也就不再言語。

你再瞧，有兒子的經人家一問，立刻理直氣壯，三個，四個，多多益善，人家必定來一句：「好福氣！」福氣不福氣，家裡先多幾口人吃飯是真的。可是，話題。

兒子的將來，是兒子的將來，老子未便去管，也許是成個名流，成個學者，或者成個偉人，但也許成個積匪，成個流氓，那都說不一定，防老是瞎白。

「幾位令郎？」

「三個！」

此時便是一種莫大的安慰，省得臊的說不出口。

據我看，兒子的用途便在於此。

尾大不掉

呈荃

前幾天，有個機會，去參觀某個著名的女子中學，有一班是國文堂，大概先生剛剛發還學生作文本，正在批評學生們作文的通病：我聽他說：

「你們的文章，大都犯描景過重的毛病，叫你們寫篇春景，祇見一大堆紅的綠的形容詞，毫無一點點兒含蓄的意味，這種『春遊』『春景』的題目如此寫來，還情有可原，想不到叫你們寫封家書，也是先由描景入手，什麼『嬌紫姹紅』『碧草如茵』以及『柳絲兒飄飄的像個美人的手』一類的句子，我不知道你們與父兄實際上寫信也真正如此？難道寫封要錢的家信也必得先寫二三頁的描景文字嗎？這就是所謂『尾大不掉』！」

我聽了這位先生的話，不勝感慨係之，這種描景過重之病，其咎似乎不在學生，是因為目下一般流行的文章多犯描景過重之病，不但小品散文如此，就是一般論著，也似乎都有描景的作風，談到「尾大不掉」這更不能怪學生，社會上諸如此類的事，比比皆是，薰陶浸染，彷彿早成一種習尚，何能獨怪學生的作文課卷？

比如：有朋友的小孩病了，請來一位郎中，脈禮是二元，可是車費要付三元，郎中臨上車的時候，做着幽默的微笑對這位朋友說：

我這出診一次，倘不如他（車夫）掙的多，這就叫「尾大不掉」！

這樣的例子多的很，某地，有個師範學校，醫藥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元，聽說最近又僱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老農夫，作助理員，他的待遇也是一百元。

有位同學，在某私立中學兼代一班國文，共總五小時功課可要去五次，恰巧學校在北城，他家住在南城，為了經濟時間，初次他坐洋車去，往返一回，用了一元四角的車錢，可是他每點鐘的報酬值一元，無奈何，他向我借用自行車，一月後，他拿到二十元，不幹了，送回我的車子並約我去小館吃飯，我說：

「你辛苦了一月何必破費」

他做着幽默微笑的說：

「這不是我請你吃飯，是你的自行車請你吃飯：我何嘗辛苦，祇是你的車子辛苦了，假如沒有你的自行車，我不但得不到二十元，恐怕還要賠十餘元呢」：

……

我祝福，稿紙萬勿再漲錢，否則寫稿也將是「尾大不掉」了，

四月二十一日

（完）

主子和奴才

老古

奴才和主子，這兩個名詞像是歷史上的了。從前作奴才的，似乎是另一種階級的人。舞台上的院子之類便是，其穿戴與作主子的截然不同，一出臺不用自己表白，一望而知他是奴才的。所以在從前，奴才是無法搖身一變而作為主子，即使暗中變了，一遇見他的主子，立刻便得現出奴才的原形，正如觀世音座下的金毛吼，雖然佔山為王，連齊天大聖全不怕，但一見了主子，仍然要骨軟筋酥，就地打滾現出原形的。可見主子的威權，確是可怕。

中國人自從懂得講求平等以來，主奴之判，像是逐見消失了，但是這僅是就制度上而言，實際上，奴才主子在人與人之間仍是存在的。大概說來，凡物質上充足的人，精神上便彷彿是主子了，物質上不足，精神上便自餒，即便自己不肯把自己看作奴才一類，也要被較充足者看成奴才的，不過不能如從前那樣「判然」罷了，譬如去年上海發生過一件騙案，騙子是俄人的西崽，（或稱曰洋奴）他曾冒充富翁，到某藥店買大批的藥物。藥店當局便把他當作主子一類的人看，才至於上當！

近來主子和奴才之分，只是在物質的充足與否，譬如曾經作過奴才的人，（如西崽之類）暗中作些投機的事業，一旦發了財了，便一躍而成了主子。這與從前制度時代不同，從前的奴才闊了，主子窮了，主子穿了「富貴衣」，見了奴才，仍是揚眉吐氣，奴才雖然成了員外，也要對主子肅然起敬的。如今由奴才一躍而變成的主子的人，那就目空一切，除了對較他富厚的人仍然保其奴性外，對於物質不足者，是一律奴視的。

在從前，一個人不肯作奴才，便不會當奴才。雖然穿了「富貴衣」仍然是有骨氣的。近代似乎是不可能了。只要你窮，物質不充足，精神上便有逐漸奴化之可能，你若是個性強一些，你只有多受些苦痛，被人強力壓迫的成了奴才；你若是軟弱些，（應當說是圓滑或是聰明），你自動的就變為奴才。然後始能涉世。我近來認識了一些物質較我為豐的朋友，日久天長，我便感到極度的壓迫，原來我已被他奴視了。某次我到他家應酬，正好他家的闊親戚來了。於是我看到人與人間的喜劇原來他對於闊親戚的面孔和我是截然的。換句話說：他對闊親戚的顏色，是奴才的；對於我的面孔，是主子的：

年來，我窮得要死，而今而後才明白了。一個聰明的人是要善於作奴才的。奴才的命而要硬充主子，那只有受罪！（完）

「同情」與「人情」

胡云

北京最近有一小學教員吳某教書十年，直到現在，僅支得薪津七十餘元。一家四口，仍不能維持生命，竟致斷炊七日，吳某貧病交迫，終於死了。報紙刊登這一則新聞，若不勝其同情者。

教書十年，僅支薪津七十餘元者，當不只吳君一人。家庭擔負較吳君爲重者或更不在少數，是否已在斷炊，或已貧病死掉，報紙訪員未及訪到，也就無聲無嗅，死由他死罷了。其實吳君之死，雖報上一刊，得到一些人的同情，究有何用？

街頭向老爺太太們磕頭乞討的人，只是憑藉別人一時同情心維繫着他們的生命。他們博得多少的人的同情，結果仍不免於凍餒。同情之力，只是這一點點！

友人某君談，某銀行某人死掉，收到友人賻金，只三四人，已達數萬！這賻金不是同情，而是所謂人情，某作家死後，友人盡力募捐，爲數僅僅數千，這數千才是同情的收穫！

吳某悲慘的故事，若是被那些銀行要人尊敬的明公聽到，果然激發起同情心，慷慨一下，至多有十元八元，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若教他以賻銀行家之數捐吳某，我敢寫包票，他是不肯辦的！

那麼，同情又有什麼用！

氣味

甘千

大概凡是在社會上混過的人都有這種感覺；有些人能說得挺投緣，於是越走越近；有些人簡直格格不入，於是越過越遠。

這到底爲什麼？緣？那未免太微妙了，有人說是氣味的關係，也許有理。

在習慣與嗜好上來說，相同的容易近，不同的容易疏遠，但也不盡然，儘管有些人，習慣與嗜好完全一樣，可是，永還到不了一起，這無可措詞，那祇好說是氣味不投的原故了。

所謂氣味也者，的確無從解釋，這名詞太抽象了，可以說包羅萬有，把一個人的內涵外表整個的說了出來，然而，到底氣味如何分類，如何區別，恐怕誰也不能答覆。

有那麼一堆朋友（姑稱之爲朋友），見面一定打招呼，過幾天一定拜訪，隔不久一定請吃飯，就是內心無從接近，永遠是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問理由，說不出，得老於世故的談起來。這就是氣味的關係。

我自問是個非常隨和的人，生平沒同人打過架，祇是所謂氣味不相投的人就實在沒辦法，簡直處不下去，正如砂石和上水揑不成團的一樣。

氣味固然是個不可捉摸的東西，但天地間確有此物存在，那是撇他不過的。

裸體畫

硯齋

我家裡牆上懸着一張裸體畫，從多少年就掛在那兒，是一張意大利的油繪。

有位世交老先生曾到過我家，看見了這張裸體畫，當時沒有什麼表示。過了兩天，打發他們家的老聽差給我送來一封信。我打開一看，核桃大的字，寫了三篇，大意說什麼少年立志，應當避開目淫，耳淫，成天際應當以古人爲座右伴侶。如果晤對非人，那就容易變化氣質，同流合污了。我當時一笑，放在一邊。

又一天，家裡來了一位世交的老太太，從沒有我的時候，就跟我們家認識，如今我都三十老高了，她當然是資格太老了。到了我家，也一眼看見這張裸體畫，當時對我的太太說：「喲！你們年青青的，怎麼掛這個呢？快擱了吧！多難看！你們年青人應當先學穩重，不能淨走這條道看着吧，他將來一定非荒唐不可，成天際淨看這個，心裡還能安靜了嗎？……」我太太也當時一笑，過了一日，我太太跟我說了，我也是一笑，放在一邊。

不說別的，這張畫掛在我家裡牆上，起碼也有十年了。不錯我時常看上一眼兩眼，可也沒覺着目怎麼淫，耳怎麼亂，氣質還是我那種氣質，也並沒感覺怎麼同什麼污，合什麼流？同時，我也並沒如何荒唐。這並不是說假話，起碼先對得住自己。而我們夫妻之間呢，也並沒有如何張狂不安分的表現。

不想一張裸體畫，會有如此的大道理。然而我總覺着和偷着買猥褻畫，自己偷着看的事情，不能相提並論。更難得會沒有人想到欣賞這張裸體畫的藝術。（完）

燭

魏咸

近年以來，尤其是油類難免無必要消耗也在盡量節約的要求之下，大半佛門弟子對於燃燈禮佛一層深深感到不便，而不得不另求代用，這種情形在以前的平民人家也有過，多數是不用價值較昂的蠟燭而採用燈盞。可是燈盞究竟光亮如螢，慘綠得很有陰森氣，所以當此電力時代，因供求雙方的企望熱誠，便有了所謂「電蠟」的產生，這種東西形似而且光明，一勞永逸可以節省許多麻煩，當然是很受人們歡迎的；不久便很流行起來了，但點過幾時以後，仍然感到不足，以爲沒有眞的蠟燭那種燈花蕊結光焰搖曳的活氣，所以覺得不太够味，仍舊不辭辛苦和多花錢各處去搜尋覓找一二對蠟燭來點一點，過癮。

若論燭光闇闇地照着香烟繚繞的佛堂，其氤氳而又朦朧的元黃光澤與青青烟雲，實在別有古色古趣之處，儼然能够給人一種超拔清性的感覺似的，但是倘如分析一支臘燭的成分時，便不覺令人竦然寒慄起來了。

想無論洋燭或舊式臘燭大多以牛豬等動物性油脂爲主要成分，假若平均一支燭需油三兩脂油則百餘支燭的耗費量就得一隻豬或一隻牛供給，而一年三節所費很多，且用這種物色點綴禮佛儀式及家常應用，自古以來也許已有幾千年光景了，都未這個浩大的劫殺與敬求慈悲誠虔的信心究竟無攸關之處，並且佛菩薩能安然接受香火而不予果報，反降福給人嗎？雖然未能精確計數出古往以來耗損的油量有多少，但一想起須要將，殺偌大一群生靈才能供應時，總是不禁要爲那些虔誠的信士耽心，因此或會消下什麼孽緣的吧！

教育界的榮幸

胡秀

去年天津有一教育界小職員張某，因爲生計艱難，攜着幼子投河自殺了，那時的生活，似乎較如今低的多，那一位小職員的薪水據說僅有七八十元，今日月薪七八十元者甚多，還沒有聽見投河自殺者！

投河自殺是需要一種勇氣，世上視死如歸者原無多人，賺七八十元月薪者雖不肯自殺，有的却活活餓死了，舉例言之，如北京斷炊七日貧病而死的小學教員吳文祺便是，京津兩地，後先輝映，教育界當引爲榮幸了。

「榮幸」兩個字似乎用得不當，其實却是甚當，賺七八十元月薪者甚多，生活或有頗充裕者，其充裕原因，不言可喩，教育界里有這種「不言可喩」的本領者則是很少，因此窮象得現了本像，原來方今之世，七八十元確是不能維持生計的！其能維持者另有原因，在教育界只懂得以七八十元維持生計，不足，則投河或等死，這種態度豈不是清高由京津吳張兩人之死，奠定這教育界清高的地位，清高是被人崇敬的，吳張兩人，豈不是表顯了教育界的清高，豈不是教育界的榮幸！

不過這種「榮幸」是沒有用的，貪官汚吏雖然有人罵他，但他本人是有福的，他不致於被人罵得去投河，更不致窮得挨餓，而況錢能通神，用錢去買榮幸，好像比投河或挨餓還容易些！

蝗

莊伯

雍正八年四月上諭：「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仍變爲魚，若值水涸日晒，入夏之後即化爲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群飛……」這眞是匪夷所思的妙文妙事！

古時科學不發達，所以有時說出奇怪的話來，如雀入大水化爲蛤之類，觀察不清楚，這無足深怪，祇是事隔幾千年，到了清朝，居然還在拘了書本子死啃，硬說蝗蟲是魚變的，而且出之於上諭，這才是怪事，不知道當時內閣擬旨那位老先生是怎麼想來的，因爲有蝗虫而教人不養魚，這等於因噎廢食一樣。蝗蟲與魚到底有什麼關係呢？雖然我們不是生物學家，不明白其中的奧妙，但魚之不能變成蝗蟲，這大概是不能否認的罷？

自古以來，多視蝗蟲爲神蟲，所以發現蝗蟲之後，地方官沒了辦法，祇有去城隍廟燒香之一途，至於城隍老爺是否能管蝗虫，那也沒人去理會了，却不料除去神虫的傳說之外，還有魚子能變之一說，天下之大，何奇不有？

由這裡我們可以聯想到：天下事有許多不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偏要自圓其說，這眞是件有趣的事兒。

專人專文

刻瓷：朱友麟先生

追述我的刻瓷經過

朱友麟

作者小介

刻瓷專家朱友麟先生，是一位年近六十的長者，生在中國文化之都的古老北京，那北京就是他的原籍。朱先生對藝術頗有研究，除刻瓷外並對書畫亦很精深，因此朱先生之刻瓷，不失書畫微妙之神韻。

在中國五六十年前之教育，相當於今日學校者，即爲私塾，所以朱先生的學問亦得自私塾，私塾主要的課程是文章書法和珠算，但朱先生除對文章書法外尤酷愛繪畫，所以朱先生之課外自修，就是繪畫。至光緒二十七年時，中國始有學校之創辦，朱先生遂得入農工學堂的刻磁科，至畢業後，因成績優良，即被任爲刻磁科之主任，專教授刻瓷。

現在刻瓷一術頗有日落途窮之感，而肯爲此行將埋沒之藝術之努力者唯朱先生一人耳！近年朱先生因年已高邁，每日除在家刻東西外，更少他出，故刻瓷亦爲其終身之伴侶矣。



朱先生素描像

春光荏苒，轉瞬又是暮春天氣，獨坐南衙苦悶已達極點，正值無聊之際，適有顧樹芹先生，來訪余，即請顧先生到屋內一敘，落坐後略談數語，顧先生即由皮包內取出信二件，一是老友張志魚一封介紹函，一是新民報所屬作專題之下，頗爲躊躇，因余年來專工刻瓷一途，對於文字生疏已極好再敘我四十餘年刻磁之經驗，亦無很大的難處，但是我所作此篇文字，倘有不通之處，尚希閱者諸君的原諒，余自幼喜讀書幼小時彼時尚無學校，惟就讀於私塾，而不過此項私塾，亦有好壞之分別，有的尚未讀完四書爲課生活計，就去充人家的老師，亦有讀過經綸頗學的老夫子那時的學校惟以漢文爲基礎，別的甚麼英文國語科學等等概皆無之，然而彼時的學校，尚含有一種古的風味，真應古人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語，彼時上課亦不講鐘點，惟知東方旭日方出即行上課，午間回家吃飯，下午非俟日暮不能下課，每日的工課，惟有習書聽講寫字，除此以外即是五日一課，到了課日，老師出題，能文作文，能詩的作詩會對對子，對對子，其外圖畫遊戲一概不准，有時學畫幾筆，還要等老師出門的時間，纔能偷偷抹上幾筆，俟等老師回校，趕緊即收至抽屜以內，不敢使老師看見，倘被老師看見，即行處罰，絕不寬容，那時的學校就頑固到如此的地步，比較現在的學校，真有天淵之別，現在的學生眞是修來的福氣，七天一星期，星期六又是半日的工課，甚麼又是春假啦，暑假啦，寒假啦，比較我們的小時，現在學生可太福氣了閱者諸君必說爾不說爾刻瓷的經驗爲甚麼說了一大套的開篇，也未題正文一字，雖未談刻瓷，然而其中却含有我學刻瓷的原因，因我幼喜書畫，要學刻磁，非先以書畫入門不可，何則，書畫刻三者相連，此是定理，此三者絕不可分離者也，學刻不學畫絕難刻到畫的妙處，不學畫亦難刻到畫的精微，余於前清光緒二十七年時，余方十八歲，彼時中國正是開通風氣，創立學校，提倡工業，北京爲全國之首都，所以各中大學校林立，甚麼實業學堂，北京大學，進仕館，五城中學堂，等等，並有一農工學堂，此學堂的原趾，即在宣南下斜街，乃是順天府伊陳璧陳爾耆先生手創，此校的宗旨即係半工半讀的性質，一者提倡工藝，一者培養教育，該學堂的工課以英漢爲主課，後又添日語一門，內並設有各專門科，茲將各科名目列下，籐竹器科，畫漆科，雕漆科，繡工科，印刷科，料工科，織布科毛巾科，內即有刻磁科，余考入該學校後，參觀各科惟刻瓷科對余性近，於是即要求撥入此科肄業，此科的主任即是現在的唐寶森老先生，唐先生復兼該校漢文教授，唐先生現年七十餘歲，將近八十的老翁，猶復精神健旺，先生履任京兆各縣知事，算來作了三十餘年縣長，可稱是兩袖清風，到現在仍以教讀維持生活，似此翁可爲道德模範者也。再者各科工師教授，俱由上海請來的最優秀分子，刻磁教授乃是上海有名的雕刻家華約三先生，彼時的刻瓷一術，即分南北兩派，南派所用的工具，即用鑽石鏇於極細的鐵條上，或用鋼鏇亦可，北派所用的器具，即純剛刻磁刀，華先生乃純粹的南派，所用器具就是鑽石刀一種，用鑽石的刻法有三，一爲單鈎刻法，一爲雙鈎的刻法，再者即是起地單刀的刻法最爲簡單，在江西省錦泰鎮產器區的婦孺們皆能刻上幾刀，可惜潔白極細的瓷皿，給刻成一塌胡塗，無味已極，雙鈎的刻法，或字或畫均由細道的兩線鈎之，所謂之雙鈎，起地即是將雙鈎磁或漫漫起下，即謂之起地，華先生所教授的就是此三種刻法，但是若要刻山水人物，當然還得以鑽石器具爲主體，北派剛刀刻的法，則又不同，所刻大半即是寫意花卉，漢瓦古錢，鐘鼎篆字等此等刻法，刻到妙處，真是蒼勁古老，秀潤可觀，勝于單鈎雙鈎多多矣，彼時在磁科的同學均是優秀分子，後皆考入其他大學，其餘三五同學與余仍在科內研究此術，後唐老先生升任香河縣知事，其遺下刻磁科主任即委黃君韜學，後黃君因事辭職，張子才提調即委余承辦此科，後因農工學堂歸農商部接收，改名曰工藝局，部委袁克定爲總理，袁君接任後，即着手裁徹各科，何爲商辦，即是農工學堂創辦之始各科分爲官辦商辦兩種，官辦者即是官家資本，官家自辦，商辦者亦是官家挪出資本歸商家承辦，此項資本由商家按年歸還的亦無利息，此乃彼時提倡工藝的一種意義，刻瓷科亦爲商辦之一彼時余接到此項通知後，隨即結束一切，將官本付清即將該科名義取消，後由工藝局總辦陳靜涵先生聘余爲該局教授三五年後時値革命起義，遜清讓位，該局隨即亦烟消雲散矣，該局地址即在彩儀門大街下斜街迤北路西一片荒涼廢場，即工藝局之舊址也思之令人實有今昔之感也。（完）

毒

寒羽

毒，要分什麼樣，現在我們要說的是大烟與白面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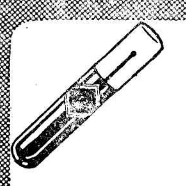
大烟是鴉片，現在吸亦可以公開，有烟館，時常同朋友進去爲什麼呢，敢情不爲抽，是爲找地方去聊天，說公事，接洽種種問題，新鮮，何必單找烟館呢？這等於天津人喜歡飯後一圈，在這一圈的工夫，天大的事都辦了，進烟館，敢情也是如此，旁的人却是在那兒足抽一氣，眼前擺着小壺兒，水菓，自在仙一般在那兒，所以有人說南面王不易還是實情。

白面兒，有人喜歡抽，當然沒什麼問題，大烟，如果想不抽的時候，可以戒，白面兒可不行戒？休想！這罐子交給他了，可是抽大烟的，也得分誰，抽了烟的人，雖說可以戒，又有誰能戒的了？結果抽大烟的一輩子成爲廢物，抽白面兒的，還得早日爲返道池。

還有一樣，抽大烟的人，日子長了，不懂得什麼規矩體貌，不過還好，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抽白面的，可有新鮮玩藝兒，我曾見一個女白面客，會在大街上，解開衣服，成了半裸式一點不害羞，滿不在乎，爲什麼自要有白面兒抽，什麼都不管了

毒！這是毒，能夠讓人改了一些常度，還不叫毒嗎？可是有人抽上沒完，好像不知道這兩種，一種是緩期要命，一種急期要命，結果都是要命。

既能要命，還有人去不怕他這可是奇怪的很！大概是毒裡帶着經吧？也許。（完）



眼藥的使命何乎

我想，差不多人都會保護自已身體，尤其是重要的眼睛，所以患眼病時用眼藥，可是還有很多人就除爲治目病用眼藥外，不會爲預防而用眼藥，並且，向來的眼藥，也是竟以治病爲目的。

然而，眼藥的根本使命，除治病外還有很重要數多種類。一：預防目病，二：强化眼睛，三：解消眼疲，四：美化雙眸等是也。爲這些目的所出現的便是「速邁兒」

最進步的新眼藥「速邁兒」比較向來任何眼劑類，於其本質完全不同，既有偉大殺菌，消炎以及收歛等作用，治愈一切目病，且以上開四大獨特性能，將眼睛根本組織强化爲健全，潤美而又爽快，特別以

解倦作用

便將用功，做工，念書，看電影，曬陽太陽時之眼倦，僅以一二滴卽立解消，反覺快爽明朗目力，又防目病發生！

二角五，四角五，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速邁兒

SMILE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一丁目

卡通造型




夏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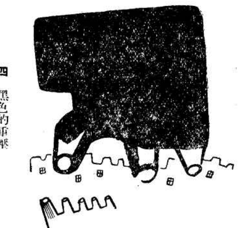
一 在朦朧的回憶中



二 輕烟似的夢



三 血與汗



四 黑色的重壓



五 誘惑

六 迷途

七 紙醉金迷

八 遙遠的希望

九 死之舞蹈

十 傷逝

獎金小說入選作

覺悟

星光 文
王維 圖

一

夜靜靜的。

在陳莊的周圍，布滿了冷寂。

村里的狗在瘋狂的吠叫，柴扉裡的小窗上，閃爍着黯淡的菜油燈，微弱的光茫落在冷僻的角落裡。庭院裡槐樹葉子在蕭索的低吟般的可憐，小風吹拂着陳舊的窗櫺紙，在那可怖的聲音裡，彷彿在淒涼的悲泣。

打更人在屋頂上走着，時而敲一下梆子，時而沉重的在咳嗽，嘴裡勻着的烟袋閃火在深夜裡幌着。

螢火蟲在陰濕的牆角飛着。

一顆流星掠過，在天空劃一個拋物線。

陳發從佟寡婦家裡走出來，隔壁的狗便不客氣的叫起來。他沒有理會狗的狂叫，沒有一點恐懼的心情，悠閒的慢步着，嘴裡哼出小曲來：

——正月裡來正月正，我領小妹去逛花燈，……——。

「拍拍」兩聲槍響在寥流裏消逝了，狗更加瘋狂的叫了，跳蹦蹦的直着脖子，尾巴搖曳的跑着。

陳發聳一下肩膀，在地上摸起一塊磚頭，惡狠狠的朝狗擲過去，接着憤怒般的罵道：——媽的：滾開。

狗尖銳的叫着跑開了，牠好像不服氣般的在遼遠的籬笆洞裡狂叫。

陳發推開家門，死氣沉沉的躺在坑裡。沒有脫下衣服，沒有睜開眼睛着——



下坑上痴呆着補襪底的媳婦。

她沒有停下手裡的針線，揉一揉眼睛，從袋裡掏出一塊被火燒一個洞的手帕來，在眼角抹了兩下。扭過臉瞧一下陳發，接着拉過一個被單，輕輕地放在他的身上。

小屋裡的幽靜，鼠子啃木箱子的聲音是清晰的。

陳發翻一個身，眼睛眨一眨，夢囈般的道：

——還不睡覺：

——襪底沒有補完哪？

——臭娘兒們；纔獨婦：

——你好。

陳發突的從坑上爬起來，一歪身的倚在牆壁上，眼珠一映的道：

——嘿！甭和我抬槓，我就早走了——那兒去？

——說不定。

——你得帶我一塊兒走。

——媽的！我是男子大丈夫，你這個小媳婦管得了屁事。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接着道：

——話說回來啦！你會什麼？不是整天的窮縫，整天的窮說麼？我這一走是要抗戰到底的。

——你說什麼？

——我要抗戰到底的，你想共黨是多麼偉大？沒有吃的窮人能活着，我一定要走的。

——你是瘋了嗎？

——嘿嘿！我明明的靜着眼睛，那裡會瘋：沉靜了。

窗外的風在樹梢上飄過，蝙蝠展開翅膀，「唧唧」的鳴叫兩聲，翻身闖進蔚藍的穹蒼。

她微笑般的終於開口了：

——你一定聽了壞人的話，我在前天聽見村董說，共黨就是一群流氓，整天的想盡方法來搶人，放火的。

陳莊北面山風，隱約的有槍聲在靜夜里狠嗥般的嘹喨而清脆。

更夫拉開嗓子，吹着啷哨，在那一聲一聲的音浪，好像是說着我們並沒有睡的暗口號的。真的，這是一種暗示，有鄉村住過的人都知道的。

陳發翻一翻眼睛，眼角的眼屎探抹在手背上，伸開胳臂，瞅一眼蜘蛛網封閉的屋頂角，塵埃在倒懸線絲般的網上幌盪着，屋頂上的老鼠跑來跑去的歡跳着他嘴一楞的說：

——怎麼：你到是說啊？

她低下頭，眼瞟視着他的臉，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陳發抬一下她的肩頭，低低的又接下道：

——你以爲我走是不對嗎？

她抽泣的說：

——你想想：誰當那斷子斷孫的共產黨呢？

——操你媽的：誰他媽的管得了我，我想幹煞就幹煞的。

她肩膀一聳一聳的抽搐着，淚珠滾落在前胸的衣襟上。

靜謐的夜是喧染起幽憫的色彩了。蚊子在蚊帳底下喧囂般的歌唱着，在這樣的深夜里是如敲破鑼般的響喨。風颳過村野，沒有回頭的走過了田地裡的莊稼。

二

隔了六天，陳發是宣告失跡了。

陳莊上人群，都彷彿在迷夢裡似的談論這件希奇的事情。

歪脖老李掮着鋤頭，瘋顛顛的走着在那破舊的草帽底下，他的臉的顏色是焦黃的，眼睛深陷在眼眶裏，鼻子高高的豁立着，腦門上一塊紅色的痣，最使人厭惡的是那嘴角上的瘤，綠頭蠅常常落在那塊瘤上，好像是他忠誠的顧客般的飛繞着他的腦袋。他沒有一次去打牠一下，他的確是仁慈的。他突然的扭轉一下腦袋，正好和佟寡婦的眼睛碰在一起他問：

——佟大嫂：陳發那兒去啦；

——不知道。

佟寡婦望一眼穹蒼，眉頭擠在一起臉色是那樣的觸額，在那一眨一眨的眼睛裡，深有着說不出來的憂傷。

歪脖老李一眼又發現劉德海在樹底下坐着，他連頭都不回的朝劉德海走來

一條搖毛的小花狗在酣睡着。

劉德海瞇着眼睛，腦袋一幌一幌的在他發現踉蹌的腳步的音浪的時候，他猛然抬起頭，鬆揉一下惺松睡眼，他不耐煩的道：——歪脖：嘿：慢一點兒，留神你們家裡的德性。

——嘿嘿：甭開玩笑。

——什麼：歪脖：

歪脖老李笑嘻嘻的再複道：

——甭開玩笑。

——噢！我問你幹嘛這樣慌里慌張的？

——我問一問你，陳發那兒去啦？

劉德海眨一眨眼睛，黑粗的手掌在壓擊着腦勺子，眉目皺起來，在那痛苦的深思裡，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在沉默裡思索着哪：

歪脖老李再追問起來：

——嗨！陳發到那兒去啦？你知道嗎？

——嘿：容我想一想。

劉德海沉淪在幻想裡了。

在這個時候，村裏擁來一羣人，有的歪戴着帽子，有的敞露着胸膛，有的在腰帶上掛着盒子砲，有的背着漢陽造的大槍，有的赤裸着脚鴨子，有的………：。在這樣零亂的服裝上看來，誰都知道是那些個流氓的共產黨了。

歪脖老李推一把劉德海，他們倆都顫抖般的站起來，在那恐怖的臉上起淺淡的冷笑。

——你們村長呢：

高大個子的掛盒砲的人問。

——不知道。

劉德海這樣懼怕的答着。

——不知道？

站在高大個子旁邊的歪戴帽的瘦長子在驚異的問。

——是。

——媽的！混賬東西。

——廢物點心。

——餵狗的腦袋。

亂七八糟的喊嚷着。

高大個子偏過頭，眼睛瞪得如貓眼般的大，嘴角上的汗珠落在地上，凶猛的臉色是魔鬼般的醜陋枯槁。他嘶啞着嗓子道：

——停一停。

他從衣袋裡掏出一根洋烟來，赤脚鴨子的小個子的人劃一根火柴，輕緩的給高大個子點着了烟，他深深的吸兩口肩膀一聳，摸一把腰帶上的盒子砲，接着道：

——兄弟們！把村董抓來。

一窩蜂般的擁擠的跑開了。

乖脖老李的眼睛微微的斜着，在那灰白色的臉上，眼在一個勁兒的發抖，愈加明顯他在畏縮的恐怖里。

天空沒有一絲雲，蔚藍的天像一個圓寶盒。

小鳥在樹空翱翔着。

劉德海扭一扭身，彷彿要躍之大吉的跑開，却那裡曉得高大個子在凝視着他的行跡呢？

「啪啪」兩聲，接着高大個子咀咒道：

——媽的！想跑嗎？

劉德海沒有言語。

一陣擾亂，樹稍的小鳥都展開翅膀的飛開了。

喧嘩，凝噪，吶喊充滿了陳莊。

村董的兩臂綑綁着，在他那臉上，有着深紅的手的印痕，眼角擠弄出淚水來，衣服被扯撕下一條來，他瞇着眼。

高大個子命令般的道，

——把他吊在樹上。

——是。

接着就是一陣惡狠狠的皮鞭擊打的響音，血一滴滴的沁透了衣服，雨點般的落在地上。

村董懸掛在樹幹上，他始終沒有哼一聲，任鞭子是如何毒辣的擊打。

——媽的！到底服不服我們命令？

「拍拍」，高大個子掄起來鞭子，重重的打在村董的身上。他祇是皺一皺眉頭。

高大個子接着吩咐道：

——弄下來，埋這個漢奸。

在這樣一個場合裡，村董沒有說出一句話來的。但在他到達葬埋的地方的時候，他笑了，笑得那樣的可怕。最後能聽到他的喊聲：

——同胞啊；萬惡的共產黨呵：

——埋埋。

一剷一剷的黃土埋下去。

最後彷彿還有餘音在天空裡嬝娜：

——大東亞戰爭勝利。

陳莊沉寂了一個月。

在每個人的心裡，都潰染着共產黨的毒辣，惡狠的痕跡。

三

黎明的時候。

原野的晨曦是清鮮的，寬稀稍的人在大道上走着，牛車在緩慢的一步一步的向城裡走來，在牛將要停止邁步的時候，趕車人把鞭子掄起，在半空裡打一個嘹喨的聲音。老牛便加緊了脚步。

乖脖老李揹着糞筐，一步一回頭的走着，在那驚異的形態上看來，深知他是受過傷的人了。他發現一輛牛車走來的時候，他的歡忻在肚子裡跳動着，臉色是那樣的快愉。

在牛車趕上他的時候，一眼瞟見劉德海在車轅上坐着，掄幌着鞭子，有時甩一個嘹喨的響音，嘴裡勾着長桿旱烟袋，在那悠閒安逸的形相裡，可以看出他的靜寂的心靈叫大自然淘汰了。

乖脖老李回過整個的身子來，喊道

——嘿：德海：那兒去？

——趕集。

劉德海把「趕集」兩個字苦澀的從嘴角擠出來。

風，細微的吹在高粱葉子上。

高粱穗子是正在變成通紅色米粒的時候，在農人的眼裡看來，這是珍奇的寶珠般的可貴而愛惜着。

乖脖老李扭過臉的道：

——德海：莊稼快收啦：

——是。

——莊稼一收成，媽的！不是不挨餓了嗎？

——不挨餓？

劉德海搖一搖腦袋，醒一下鼻涕，眼睛朝着碧綠莊稼一看接着鼻嘆般的道

——甭想着甜的夢啦：想一想：莊稼一收，三五大爺（註）還不來？過他奶奶的什麼日子？

乖脖老李沒有睬搭。

劉德海憤憾的說下去：

——媽的：要想過消停日子，非他媽的把三五大爺都殺了不行的。

——是。

乖脖老李輕輕的點一點頭，嘆息的又道：

——三五大爺真他媽的魔鬼，前天村董死得多苦，你說是不是？

——可不是嗎？，就因爲不服從他們的搶掠政策，殺人放火的可怕行動的。

老牛樹偷懶般的慢下來，劉德海用力的抽着牠的脊背，車輪馬上轉快起來車轍裏的塵沙蕩起挺高的。

太陽已爬在土屋頂上了。

沉靜的——。

在遼遠的山巔上的翁鬱的蒼松翠柏在松柏叢裡，隱約的可以看出一座褪了彩色的古剎，並且可以聽見細微的悠揚的磬的音浪。

乖脖老李彷彿在夢裡將醒過來般的探一下眼睛，偏過頭道：

——嗨！你說咱莊上的陳發到底那裡去啦！

劉德海沒有加思索的道：

——陳發當三五大爺去了。

——噢：你怎麼知道？

喘一口氣道：

——陳發媳婦告訴我的。

——嘿：眞想不到他年青青的就這樣糊塗。幹嗎偏去做那傷天害理的事呢

——誰說不是：我看他早晚有一天要後悔的。

道路上趕集的人愈加多了。城裡的人是那樣的安祥，和藹，溫柔而可敬的偉大。在這樣的情形裡，完全呈現着新的景象，新的生活。

街道擺滿着莊稼人，有的在揹着口袋買東西，有的土著商人在吆喊着，有的在挑着沉重的菜擔子擠着，嘴裡嚷着借光的聲音，馬上便有一個空地方鑽過去。小孩兒在人群裡跑來跑去的追着玩，有時還走過三兩個武裝的日本軍人，在那微笑的臉上可以發現他們的溫馴安良。

在新民會的門前擠滿了人，每個眼睛都靜瞧那壁上的畫出神，小孩子有的不打明瞭，馬上有人指手劃脚的告訴他們的。

歪脖老李擠進人叢裡，眼睛死盯着那些在聚精會神的。他不甚明瞭的擠一把他身旁的戴眼鏡的長褂的人道：

——勞您駕！這是怎麼回子事？

戴眼鏡的人順着他的胳臂看一眼，微微的笑道：

——嘿：老鄉：

他取下眼鏡，輕輕地用大褂衣角揩一揩，重複的又放在鼻樑上，接着道：

——你看那爬在地上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什麼：您再說一說：

——羅斯福是破壞整個大東亞的罪魁，那脚踩着他的軍人就是我們友邦日本。

歪脖老李伸直了脖子，眼角上的眼屎落下來，他問道：

——日本是不是殺共產黨的：

——當然是嘍：老鄉：

戴眼鏡的拍他一下肩膀，拐轉開身的走開了人群。

和平的景象是充滿微笑人的臉。

一陣雜亂的奔跑，喧嚷，吶喊的聲音在恐流裡震盪起來。

有一個白鬚的老人在問：

——嗨！什麼事：

一個瘦長臉的年青人道：

——聽說槍斃共產黨。

——眞的嗎？

——眞的。

瘦長臉的年青人一抹身的跑開了。

在一陣槍聲響後，共產黨員就那樣的死了。

大街上又回復了平靜，在每個人的臉上，卻塗抹起說不出的歡忻來。

四

誰都知道陳發是回來了。

在一個溫暖的太陽底下，村裡的人都聚集在鄉公所的門前，聽一聽醒悟後的陳發的談論，小孩兒都瞪着眼睛，好像聆聽童話故事般的在痴立着。有的婦人還攙着長條凳子，有的老頭兒在倚靠着大樹，瞇縫般的眼睛卻死盯着擁擠的村人，有的穿紅襖襖的小姑娘在嘰嘰啾啾的談着，更使人特別注意的是那村董的老母親，在他那瞪眼睛的神情看來，的確瞭解他的驕陽兒子的苦惱與怨恨的心情。

陳發終於邁出了鄉公所，他沒有換掉衣服，還是赤光着脚鴨子，脚鴨子上彷彿有被荊棘刺破了血痕，臉上的血色幾乎蒼白得如土地廟的泥人的臉色一樣眼睛深陷在眼眶裡，兩頰深深的癟進去靜了下去。

他第一聲就這樣憤恨的道：

——我反悔了。

接下去：

——我不應該去當共產黨，去做那殺人放火的沒有良心的事，我要做一個好百姓，一個爲東亞謀福利的良人。我想：你們都會知道他們的假話是騙人的，他們擔着救國救民的旗幟來號招我們愚民，來陷誘我們去做他們的狗馬。到現在我的確是醒悟了。

他喘一喘氣，一伸脖子，一口唾沫嚥進嗓子裡，接下去：

——我勸你們，要認淸共產黨是什麼東西？要想大東亞獲得最後的勝利，唯有先打倒共產黨是不行的，你們說對不對？

——對。

——打倒共產黨。

聲音嘈雜起來。

陳發垂下腦袋，眼睛瞎着，好像在做着懺悔般的沉靜了一會兒，他用力的咳嗽兩下，拉開喉嚨的喊：

——我們要想得到安居樂業，必須要剷除共產黨！

他終於跳躍起的狂喊：

——大東亞萬歲：

村裡的人都順應的喊着：

——大東亞萬歲：

——中華民國萬萬歲：

在聲音低微的時候，夕陽正落進山嵐裡，最後還有一絲微光在笑般的陽與大地。

陳發沉淪在和平的氛圍裡了。

（註）王五大爺：八路軍的諢名。

「論語」釋（九）

予生

第二十一章，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此章論孝道於興為政同，或謂孔子曰者，或或人也，即言有人問孔子說，子奚不為政者或人之所問也，奚何也，問於孔子為何不居官執政，包注云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子曰以下乃孔子之答辭，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者此尚書周書君陳篇文。孔子引之以答或人之問。疏云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於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為政之道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言此孝反必為政之道，何事其為為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不必居位乃是為政，總本章之意：或人問於孔子何以不居位執政，孔子引周書君陳篇文以答之，曰能孝於親女於兄弟，或此道於一家，推此道於邦國，能率人以歸於正道，即是為政矣。又何必居位而為政哉，大學之道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即是此意也，夫若據有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亦不外此也。

第二十四章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正義云此章言祭必已親，勇必為義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鄭康成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者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諂求福者諂媚求福也，非其祖考，非其所當祭者而祭之故曰諂媚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者，孔注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義者宜也，即言所宜為者，正義云若齊之田氏殺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君不能為討是無勇也。總本章之文：孔子云祭祀鬼神各有其分，如是其分者而祭之可也。若是不當祭者亦祭之，即是諂。鬼神以求福利，非其禮也，故曰諂也，若夫人於理宜上所當為之事，見義勇為，乃為勇也，若見其所當為而不為，即是無勇也，孔夫子言此以儆世人不當惑於鬼神，當專力於人事所當為者也。

八佾第三，本篇邢疏云正義曰前篇論為政之善莫若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共分二十六章。

第一章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正義云此章論季氏僭用禮樂之事，馬融注云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孔子謂季氏者，「謂」乃論語例中評論之稱，即云孔子評論季氏云，季氏魯卿大夫季孫氏也，考其時當為季桓子也，八佾者舞列之數也，天子之禮也，馬氏注乃據左傳文，左傳隱公五年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者列也，八人為一列，天子八佾則六十四人，諸侯六佾謂四十八人，大夫四佾則三十二人，士二佾則十六人，此乃左傳服虔氏說也，公羊傳何休氏謂天子八佾乃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乃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乃四四十六人，士二則二二四人，蓋二家之說天子八佾六十四人皆同，天子用八者謂八音者。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天子用此以振八風，八風者服虔以為易之八卦也，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用此八風以迎四季八節之神，八節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馬注云周公故受王者論樂有八佾之舞者。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曰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則為僭也。何休云僭者齊也。下效上之辭也。季氏陪臣之僭效君王之禮行大夏八佾之舞於自家之庭。故云僭也。故孔子譏之。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邢疏云，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此乃孔子深譏之辭也，總全章之意，季氏乃魯之大夫作八佾乃天子之禮樂，夫禮莫嚴於名分，罪莫大於僭亂，天子諸侯，大夫，士，各有等差不可亂越，當昔成王以大勳勞於王室，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之廟，其後世襲分都因循僭用，故已失禮，季氏乃以大夫之爵，於家廟中祭祖也僭用八佾之禮而舞於庭，其罪不可容忍也，故孔子譏之曰，如是可忍也，則何事不可忍為哉。

第二章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章乃孔子譏三家之僭禮也，三家者，即雍徹，馬注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蓋詩周頌臣工篇雍 乃當天子祭宗廟，祭後徹其祭收其俎時所歌之辭，今魯桓公之後仲叔季三氏之家用之，亦僭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相讀去聲，助也，助祭之義也，維乃語助辭，辟公辟君也，言諸侯也，穆穆爾雅釋詁云美也，謂天子貌和闡也，朱注云深遠也，謂天子之容迎祭故貌深遠也，奚取於三家之堂，奚何也，言何所取於三家之堂也，包注云辟公謂諸侯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雍詩中之文也，謂天子祭宗廟時，助祭者為諸侯及二王之後天子祭時之容則穆穆然，敬裘追琢之意收祭時歌此二句以成其禮，今三家但家臣而已，僭天子禮而用之，何所取於此義而用之哉，總全意，昔者周天子祭祀宗廟祭畢之時則歌雍詩以徹祭，其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說天子祭宗廟時助祭者為列國諸侯，主祭者為天子，天子敬德之容則穆穆然深遠之至，蓋本於天子之事故於徹祭時歌之，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無此事，則何取乎此義哉，夫禮所以辨上下之分，不可亂等今人臣僭用君上之禮妄心一生何所不至擄奪之禍，必由是而生也，孔子譏之，以立萬世人臣之本也。

第三章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章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如者奈也，邢疏云言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言人而不仁，禮樂皆容也，論語皇侃疏謂此章亦為季氏出也，夫人有仁蓋心之德也，禮者敬而裝之以儀文也，樂者和而達之以聲容也，人有仁，則居心有德，表敬以儀文，達心以和聲，禮不虛行，樂不虛作，必仁人而後可行也，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敬，行禮不過虛文耳，人而不仁，其心乖戾而不和，作樂不過徒設耳，禮樂乃本諸心仁而表達於外，故唯仁人而後可也。

第四章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此章論禮之本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有二說：鄭注云林放魯人也，又蜀禮殿圖謂林放為孔子弟子，舊說均以第一說為是，魯人林放問禮之本義為何，孔子則稱之曰「大哉問」，乃嘆美之辭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包注云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禮者本括有吉祭，凶，喪，賓，軍，嘉等，孔子之語似以吉賓軍嘉等屬之，言吉賓軍嘉等禮，與其奢寧可儉，又劉寶南論語正義謂易弛也，即言懈怠也，謂喪與其失於懈怠寧可哀戚，包氏及劉氏之說均似勉强，朱注云易治也，又引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之說較是，總全章之意，魯人林放見世行禮繁文太盛恐與禮之本意不合，故問於孔子，孔子則美稱之曰，「大哉問」即言大哉汝之問也，夫禮之全體有質有文，文質得中斯為禮也，禮與其失於奢文，寧可求儉，喪與其習熟儀節而無慘怛之誠，則寧可哀痛，只求喪禮之本質，蓋禮徒求儉喪徒哀戚雖亦不合於禮，然亦較奢，易，為強，孔子有見於當世捨質而趨文者過勝，故深言之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掌故

清代外交瑣聞

歐西舊使

光緒末葉，鄙人在新加坡等埠調察商務時，獲閱乾隆朝征勦越南國，擬治阮光平篡弒之罪，復黎氏社稷。會王師大敗於富良江，阮光平懾中朝大舉復仇，遂卑詞乞降。高宗因彼既勝而降，遂許之，於是加其封號，揮宸翰恩禮稠疊。光平歸國仍復不靖，時以中國沿海海盜船多艘，供其指使，刼奪商民，且封海盜等爲提督總兵諸官，海疆官吏亦無可如何。黎氏殘裔歸國後，復爲阮光平所殲，至同治間法蘭西國人開殖民地至越南，見其地勢沿海，土肥人蠢，思久據之，始而通商繼而漸逼入內地，越南王以告急書至中國，朝命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文忠傳相派員前往，偵探實情，令下無人應者。適有爲復賓者，安徽桐城人，應試不第，依其兄居天津，兄爲操江練船管駕官忠裔也，復賓請於兄，願應募往，兄遂爲之介紹於文忠，文忠大喜，許以歸來後必專摺以聞，惟此時亦宜有職銜乃立畀雙月候選同知執照以行，此同治七年事也。復賓既間關至越南，見國王達中朝君相之意旨，留其國者數年，嗣後令其回華，伴越南國二品臣一范姓一阮姓者同來天津乞援師，文忠却其請，而越遂亡，文忠旋丁內艱，奉旨以張樹聲署理直督，文忠以復賓歸之張督已奏請以五品京堂候補業經屬稿矣，會有人在張署督前譖復賓，言其酗酒狎妓各事，張遂不果聞，僅以候選同知終其身，文忠復蒞亦無如之何矣。或謂以復賓之勇俠，使將一軍頗足以伍絳灌，惜不過知巳奈何。其在越南之時有致友人書一封，錄之可証當年之實事焉。書曰上略越南土地之麗，古交阯無是也，實由乾隆中兼併占城，眞臘兩國而然，自是分爲南北二圻乃得之未久，而南圻瀕南海濱沃壤即今之西貢也，爲法蘭西人侵占，同治十二年法商以運器械往雲南，道出北圻東京，前黎王之舊都爲彼國繁盛之域，法人羨其地之富，乘間攻取，而法人竟以數十人之力，數日之中，連下八省都會，越人乃無計禦侮。其時滇粵與越南交界隙地，土匪竄出沒於深山密箐之中，刦殺邊民，內有劉永福者，號淵廷，廣東欽州人，素勇悍，多謀略，通文字，有越官與之相識，遂招其拒法，法人大敗，受創甚劇，與越人成約而罷。因其地形險阻，民心未附，法人遂幡然變計陽尊以虛名，而陰收其利，越人爲其所愚。是時中國粵寇未平，未暇過問，數年以來，察地撫民，根深蒂固，一二年前時有侵蝕之事，越人噬臍莫及，復欲乞援於中朝，而私與法人立約一節，顯背國法，自知未能蒙允，乃忍而不發，以至於今。劉永福自助越人擊敗法兵後該國授爲三省提督，駐紮宣光一帶（在東京之西北與雲南毗連），設關徵稅，裕餉練兵，雖未必忠於越人，而仇視法人，實其本願。雲南自普洱臨安東至開化各府，皆屬與越交界，萬峰重疊，路徑崎嶇，內有大河三道，一由蒙化東南流歷元江臨安至蒙自境而入越界，名曰元江，其下流名曰洮江，東流六百里歷越之宣光興化山西諸省，至其東京。一由蒙化南流名曰李仙江，又名曰把邊江歷普洱思茅南入越之興化省，折而東流七百餘里名曰陀江，亦至東京，乃與洮江會，一由開化流入安平，名曰瀘江，即古之瀘水也，入越界下流名曰宣江，歷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餘里至東京，三江總滙名之曰富良江，一名曰珥河。又東南流三百餘里，即分爲數十派，濼洄而東入於海，此地形之大略也。劉永福所駐紮之地，即洮江之中流，爲越交界要隘，法人之圖越也，實意在雲南礦產之富，若越南之東京則早巳在其掌握中矣，第因永福積仇，扼守中路，道阻不通，曩年法越約中原載明通商中國雲南一節，旋法人以永福既爲越官，擬其通商之路，即係越人背約，去年八九月間法人定議先攻越南，故復賓於十一月奉諭赴越，傳語越國王留其都城，數月有餘，反覆筆談數萬餘言，今年春三月法人徒然興兵乃將東京攻破，是時復賓適在彼，身入其中，被此商辦，法人亦自知理屈，仍將城池交還越王，復賓當即飛請速派大員來此，大可補救，適合肥相國丁艱，張署督遂將此事東之高閣矣。據聞劉永福之棄越投中朝，亦係復賓之計畫，嗟乎以酗酒狎妓之微嫌，遂沒其困苦艱難之功業，封疆大吏之賞罰不均，於此可見一斑矣。

敝人前在英國倫敦時，據使署陳安生參贊官：去歲檢查舊日檔案始知乾隆朝征勦廓爾喀之事，乃廓爾喀昔年之擾兵，實非抗中國也，乃欲伐印度也，印與廓兩國有切齒之仇，廓久欲得印而甘心焉。自顧兵力不足，擬借中國以爲助是時譯言不通，廓之語言又復爲印藏夾雜之音，愈不能解，及見兵起，邊吏倉皇入告，乃命大將軍福康安征之，故一戰即降，降後上書於福康安，詳述由廓入印度，山川路徑甚悉，請速發大兵收印度，廓爾喀爲鄉導，願據以奏聞，高宗忽疑廓爾喀此舉，恐爲復仇之計，將引我重兵深入絕地，聚而殲旃，遂不允所請，且其時正用兵西北，開闢新疆，亦無暇他顧也，厥後英人之滅印度，亦係廓爾喀人導之也，惜哉若當日移征新疆之師而收印度，則我中國今日可富甲地球矣，即鴉片亦無由而興，何有於禁，九州鐵不能鑄此大錯也。

印藏兩地之間，乃有一小國名之曰哲孟雄者，其地周遭僅七十餘里耳，爲藏番之部落，每由西藏入貢之期，亦附貢微物，聊以將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於達吉嶺開埠爲轉輸停頓之地欲開達吉嶺，必道出哲孟雄國境，英遂力爭哲孟雄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爲本係印度屬之小國，總署即函致駐英公使令力爭之，於是欽使命參贊隨員等各抒己見，有隨員鄒代鈞者湖南新化人乃輿地名家也，即援古証今原原本本考據哲孟雄實非印屬，呈於欽使，該使亦不置可否，以示參贊方培容方江蘇上元人見鄒說帖大驚曰：欽差若商此等大事，不可委之書生，彼皆據瀛寰志略等書妄臆說耳，中國古書萬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與之，中國何在乎此七十餘里小部落哉，欽使仍不能決，方又曰何不與馬參贊商之，欽使以爲然，馬參贊者英人馬格里也，自郭嵩燾奉使時即授爲二等參贊，藉以通兩國之情，馬雖英人，然忠於所事，並不助英以欺中國，英人亦重之及問馬，馬曰容細查之，遂登樓覓鄒曰君爲輿地專家也，請問中國古書爲我考察哲孟雄國究竟屬誰者，鄒曰我巳進一說於公使矣馬即詢欽使，欽使曰方君言中國古書恐靠不住，馬曰是何言，中國書論中國事尙以爲靠不住，豈外國書論中國事反靠得住耶，乃取鄒之說帖而去，即據以譯成英文，而覆英外部焉，英外部亦無異說，乃照租借例定議而已。

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內地商民以烟草茶葉緞布雜貨運往庫倫及恰克圖，貿易者日見其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國人於北京之貿易，統歸恰克圖，從此百貨鱗集其地，市肆喧闐，咸稱爲漠北繁富之區。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皆不權稅，巳而俄羅斯國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賚償，於是二十九年朝命閉恰克圖不與通市，然辦事大臣等輒乘閒舞弊，暗中私與交易，高宗聞之震怒，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齋多爾濟之爵，並誅庫倫辦事大臣丑達，嚴行閉關之策，至卅一年而庫倫辦事大臣慶桂奏請以俄羅斯恭順情形，遂復行互市如初，嗣後四十四年及五十年復行閉關者再，前因俄羅斯國邊吏庇護罪犯不肯會審之故，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奏請查辦，遲年得解，後者則以俄屬布里雅特種人烏胡勒咱等人邊行刼之故，奉旨絕其互市者已七年矣，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過乞恩之結果，復商訂市約五款其文如左：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天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二中國與爾國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啓爭端。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游牧官群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吏，皆能視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此後爾守邊官吏，當愼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遜順相接。右條約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瑞特在恰克圖市圈互換，是時俄人以閉關日久商旅阻絕，急欲藉平和之方法回復市利，故關命惟謹，務相交歡，松筠等直以俄羅斯國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遂於是年四月十五日開關市易，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然至咸豐八年中俄締結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之交通於是陸路輸運出品之大宗，漸改海運，而恰克圖之貿易，遂無復昔日之盛況焉。

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經部議准行，每逢冊封之年，請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歸，歸其國則授以四品官，嘉慶十年其該國之子弟來華，留學入國子監讀書頗爲聰穎。十四年還國皆能下筆成文矣。（完）

雜記

光緒朝舊話

蟣龕

光緒朝有徐蔭軒相國，講學家也，其爲翰林院掌院學士時，宅中乃延一新留館之編修王某爲諸孫輩授讀，相國生平道德自命最深，惡吸食鴉片烟者，王太史到館數月，賓主頗爲相契，相國方自喜爲諸孫得其良師，一日太史獨坐書齋中整檢箱篋裡各物，而篋底固藏有烟具烟槍等全份，方一二拂拭刮磨，則生徒突自外入，太史亟掩藏之而已無及矣。諸生徒等下學歸，即爲相國言之，相國大怒，頓足太息歎知人之不易，且惜太史之少年自暴自棄也，偶退朝歸，閒步書齋就太史談移時，因及吸烟之害，遂反覆痛切言之，太史悚息，側聽良久，即肅然起立，涕泗被面曰小子雖愚，亦知老師之言，必爲門生而發，門生不肖，未嘗奉教於大君子之前，因幼時疾病藥餌無靈，戚友等俱因以吸鴉片勸，爾時不知其害，貿然從之沉溺此中者已十餘年矣，今聞我師之言，如夢初覺，十數載來殆不可爲人，自今日起，誓當痛絕之，言罷泣不可仰，相國見其意誠，轉抱不安，遂慰之曰，君既因病吸烟，若驟絕之，惟恐宿疾復發，但有志戒絕漸進可耳，太史曰不然改過貴於勇猛，向不知其爲害，相與安之，今既知其非義，則斯須不可淹留，朝聞道夕死之謂何，即使觸發宿疾，遂致不救，不猶愈於爲吸鴉片烟之人以終乎，當即在相國前啓篋取其烟具出，一一摔毀而棄之，相國大爲歎異，所以慰藉之良厚，太史自此，終日危坐齋中不出跬步者兩個月有餘，相國諗知之，乃益服其進德之猛，改過之速，爲生平之所未見，則留館授職未數年，乃遽保列京察一等，擢授郡守，其實則太史生平並不吸鴉片烟也，又有翰林院李編修一日隨同官詣院接見，（掌院學士每月三次詣院，至則召諸侍讀等各官坐談數刻，每班十員謂之接見，自侍讀以下至編修檢討皆與焉，而庶子以上則否，蓋翰苑職事清簡，自清秘堂辦事諸員外，罕有得見掌院學士者，故爲此制，可使堂屬得常相見，藉以查考其人之賢否也）。相國乃從容問編修近來讀何書，編修答曰數日以來，未嘗讀書，適購得菊花數十盆，羅列書室中，終日靜坐其間，乃爲養心之一助而已，相國乃咨嗟太息曰：數日來未與君相晤談，所見又進一步矣。但居必觀花始能養心，若老夫則空所依傍，雖目中未接一物，而此心常發活潑潑地，似常較勝君矣，編修爾然改容應曰：吾師造詣，已至顏子心齋坐忘境界，豈門生之所敢望，門生不過略有周茂叔綠滿窗前草不除之意耳，始堂屬兩人問答時旁坐之九人已不禁失笑，祇恐失儀，均皆竭力抑制之，至此不復能忍，竟哄堂大笑，遂匆匆而散，又光緒戊戌秋八月以後內外籍籍：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自內發下脈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惘惘，於是有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請太后保護聖躬雖奉嚴旨命捕元善而非常之謀竟寢，時承恩公崇綺久賦閒居大學士徐桐與政地甚切，尚書啓秀在樞府與徐相國來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學士榮祿首掌國柄，崇徐啓三公日夕密謀，相約造榮之第說以伊霍之事而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赴永寧宮，一日啓退朝後，乃至榮第，先達崇徐兩公之意，榮聞之大驚，佯依違其詞，俟啓去後，乃戒閽者拼納客，及崇徐兩公至閽者婉辭焉，次晨朝罷，榮相國請獨見，乃對太后奏曰，傳聞將有廢立之事信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各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尚無皇子，不如擇近支宗室之子，立建爲大阿格作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承大統，則此舉爲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召集近支親郡王貝勒等暨各部院尚書等於儀鸞殿，上下譁傳將行廢立矣，迨詔下乃立，溥儁爲大阿格也，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緒戊寅惠陵奉安，有吏部主事吳可讀在陵，次疏言異日今上有皇子當後穆宗草疏後即仰藥死，懿旨下廷臣，即當日所稱大禮議也，且予可讀卹贈，德宗繼武久虛，至是乃立大阿格兼祧穆宗以符前議，溥儁者宣宗之曾孫，惇親王奕誴之孫，端郡王載漪之次子也，溥儁年十五歲入居阿格所在景運門外即青宮也，闢弘德殿命崇綺爲師，傳召陝西道高賡恩入京與翰林院侍讀寶豐崇壽俱授讀，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徐相國少承家學頗崇性理，壯遊倭文端仁之門，益究心濂洛關閩之學，掌翰林院日戒所屬毋用洋貨毋服洋藥，孝欽皇太后以其耆年碩學倚之以收士論尊，禮答保傅，朝謁令近侍扶掖，極優隆焉。

歷史上的婦女美容

狗脚指棗渣驢蹄用作美容藥

異想天開令人不可思議

第一部　古代美容術

女人正像孔雀用喙修飾它的羽毛一樣，施展了各種美容術去吸引異性。上古的女人就已經知道美在男性的心目中等於磁石，所以她甘心忍受長期的痛苦施用種種令人作三日嘔的調合藥，想盡方法以達到她的目的。古埃及的記載告訴我許多不可思議的美容術。

古埃及女人用一種調和藥去保住青春的表面：

以閹牛胆汁，打成泡沫的鴕鳥的卵，油，用麵團，精製的天然蘇打，樹脂等物，與鮮牛奶凋成奶麵糊，每日洗臉。

又有另一種調和藥消除皮膚的皺紋：

以香料，臘，鮮橄欖油，莎草等物，醃碎後與鮮牛奶調和，塗在臉上六天！

她們對頭髮也很細心保護，爲預防美髮的脫落或白髮的出現，不惜施用種種含有毒質的調和藥。根據史記的記載，最古的脫髮療治藥是爲五千年前的埃及女皇預備的，藥方裡有狗脚指，棗渣驢蹄等物。她的生髮油裡，也有獅，河馬，鱷魚，猫，蛇，埃及羊等動物的脂肪。

有些美容霜是用墨水，河馬的脂肪與羚羊糞等物製成的。預防白髮的藥油更有用黑牛血，龜殼與「油漆加古烏頸」等物去調製的。

古埃及女士用了不少的染髮藥：例如「在油中燒過的小鹿角」，「鵝隻蛋的胆汁」，壓碎放在油中的乾蝌蚪」，「在油中燒過的貓的子宮」，加古烏卵」。

她們畫眉毛的藥料也是很特別的：「鱷魚泥土與在淤水裡溶化的蜜汁混合」，或「在油中燒過的驢肝與鴉片混合」，製成小球，然後塗在眉上，她們不怕吃苦，爲美犧牲的精神眞是值得欽佩啊！

埃及古墓的發掘使我們知道埃及婦人美容術的驚人進展。當時她們已經有化裝碟，脂粉調和板，口紅，畫眉筆，粉，香料，梳髮用品等物。示巴女皇的墓裡有化裝碟，香料瓶，梳篦，鏡子，鬍鬚剃刀，鉗子，化裝墨管，與許多奇形怪狀的化裝碟。據歷史的記載，克麗奧巴脫是埃及最美麗的女皇，在她的朝代美容術達到了登峯造極之境。可惜她的美容秘方大都已經與她一同消逝。否則現代婦女倒可以在美容術上獲得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呢。

埃及女人對於眼眼尤其愛護備至。他們用一種黑油使睫毛看起來長一些，也用畫眉筆與口紅。她們通常用十五種香料。有的可使假髮發出可愛的香味。

埃及人最先有沐浴設備，後來經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改良，更臻完善。下級社會及埃及女人在下領和額上潮黑着不能消除的劍青花紋，並且以胭脂塗唇。她們把眉毛畫到兩鬢間，使皮色的雪白更爲明顯。他們常常把頭髮染藍，又塗上多量的膏油有的使梳好的頭髮垂下頸項，頭髮的尾端濶黏泥製的小球，這種頭髮的式樣極不易梳理，常常須費了很大的工夫；所以她們只能十天，半月，或一月梳理一次。

上古的國家對美容術都很講究。巴比倫的女人用埃及的化粧墨或鉛塗在眼皮上，並且「孵石」與白紅兩色的脂粉使她們眼睛看起來大一些，光亮一些。腓尼基的女人用甜的香料塗滿了臉及全身，捲髮以珠寶裝飾頭髮。叙利亞的女人以香油洗身塗身，以指甲花把手掌與指甲染紅，最後又抹粉塗脂畫眉。雅典的女人用香油塗身，以脂點唇。她們早就實行日光浴，以求健康美。希臘與羅馬人極注重香油。依年代而言，香料的製法是由埃及人傳給希伯萊人，由希伯萊人傳給叙利亞人，由叙利亞人傳給希臘與羅馬人，最後由亞利伯人傳給現代的歐洲人的。

第二部　羅馬婦人美容術

當羅馬武士征服希臘而凱旋時，他們擄回許多希臘美容醫生來，使羅馬女人可以和希臘女人同享美容的幸福。羅馬的文學充滿着許多關於婦人美容術的記載。有一個文人在他的書中寫道：

「女人臨睡時把一點麵包與牛乳製成的膏藥貼在臉上，早上用一柄刮皮具把它拿開。有時膏藥是用在牛油中燒過的大麥製成的。這些膏藥總在臉上留了一種酸臭的氣味。爲除去這討厭的氣味起見，她們先用清水洗臉，後來用牡驢的乳，和褻底亞的沒藥香料。

當時有一種很時髦的化粧品叫做雅典霜，用純羊毛脂製成，帶着令人作嘔的氣味。」

羅馬貴族女人用鳥巢裡一種像膠水的黏液去掩臉上的粉刺和面皰。她們用兩種肥皂，液體和軟質的。液體的肥皂由戈爾（歐洲古國，在現代的法，比，意等地）輸入，價錢很貴。聽說這是用羊脂和掬樹的灰製成，然後用波斯的上等桂皮弄香了。這種肥皂能作頭髮染上一種明艷的色澤，但常用了却會傷害手和頭皮，所以她們又得用此羊乳去洗滌。

她們對眼睛特別注意，學亞洲人的習慣。用鉛染眼皮，睫毛，畫眉。她們不斷地嘗試新的方法，羅馬大詩人奧維德告訴女人怎樣裝飾眼睛，說「用薔紅花把眼睛的四週弄黑一些，就可以增加你的美。如果你要使眼睛看起來大一點你可在眼睛下塗着淡黑色的粉」，至於畫眉，有的主張用針挑了一些煤烟，但有的却主張用燒過而壓碎的螞蟻卵！結果成績一樣地好。

美痣在羅馬女人間很流行，她們每每把圓形的小黑膏藥貼在臉上，這有兩種作用：一，使天然的黑痣因刺激而生出來，二，蓋蔽臉上的缺點，她們有時用薔紅花和碾製果的混合物在頰上塗圓痣，或各種古怪的圖案。

她們非常注意頭髮的清潔和美麗，她們用各種想入非非的染髮術，眞可和現代的摩登女士爭一日之長短，下面是當時很流行的一個染髮術：

取一品脫的水蛭和兩夸的醋，混合後放在瓶裡讓它醱酵六十天。明滿在陽光下用這種東西擦頭皮，頭髮就會現着一種極美麗的黑色。工作時嘴裡必須含着油，否則你的牙齒也會顯着同樣的色澤。

羅馬貴婦對梳頭極爲慎重，工作時情形尤其緊張。一個侍女拿一銀盆的水洗滌女主人頭髮，另一個侍女拿一大瓶香水，第三個侍女拿一個満攜着木梳和刷子的銀盤。

第三部　近古和現代美容術

在十七世紀的初葉英國社會階級的女人使用巨量的化粧品，使政府大感不安，終於由國會通過一條頗爲幽默的

法律，以保護男性，使他們不至於受女人的蠱惑，陷入婚姻的圈套。

「一切女人，無論年紀大小，地位職業如何，無論是處女，閨女或寡婦，如以香水，脂粉，裝飾品，化粧水，人造牙齒，假髮，西班牙羊毛，鐵胸圍，張裙彈性圈，高跟鞋，墊高的臀部，以歡騙，引誘，迷惑皇國的任何人民，使之陷入婚姻的圈套，將受懲治妖術及類似行爲的刑罰，該段姻緣在定罪之後亦即行取消。此法令由頒佈之日起發生効力。」

這條法律，和後來許多目的在約制近代女人底慾望的法律，早就給政府束之高閣了。過去七十五年化粧品工業的驚人發展也是基於現代女人這種好裝飾的無厭慾望吧！

美國統計局幾年前編製的化粧品工業統計表可使我們知道近代化粧品工廠的進展。據該表的統計，在一八四九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期間，美國化粧品工廠由三十九家增至八百〇三家，原料的價值由一百六十四元增至五千八百餘萬元，出產品價值由三百五十五元增至一萬萬九千餘萬元。該表還沒有把進口貨品算進去；在一九二〇年，進口的化粧品值六百五十餘萬元，進口的化粧肥皂值七十萬元，此外美國國內又製造值五千四百餘萬元的化粧肥皂。

這種工業的確是靠現代女人的嗜好和奇癖而發達的，她們對美容霜，洗滌藥水，肥皂，脂粉，與其他各種裝飾品的需要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她相信她最重要的財產是美，不管是天然美或人工美。無論她是在尋找工作或尋找丈夫，她永遠需要美的幫助。如果她能獲得「美」，那麼任何代價都可以付給，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的。

製造家爲供應這種需求起見，便把美容霜，洗滌藥水，脂粉，收斂劑，漂白藥，使皮色曬褐的藥劑，美容藥黏士，防臭劑，髮糊及種種式式的化粧品泛濫於市場了。

今日的女人祇有一匣粉，一瓶美容霜，一匣胭脂是不會覺得滿足的，現代女人的裝飾台上至少有幾種美容霜，有的爲洗滌皮膚，有的用於抹粉之前，有的用以潤毫乾枯的皮膚，洗淨皮膚的美容霜以一種植物或礦物油質或脂肪爲原料，製成乳劑之後又加香料，潤毫皮膚的美容霜也是以油爲原料，它有使皮膚柔美的功能，只可在晚上臨睡時應用，塗粉之前所用的美容霜是一種不含油的霜，通常是以甘油和肥皂製成的。

講到胭脂，她至少有三四種，色澤濃淡不相同，依時辰和衣服的色調而配合的，她也有多種口紅，其選擇之細心不下於她的美容霜與胭脂。

粉是主要的化粧品，在她的裝飾台上和錢袋裡當然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用是使皮膚得到一種潤澤的外表，她常常買了幾種色澤濃淡不同的粉，親自把它們配合，使之與皮色調和，她也施用一些奇特的顏色，以造成怪異的稱子，但她除上舞台外，通常是罕用這樣粉的。

現代的女人特別注意都對眼睛，她用鉗子修整眉毛，使眉變成理想中的樣子，這種工作必須兩星期做一次，否則眉毛就有蔓延的趨勢，事實上這種工作應當在有資格的皮膚醫生的指導下，用最解的方法去完成，用這種方法修整起來的眉便會永遠保持着雅潔可愛的外觀，她用一種鉛筆去增強眉的色調：這種鉛筆的製法是和古埃及的一樣的。睫毛用石油質（或曰凡士林）捲曲，然後用一種伶人必備的黑粉染黑。最後她在眼睛的四週很巧妙地塗上藍，黑，褐，青或其他顏色，與時辰及她的皮色調和，據說這可使眼睛看來較大，較爲光亮動人。

女人對雙手的保護也是極重要的。現代的女人視修指甲爲一種時髦的裝飾法。在修指甲的過程中，她須先把手在肥皂液體內浸了五分鐘，弄乾之後將過長的外皮修剪掉。接着她把脂甲修剪，磨光，以便塗上顏色。顏色的種類很多，由肉色至深紅色，可以任意選擇。

現代女人對保護頭髮的習慣還在羅馬女人之上，她隨着時髦之巨流：改變頭髮的色澤，她用指甲花把頭髮染成紅或褐的各種深淺顏色，用胡桃精汁把它染成棕色，用輕氣與亞摩尼亞的「過氧化物」把它染成金色或白金色。

我們由燙髮的程序可以看見現代女人忍耐性之一斑，理髮匠先把她的頭髮梳過，濕以溫暖的肥皂水－這是普通的白肥皂，如果她講究一點的而願多花一些錢的話，那麽當然可以指定其他種類，接着他們把她的頭髮洗滌很潔淨，烘了半乾，將之分成許多股，分捲於銅製小軸之上，然後用浸透亞摩尼亞氫氧化物的絨布包住，頭皮是用絨布熱製不着火的質料保護的。這些軸都安放鋁製的蒸器圓筒裡，和通電流的電線連接着。當這些程序完成時，理髮匠把電流開了，其時間之長短依頭髮的質地與對熱的反應力而定。他把她後面的頭髮試捲三兩段，以定通電流時間之長短，通電流的時間平常是要九分鐘至十二分鐘的。他打斷電流之後，等圓筒冷了就把它們拿開。捲在軸上的頭髮要等到可以用手隨意處理的時候才可以拿開。他接着把頭髮洗滌，洒上含樹膠質和糖質的藥水，以梳篦將頭髮梳成選定的波浪式。

現代女人沒有洒上香水不願走離裝飾台，這種香水常常是爲自己之用而特製的。香水的市價視質料而定，但有幾種大家都買得起。那個女人不用些香料呢？一三七〇年在市上出現的化裝水是第一種含酒精的香水。

匈牙利的伊黑沙伯女皇稱之爲匈牙利水。用這種香水的人現在還很多，意大利朱關入費敏尼士於一六九〇年在德國科倫發明有名的科倫香水。後來他將製造這種香水的公式交他的姪在巴黎製造發行。據云公式如下：

新鮮香膠水……十基羅格蘭姆。

迷迭香……五基羅格蘭姆。

葛尾（佛藍斯出產者）……一基羅格藍姆。

酒精……二十五公升。

水……四公升。

將植物切碎，與酒精及水放於大桶中，搖動一會之後，靜放二小時，然後以溫和的熱度使之經過蒸溜的程序。蒸溜液又與下列各物混合：

酒精……二十五公升。

佛手柑精……三百十格蘭姆。

檸檬精……二百五十格蘭姆。

露柑精……二百五十格蘭姆。

橙花油精……六十格蘭姆。

小顆果精……六十格蘭姆。

刺賓樫爾花（亞爾卑士山出產的……一百二十格蘭姆。

靜放一月之後始濾清而贮於將製的香水瓶中。

我們在本文中應該也提到還有幾個民族的婦人美容術。非洲，奧洲，與世界他部的某種民族視爲裝飾的根據地馬加撒的女人費了大部分的時間把她們的牙齒塗紅，馬來群島女人把牙齒塗成黑，藍，紅，和其他顏色，婆羅洲與西里伯斯島一些民族在牙齒鑽滿細孔，裝上時螺旋的飾品，有些民族把門牙磨尖，菲洲的巴多加族把門牙敲斷，以免和野獸的樣子相同。北哥倫比亞河斑適族有一種奇怪的習慣，在嬰兒的下唇穿了一孔，塞進一根小骨，時時換上大一些的，直到這根骨長三寸，闊一寸半這算是很美麗的裝飾，烏斑奇族在唇上弄了一個裂口，先用一根草，後來用較大的東西，使裂口漸漸擴大，結果裂口大可以按上一個圓週大二十寸的木盤。菲洲另一民族的婦女美容術是在下唇鑽了一孔，戴上一個竹圈，新西蘭的女人如果沒有把雙唇滿藏着劍青花紋，便以爲是奇恥大辱，愛斯金摩的女人用海象的齒斯齒油爲裝飾品。（靈麟）

孩子的反常與正態

××××××××××××××××

芷華

如果你的孩子沒有像你鄰居的孩子那麼大，你不要覺得煩惱。因爲一個孩子的長大，雖然比較的慢一些，但是他仍舊可以享受全備的健康。

有許多做父母的，因爲看他們的孩子並不適合他們心目中的常態的標準，或者因了他們對於子女們的希望並沒有完全實現，就認爲他們的孩子是反常的。

所謂常態，究竟是什麼意思？它並不是單指那普通的一種標準，也並不是指那最好的，就一般而論，如果我們看見一個孩子的變化和普通的孩子不同，以致妨礙了他的健全的作用，那末，這樣的孩子，或者可以說是反常的。

現在讓我們把一般人對於從六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的嬰孩子的不滿來檢討一下：他們說那孩子的重量不足，或身材太小，雖然那孩子的體重也許是在標準重量之下，但他仍舊可以是一個完全常態的孩子，這是一個有訓練的觀察者能夠告訴我們的。

做父母者的一種普通的錯誤，便是把他們的一個女孩子的身材和重量去和他們家裡的男孩子相比，或甚至於和另一個同年齡的孩子相比，也許這個孩子會特別像他的一個短小而瘦弱的母親，而他的兄弟卻像他的身材比較高大的父親。所以如果一個孩子的身材和重量的比例是很相稱的，而且他日常的身體也是健康的，並且喜歡遊戲和活動，而表情方面也似乎是愉快的，這樣，雖然他的重量減少一些，往往是沒有關係的。

還有你應當記得這個身材比較小一些的孩子的食量，當然要比他的身體大一些兄弟減少一些，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做父母的決不應當因爲他的食量小就說他的胃口不好。

如果一個孩子生後六個月，還不能獨自的坐起來，這並不是反常的，因爲這種情形，在一般七個半月或八個月的孩子方面，原是很普通的。如到了九個月或十個月還不能獨自坐着，那末做父母的就應當設法去調查此中的原因了。

如果一個孩子在生後十二個月至十四個月之間，還不能走路，並不是反常的，因爲有些孩子往往到了十六個至十八個月，或甚至在十八個月以上還不能行走，也稱作常態。一個孩子在生後十八個月至二十四個月之間還不能說話，但他能聽和了解別人的說話，那也是正常的。但如果他在生後三十個月到三十六個月依舊不會學會說話，那末，我們就可以猜想這孩子的身體裡一定有什麼缺憾。

請你們記住孩子所以能夠學會說話是因爲他能聽懂別人說話。所以在這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希望一個時常獨自關在一間遊戲室裏，或很少有說話機會的孩子，對於學習說話的迅速，能夠及得上時常在這方面有機會的孩子。

一個從兩歲到兩歲半或三歲的孩子也許多少有些口吃，但這並不是反常的，在這個年齡，那孩子的思想也許比他的說話更快，所以在說起話來，不免有些訥訥然。但是當他的年紀稍爲大一些時他大概是會改好的。

如果一個嬰孩到了十二個月還不願意從杯子上去喝攻牛奶—雖然他是願意從杯子上去喝菓汁—他並不是反常的。如果一個孩子的發育沒有受什麼打擊，那末他到了十八個月以後，自然會喜歡從一隻杯子去喝牛奶，雖然有時候這期限超越了十八個月以上，但也不能證明孩子是反常的。

一個孩子如果是活動的，而又似乎比較別的孩子少睡覺，或他是時常哭的，那末，我可以說這孩子並不是反常的，也不能說這孩子的神經系是有毛病的。這孩子的神經系也許在很早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和別的孩子有些不同，但是我們卻不能斷定這是反常的特性。

做父母的也往往替孩子的通便，担了許多不必要的憂慮，如果一個孩子每天大便三五次，可以說是常態，如果有一天一天不會大面，那也不算是反常，但是有許多不聰明的父母和看護就因此給孩子吞服不需要的瀉藥或其他的藥劑。

如果你叫一個孩子在許多客人面前背誦一首他所熟讀的詩，而他卻因爲覺得不好意思拒絕了，這也不是反常的，如果做父母的要他們的自我，強迫他們的孩子去接受，那是一種錯誤。

一個兩歲或兩歲半的孩子如果在晚上睡覺的時候要遺溺，那不是反常的，因爲那孩子對於這方面的自制，也許要到三歲或三歲以上才能發生。但是當他到了四歲或四歲以上，仍舊還要遺溺那就不是常態了。

如果一個沒有受過訓練的人要想利用那些關於體育發展的標準的表格以及關於智力標準的測驗，有時也要引人走入歧途。原來能夠決定孩子的是否常態是應當看一個孩子怎樣去使他自己適應他在家庭裡，學校裡，和在遊戲時間的社交關係！這一點是比較標準的表格，更覺得重要。

我們必須看一個孩子是一個人。沒有兩個孩子是完全相像的，所以我們決不應當希望他們完全相像，在同一年齡當中，有的孩子要比別的孩子長得大些，也有一些孩子的智力特別的發達，並且一切孩子的發展速率也是不同的。

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經驗而且已形成了他自己的習慣。就大致而論這些習慣，是受了他們的父母，看護以及別個人的影響而造成的。還有家庭裡的經濟狀況，對於他的習慣的養成，也很有關係。最後那孩子的各方面的發展，也是受他的種族和性別的影響。

我們對於這些個別的不同點，必須加以相當的重視，而且還得要想法去啟迪人們對於所謂常態的標準的態度。世界上不能成立什麼固定的，嚴格的，和武斷的標準，也沒有一種價值可以作爲常態的一種適當的標準。（完）

青年修養

抓住現實

雨虹

記得魯迅先生有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要「正眼注視現實。」這句話看來非常簡單，如果仔細咀嚼一下，眞如美酒瓊漿，其味無窮，魯迅先生這句話的出發點是偏重在寫作方面，不要人們一味趨向於吟風弄月，雅而無實的作品，文章必須言之有物，可是我覺得如果借用這句話，來作我們處世的格言，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目前大多數的人，尤其是比較有思想，有意識的青年人，好像都在患着一種精神苦悶的病，如果問到患着的病原，他們自己也找不到一個具體的答覆，祇不過感覺現實生活的無聊而已；由於這種精神的苦痛在蠶食着一些有爲青年的心靈，因而他們對于目前的環境或工作感覺乏味，漸形成敷衍，怠惰，甚至於毀滅的態度，這種現象如果認眞推究起來，似乎比猩紅熱，肺結核還利害，因爲牠不僅破壞青年前途，更進一步可以阻碍整個社會的進展。

青年人因爲精力學識都正在蒸蒸日上的時期，既不像小孩子般的無知無識也不像老年人有着知足長樂的涵養，他們的心在跳躍着，熱血在沸騰着，一個崇高目標的影子，在內心潛伏着，鼓動着，因而使他們不滿意現實而頹喪，青年人不滿意現實的心情，正是他們創造一切豐功偉業的動機，也可以說是一種良好的現象，因爲人們只有不滿意現實的時候纔肯努力，如果一個人對于他的現實環境過於滿意的時候，就難免要有流於自暴自棄的危險，但是不滿意現實而發奮圖强是對的，如果忽略現實空想將來確是最大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要想在未來獲得肥美的果實，是要靠現實培植良好的種子，積每一個現實的努力醞釀成地日的成功，一秒一分的現實忽略過去，也會在不久的將來帶給你無窮的悔恨，譬如一些作小職員的人，多半都在羨慕着科長局長的尊榮，可是如果要想實現你的理想，至少要從努力你現實的職守作起，否則，對于目前的工作祇是虛應敷衍，讓一種空虛的幻想佔據着你的心靈，恐怕局長的夢作不成的時候職員的飯碗已竟被打破了，試看一些偉大人物的成功，絕非出於偶然，今日的成就，正是他們過去幾千百個現實努力得到的報酬，所以我們不要被一些鏡花水月的欲望，作了現實的障碍，接近我們的既然是現實，我們必須抓住牠，體味牠，希望在現實的狀態中，吸取一些酸甜苦辣的汁液，作我們的精神食糧，不要瞻前顧後，正眼藐視現實，利用現實的情況，來解決現實的生活，用多數現實的投資，以期換取將來無窮的利潤，現實是幸福的，我們不妨盡量去享受，現實是悲哀的，我們也要勉强忍受這種不可避免的苦痛，如果我們眞知道現實的苦水可以換來異日的甘液，那麼雖苦亦樂了。

拉雜寫來，恐無多大建樹，但處此世界多事的時候，我們青年人要爲光大這前途努力，是無問題的事，因之，寫這小文，聊作一般青年們參考。

春風吹在面上 您有什麽感覺

春色惱人眠不得 還是春眠不覺曉

．春天，現在已竟穿上了這樣漂亮華貴的服裝，花枝招展的站在你的眼前，她呼吸着平勻那溫柔而滑膩的纖纖的玉手撫摸着你的心，當這樣的時候你所感到的是什麼？舒暢？抑或煩惱？你應該注意這樣的季節所給予你的是什麼，不論是舒暢抑或是煩惱，也許會從情感上影響到精神，到身體，這不是玩忽的事情，尤其青年人，你會自覺出這季節所給予你的異常的現象。

有人說：「春眠不覺曉」，有人說：「春色惱人眠不得」，當然說「春眠不覺曉」的人，在這春天裡他需是睡，但是感到「春色要的惱人眠不得」的人，他卻不禁要利用這眠不得的時間來遐想些什麼，想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是沒有止境的；此外，也許你想散散步，也許你想看看花，也許你想借着熱情描寫的書籍來排遣一下無洩處的心情，也許你為了「一年之計在於春」而想發奮，也許你頹喪的什麼也不想做。

請不要奇異吧，這便是春天給予的影響，春天的早晨醒來常常要覺得不舒服，或是平常一早總先做些不用思想的小事情，而春天來了做那些事情，便覺得很乏，很費力，或是已經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工作的時間到還抵撐得住，可是回家以後想要休息竟不能得到安寧，或是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着覺，對於什麼事都煩燥而沒有安心，總而言之，春天的外表是好看的，骨子裡卻時時潛伏着人類的危機。

春天是好的，也是壞的，這要看你會不會享受了，就是說：春天是一個季節，是一個大公無私之季節，有春光，有生氣，普散給人間。你如果是一個健康的人，那麼你可以盡量的享受，一切你會感到异好的；但是你如果是一個虛弱的人，不只於享受不到春天的恩惠，而且還要因她的恩惠而影響到精神和肉體，病會將你幸福攘奪了去，請當心吧！珍重這春天不要給病破壞了。

好了，春天是什麼樣的，我們不要顧慮了，「若素」會保衞你的健康、「若素」會增强你的體力，「若素」會輔助你的胃腸消化和吸收的機能，「若素」會安靜下攪擾你睡眠的心，「若素」內含有大批活性酵素，能使體內各組織所需之酵素適量，細胞賦活，血液清新並增加，根本增强新陳代謝的分解機能，不論男女老幼、服用「若素」均能獲得良好效果，足能享受春天所給予的恩惠，除此之外，若素一樣能使老年人精神矍鑠，幼年人發育迅速，懷孕者臨蓐安全，若素不只算防一切未來的疾患，並能根治已患的，如各種胃病，腦病，腸病，肺病，貧血，下痢便秘，神經衰弱，失眠，烟酒中毒等都能馬上效驗，小瓶只售五角五分，可服一星期，中瓶一元七角五分，可服一月，大瓶五元五角，可服一季，若素的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城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天津營業所：特別三區西錦路。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蒙疆營業所：張家口市至善街。

訂婚的男女們

怎樣開始您的生活

請你不要誤會，我來告訴你怎樣去挑選對像，而是提醒一般訂了婚約的男女，着意一下你們本身的健康。

當然，每個人都是需要健康的，但在婚前婚後的青年男女，尤其不能漠視這一項。

婚前的健康固屬重要，同時婚後男女健康的注重也是相當不能處之漠然的，所謂的來由，當然都是基於體內一切機構不健全，營養力量不足，或是血液與細胞儘多病象，這種種缺憾，倘若在覺察以後並不積極克服，在婚後的男性，最顯著的將患染腎水不足，肺臟疲衰，神經反常等一類的現象，在女性則患月經不調，歇斯底里，姙娠多病種種的病態，即使萬幸你們能有收穫愛情的結晶的希望，你們的子女恐怕也免不掉要帶了你們遺傳病態而出生，這無足重輕，但你們的病象留給了子女，該是莫大的罪過。

你們想要根本强健起來婚前的身體，你們應該牢記這幾句話：充實營養，健全胃腸，精神飽滿，記憶堅强。

歸根結蒂，結婚前後的青年男女，想營養充實，胃腸健全，想有飽滿精神，堅强記憶，只有服用補品，補品中之佼佼者，唯有「若素」，若素是大衆的補品，他的功效與成分絕非普通補品所可比擬，凡是食物及水果裡的最高營養，若素完全含有；它是攝取了多種營養素，而又考量了人體所缺乏所需求的量數而後才精心炮製的，若素供給你們體力，腦力以及一切的力，若素保護體格如堅鞏的堡壘，一切疾症及傳染病都無機向你侵襲，

半月劇話

公案說史戲與烟粉靈怪戲

劉雁聲

按照小說上之分類，有所謂「公案」，「說史」「烟粉靈怪」等類別。嘗讀孫子書（楷第）氏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一書，其中分類，則爲如此。說史一作講史，孫書中之大致，如公案類明代部份中如：「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情公案」，（鼎鍥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新鐫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龍圖公案」，「水滸傳」「征四寇傳」，「禪眞逸史」等。淸代部份中如：「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綠牡丹全傳」，「狸貓換太子」，「龍圖公案」，「忠烈俠義傳」，「忠烈小五義傳」，「續小五義」，「施公案奇聞」，「續施公案」，「永慶昇平前後傳」，「彭公案」，「于公案奇聞」，「九命奇寃」，「李公案奇聞」，「殺子報」等。說史類宋元部份中如：「五代史評話」，「宣和遺事」「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等。明淸部份中如：「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按鑑演義帝王御世有夏誌傳」，「有商誌傳」，「開闢衍繹通俗志傳」，「廣部小說」，「列國志傳」，「孫龐鬥志」「鋒劍春秋」，「樂田演義」，「走馬春秋」，「全漢志傳」，「班定遠平西記」，「三國志通俗演義」，「南北史演義」，「隋唐演義」，「說唐演義」，「征西演義」，「薛家將平西演傳」，「殘唐五代史演傳」．「北宋金鎗傳」，「飛龍傳」，「三下南唐」「精忠傳」，「楊家通俗演義」，「五虎平西傳」，「英烈傳」，「海公大紅袍」，「小紅袍」，「平妖傳」，「洪秀全演義」，「廿四史通俗演義」等。至於烟粉類中又分猥褻與色情及才子佳人三類。猥褻姑不說。才子佳人類中如：「玉嬌梨」，「平山冷燕」「麟兒報」，「玉支璣」，「俠義風月傳」「快心編」，「蝴蝶媒」，「金石緣」，「水石緣」，「木石緣」，「雪月梅」，「燕子箋」，「鳳箏誤」等。色情部份如：「紅樓夢」，「金瓶梅」「海上花列傳」，「花月痕」等。此外尙有英雄兒女一類，亦爲烟粉類中之附屬者，如「兒女英雄傳」「野叟曝言」「鬬花夢」等。至於靈怪類則首屬「西遊記」，繼爲「封神演義」，「濟公全傳」，「鏡花緣」，「昇平傳」，「金蓮仙史」等，亦上述之分類中，約略可以知此中之大致情形，就所引之書名觀之，則小說之分類，亦可約略明其大概，考小說與戲曲有不可分之情勢，小說爲傳達歷史民俗之一種文字表現，戲曲爲表現歷史民俗之一種傳達於實際。更但有活動之象徵，以實現描寫式之表演。故可知小說與戲曲之密切關係，又以小說爲發揚故事流傳之總滙，而戲曲之所據又多爲小說流傳上所引與之者，是更知小說戲曲之不可須臾離者也，矧夫戲曲之類別，亦猶之小說中之分類，由是，請一談戲曲中之公案說史以及烟粉靈怪等類別，與其消長之比較。

以講忠說愛懲奸抑邪之原則來衡量戲曲類別上之工具，依戲曲史上之斷代而言，可知公案戲次於說史戲。此蓋在花部起而奪取雅部之後之情態。若夫自宋元大曲而縷縷談及其源流，則更可知烟粉靈怪一類，每能佔據戲劇之最高峰。此所以然之原故，是因純古時代之戲曲，以爲警世醒俗之故，在迫不得已之時，不能不假神仙以及才子佳人之故事，爲一番因果警惕之表演。是時也，小說方面亦時有此種作品，如封神，西遊，鏡花等是。才子佳人一方面，則可引陸放翁之「滿村爭唱蔡中郎」一詩爲據。然過此即爲說史一類之戲曲所掩，而仍留其勢力。於是說史在戲曲方面，乃得一伸長其勢力，並瀰漫其空氣。

在說史之勢力中，以「三國」之勢力爲最雄厚。元明戲曲中關於此類者如「關張雙赴西蜀夢」一種。此劇無折數賓白，科諢，大致敍關羽戰死荊州，張飛爲之復仇，中途反遇害。劉玄德遂盤起西蜀之師，爲二人雪恨，嘗在夢中與關張相見，玄德悲痛至極，感傷不已。此據賀昌群氏「元曲概論」。此劇至後乃幻成花部以及現行劇之「走麥城」，「連營寨」，「戰猇亭」等劇。而在三國演義乃在七十六回「關雲長敗走麥城」，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張飛遇害，雪弟恨先主興兵」之間。又如「關大王單刀會」一種，現行劇亦同，演義中則爲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又如「諸葛亮博望燒屯」，演義中爲三十九回「博望坡軍師初用兵。」又如「劉玄德獨赴襄陽會」一種，現行劇如「躍馬檀溪」即演此，而演義中三十一回下「玄德荊州依劉表」及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聽密語，劉皇叔躍馬過檀溪」之故事，復又涉及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隱淪」，又如「虎牢關三戰呂布」一種，現行劇同，演義中爲第五回「破關兵三英戰呂布」。又如「劉玄德醉走黃鶴樓」一種，現行劇目，而情節迥異，演義中則無此節，又如「關雲長千里獨行」一種，現行劇同，演義中爲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又如「桃園結義」一種，現行劇同，演義則爲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以上俱爲元明雜劇，而後之數本，俱見也是園所藏元明雜劇，次於三國之勢力者，即爲唐之薛家將，與宋之楊家將也。唐之薛家將，在元明戲曲中有「薛仁貴衣錦還鄉」一種，敍薛仁貴征東離家十年，屢有奇功，都爲上司張士貴所掩蔽。後獲辨明，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欽賜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現行劇之「獨木關」，「汾河灣」均演此事。征東小說中亦大致相同。又如「摩利支飛刀對箭」一種，演薛仁貴不樂耕耘，惟喜武藝，至絳州，正遇登榜招賢，以敵大將蓋蘇文，即摩利支，仁貴揭榜應招，得罪張士貴，將置之死，徐懋功救之，令其隨張士貴出戰摩利支士貴已敗，仁貴遂射神箭三支，遂定天山。徐懋功陳功績，仁貴及其父母皆受封賞。與現行劇之摩天嶺情節不同，然所演之人物同。征東傳中則大致相似也。又如「龍門隱秀」一種，演薛仁貴在龍門鎭柳員外爲傭工，柳員外之女迎春燒夜香，見草中臥一白額虎，近視之，乃仁貴睡地上，迎春憐其單寒，以紅棉襖復之，婢知之，訴其事於員外，員外疑迎春與仁貴有私，遂以迎春配仁貴，而將二人一併逐出。會朝命張士貴絳州招兵，仁貴欲往投軍，父母以家中無人侍養，欲不許而柳氏銳身侍奉翁姑，促仁貴速往投軍，其後仁貴大破敵兵，封遼國公，李元帥又以女妻之仁貴辭不獲，李女願以妾自居，與仁貴同歸見父母，並見柳氏，柳氏認之爲妹，不分嫡庶。現行劇無此情節，小說中亦不如此。次於薛家將者之「楊家將」，其勢力殆不弱於薛家將。元明戲曲中有「開詔召忠」一種，原標「八大王開詔救忠臣」，記潘仁美挾私仇，欲害楊令公全家，令其於黑道日出兵應戰，被番兵圍困在虎口交牙峪，令公令七郎殺出重圍，求救於仁美，仁美不救反對七郎賭箭射死。令公待救不至，遂自撞李陵碑以死，六郎打出陣，至京告御狀，八大王詔德芳奏派寇準往邊代仁美統軍，又派寇準勘問仁美及賀懷簡劉君期同謀，害死令公七郎二命，得實，遂下三人於獄，適逢郊天大赦，六郎痛父仇未報，求之八大王，八大王佯怒而下之於獄，教以在獄中殺父仇自首，然後開讀大赦詔書，而赦六郎擅殺之罪。其事殆本之小說，而楊家將小說又是非倒置，劇中往往亦與小說暗合。現行劇皆同。又如「活拿蕭天佑」一種，原標，「焦光贊活拏蕭天佑」。記契丹與宋構兵，宋命楊彥朗（人稱楊六郎）禦之，宋軍大勝，彥朗部將焦贊生擒番將蕭天佑耶律馬，斬之。小說中與之暗合，現行劇則非。又如「楊六郎調兵破天陣」一種，記楊景因殺謝金吾一家，貶在汝州，王欽若密官割其首級，太守胡祥殺死囚以化景，匿景土窖中，北番韓延壽聞景已死，領兵犯境，圍寇萊公於銅台，命士安觀天象，知景未死，萊公即令呼延必顯密取楊景平番，赦其前罪，景遂招舊部焦贊孟良岳勝，子宗保等至銅台，破番邦軍師顏洞賓所排諸陣，禽獲洞賓，景與部下諸將俱受封賞。事本楊家將小說。與現行劇微有不同，小說則互有異同。在說史戲中之元明曲文，大致如上述。公案戲中則應首以「水滸傳」爲最大勢力者，按小說戲曲之聯繫上，亦自覺唯有水滸傳之故事勢力，表現出十分雄厚之姿勢。元明曲中，不少水滸故事，如「黑旋風雙獻功」一種，記鄆城孔目孫榮之妻郭念兒，與本城內白衙內有染。孫榮與梁山泊寨主宋江有舊，因欲

往秦州進香，宋江着李逵暗送。李逵是粗鹵魯莽之人，途中遇白衙內正設計陷害孫榮，下於獄中，逵救之出，並將姦夫淫婦誅殺，挈孫榮同往梁山入夥。現行劇無之，小說中則未見。又如「同樂院燕青博魚」一種，記燕和之妻王臘梅與本城豪勢楊衙內姘好，相約於同樂院宴會。適有梁山泊好漢燕青流落於此，常以博魚度日，因與楊衙內口角，楊即尋釁，縶青和二人於獄中，後有和之會燕順率領梁山泊好漢救二人出獄，並殺死衙內與臘梅。現行劇無之，小說中亦未見。又如「梁山泊李逵負荊」一種，敘梁泊近處杏花莊，有賣酒老人王林，有女名滿堂嬌。一日有兩棍徒假扮梁山泊頭領，宋江與魯智深，到杏花莊沽酒同飲，王林因慕宋江魯智深二人，一時不辦真假，奉承不已，更命女兒滿堂嬌出來助興。詎知此冒充宋江魯智深之二棍徒見色心喜，强迫王林將女兒送與二人為壓寨夫人。適值李逵下山沽酒，遇王林痛哭，追問情由，不由大怒，跑上山去，非殺死宋江不可。宋江詢知情由乃與李逵往杏花莊面質，恰遇此兩棍徒案情大白，李逵自知智魯莽，乃向宋江負荊請罪。小說中亦曾有此情節，但不相同，現行劇中而微異。又如「黑旋風喬教學」一種，「黑旋風借屍還魂」一種「黑旋風鬬鷄風」一種「黑旋風詩酒麗春園」一種「黑旋風窮風月」一種「黑旋風大閙牡丹亭」一種「黑旋風敷演劉要和」一種「黑旋風喬斷案」一種「黑旋風老收心」一種，踏板兒黑旋風一種「病楊雄」一種，「燕青射雁」一種，「都孔目風雨還牢末」一種，「爭報恩三虎下山」一種，「張順水裏報怨」一種。以上若干種，均為水滸故事勢力所及，但小說並未全部收入。現行劇也都不傳，只「張順水裡報怨」一種，現行劇中有「負歡報」一齣，係演此事。在也是園所藏元明雜劇中尚有「梁山五虎大劫牢」一種，「梁山七虎閙銅臺」一種，「王矮虎大閙東平府」一種，「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一種。此四種中「閙銅臺」一種，即小說中「智取玉麒麟」「東平府」一種即「小聚山」。此水滸故事在元明曲文中，雖多描寫，黑旋風故事獨多，蓋水滸故事發端於宋，及元而大盛，明中葉施耐菴始集其大成，故曲文中水滸故事勢力頗盛，亦公案戲中之特色也。明傳大可中又有「水滸記」，「義俠記」二種。又另有「靈寶刀」一種，皆演水滸之故事。

在元明曲文中，次於水滸傳者，為「包公」之勢力，包公為「龍圖公案」之主角。如「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一種「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一種，「叮叮噹噹盆兒鬼」一種「包待制智勘後庭花」一種，「包待制智勘生金閣」一種「金水橋陳琳抱妝盒」一種，「包待制智賺灰闌記」一種，「才子佳人誤元宵」一種，「糊突包待制」一種，「包待制判斷煙花鬼」一種等，此十種在小說中頗有異同，現行劇中則又互有流傳，不能一一表現也，次於龍圖公案者則屬「忠烈俠義傳」，「小五義」等，元明曲中則無之。

公案戲之次，談及胭粉一類。此類中先談才子佳人與色情部份。元明曲文中如「拜月亭」一種，甚為著名。元曲中有關漢卿之「閨怨佳人拜月亭」一種，也是園藏曲目中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一種。明人傳奇則為「蔣世隆拜月亭」，一為「幽閨記」。又如「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一種，「杜蕊娘智賞金線池」一種，「望江亭中秋切鱠旦」一種，「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一種，「溫太真玉鏡臺」一種，「詐妮子調風月」一種，「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一種「臨江驛瀟湘夜雨」一種，「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種，「裴少俊墻頭馬上」一種，「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一種，「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一種，「李亞仙詩酒曲江池」一種「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種「傳梅香翰林風月」一種「玉簫女兩世姻緣」一種，「玉清庵錯送鴛鴦被」一種，「卓文君私奔相如」一種，「張于湖誤宿女貞觀」一種，「女姑姑說法陞堂記」一種，「徐伯株貧富興衰記」「秦月娥誤失金環記」一種「鬬門蘇九淫奔記」一種。以上為元明雜劇及也是園所藏古今雜劇。至於明代傳奇則為數更夥，如「汲古閣六十種曲」泰半為胭粉性質之曲文。此類中之劇情，又有既定之方法與情態。劇中之女主人，非閨閣小姐，即妓女尼僧。如拜月亭之王瑞蘭與蔣瑞蓮，乃閨閣之小姐如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之謝天香，「杜蕊娘智賞金線池」之杜蕊娘，「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之趙盼兒與宋引章，「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之李素蘭，「李亞仙詩酒曲江池」之李亞仙「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之謝金蓮等，均為名妓。「張于湖誤宿女貞觀」之陳妙常，乃女道士也。其情節不曰私相愛好，為家人所阻，如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是。即為互相有意，而難以作合，如破幽夢孤雁漢宮秋是。又有彼此逃難，藉以成為姻好，後有數經周折，始為美滿之姻緣者，則有「拜月亭」一種是。其結果亦往往使之「吉慶終塲，兩得團圓」，縱為悲劇，亦必假設神仙為再世之盟好。如「玉簫女再世姻緣」是，如六十種曲中之「牡丹亭」是故談胭粉戲之屬於才子佳人色情者，其敘述排演之表現情態，均相同。亦總跳不出此若干環境之中也。若史公案與說史，均有所根據，無論正史野史，多少總有所依據。至於胭粉戲中，若干均為空中樓閣，由聽過而生出來者。其間雖有亦係有據於傳說與野史之間者，然泰半為一種虛構。此種虛構竟逃不出，似乎有一定之規矩準繩者，斯誠可怪哉！

胭粉戲中又有兒英雄一類，演兒女之間俠情至烈之故事，如「紅線女」，「崑崙奴」「虬髯翁」，「紅拂記」，「黑白衛」，「荀灌娘」，「姚蟀對」，「廂灑嬲」等，此殆皆依據小說為脚本之表現者，然在元明曲文中此類比較為數甚少，若史無傳人，亦甚少空中樓閣者胭粉戲中亦只如此而已。

靈怪戲，在元明曲文，頗有佔絕大部份之勢，如「感天動地竇娥冤」一種現行劇相同，又如「邯鄲道省悟黃粱夢」一種，亦即明傳奇中之「邯鄲記」，現行劇無之，又如「呂洞賓三醉岳陽樓」一種，小說中有三戲牡丹之傳記，現行劇無之。又如「西華山陳摶高臥」一種，傳說中有之，現在劇無，又如「半夜雷轟薦福碑」一種，傳說中有之，現行劇無，又如「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一種，現行劇無之。又如「張天師斷風花雪月」一種，現行劇無之。又如「月明和尚度柳翠」一種，傳說甚久，以至於今，現行劇失傳，又如「洞庭湖柳毅傳書」一種，此劇故事變化甚多，另有「柳毅傳書」故事，明傳奇有「橘浦記」一種，唐人小說有柳毅傳，曲文蓋皆衍小說故事也。現行劇仍之。又如「沙門島張生煮海」一種，此蓋與「柳毅傳書」均為與龍女之姻緣者，現行劇無之。又如「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一種現行劇無，又如「霍光鬼諫」一種，現行劇無。又如「陳季卿悟道竹葉舟」一種，此與黃粱夢情形相似。又如「破陰陽八卦桃花女」一種，傳說與小說均有所本，現行劇仍之。又如「破苻堅蔣神靈應」一種，現行劇無，又如「呂洞賓桃柳昇仙夢」一種，此為元曲中之靈怪曲文最佳者，王君九先生（季烈）謂為「曲文清麗，可謳可歌，後之誠齋樂府，及內廷供奉諸神仙劇，大都脫胎於此。」據此可知此本之價值矣。元賈仲名撰。又為「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一種，現行戲無之。又如「河嵩神靈芝慶壽」一種，「東華仙三度十長生」一種，「呂洞賓花月神仙會」一種，「四時花月賽嬌容」一種「南極星度脫海棠仙」一種，「孫眞人南極登仙會」一種，「關雲長大破蚩尤」一種，「釋迦佛雙林坐化」一種，「觀音菩薩魚籃記」一種，「猛烈哪吒三變化」一種，「許眞人拔宅飛昇」一種，「呂翁三化邯鄲店」一種，此與「黃粱夢相似。「呂純陽點化度黃龍」一種，話本小說有此傳說。「邊洞玄慕道昇仙」一種，「李雲卿得悟昇眞」一種，「太乙仙夜斷桃符記」一種，「時眞人四聖鎖白猿」一種，「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一種，「灌口二郎斬健蛟」一種，「寶光殿天眞祝萬壽」一種，「祝聖壽金母獻蟠桃」一種，「降丹墀三聖慶長生」一種，「衆神聖慶賀元宵節」一種，「爭玉板八仙過滄海」一種，「慶豐年五鬼閙鍾馗」一種，「紫微宮慶賀長春節」一種，「賀萬壽五龍朝聖」一種，「衆天仙慶賀長生會」一種，「賀昇平群仙祝壽」一種，「麗成子祝賀齊天壽」一種，感天地羣仙朝聖」一種，「祝聖壽萬國來朝」一種，「慶千秋金母賀延年」一種，「慶冬至共享太平宴」一種，「黃眉翁賜福上延年」一種。以上均為也是園所藏元明雜劇，為王君九先生（季烈）所校正者，由劇目觀之，似為明代廷承應之戲，由是遞及清代內廷承應諸戲，乾隆七年高宗刑部尚書張照編製戲曲進呈，計有「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三種。另編製四種說史靈怪戲四種計有「勸善金科」一種，演「目蓮尊者救母」之事。「昇平寶筏」一種，演「元奘三藏赴西天取經之事。「鼎峙春秋」一種，演「三國志」典故，乃莊恪親王所作，「忠義璇圖」一種，演梁山泊水滸故事。另有「昭代簫韶」一種，為演楊家將故事者。顧皆為崑曲，其中場合類為廣大熱閙莊嚴複雜一路者。此種靈怪戲，其中頗含有吉祥之色彩，並可窺見其目的均為吉祥壽慶祝賀之意也

總上觀之，元明曲文中亦頗含有此四大類。然而說史與公案，類為當時民衆所習見而願見者，故水滸故事之李逵

曰變成當時搬演之中心，更流傳之材料而三國故事之被人重視，更可見諸一班此說史力量與公案之力量，互為消長，至於烟粉戲劇，靈怪戲劇之普遍社會中間，雖較勝於說史與公案，但究其實，則遠不如說史與公案等戲之聲勢力甚大入於民衆心理之最深處矣，厥後，風氣一變，社會對於戲劇之眼光，漸趨於烟粉靈怪之間，故佳人才子以及鬼怪神仙之戲，為世所重，嘉明之中葉，士大夫獎勵風雅，又加以名妓輩出，於是才子佳人之戲紛紛出現，另一方面為吉祥慶祝之色彩甚為濃厚，故是靈怪戲亦隨之風起雲湧，夫如是，戲劇風氣既有所變更，此種風氣直至清中葉花部北展以後，尚未稍殺，驟然將原有之說史及公案之戲風，剷滅殆盡，花部初興之魏長生，即一例也，洎乎程長庚一出，戲風為之劇烈一變。黃鐘大呂之音，足轉頹廢柔靡荒唐離奇之眼光，於是「樊城」「昭關」，「長亭」，「魚腸劍」「戰長沙」，「華容道」「捉放」「罵曹」等說史戲，恢復其常態，而一新聽衆之耳目。雖長庚之所賜與之影響，據青木正兒氏之「中國近世戲曲史」曾謂：「道光年間，受相公惡弊，戲園專尊旦色自程長庚以老生呼號天下，生旦易處，劇道漸就於正，此皮黃之所以大成歟？」，又據徐慕雲氏之「中國戲劇史」曾謂：「其精通戲劇，治班嚴整，實不啻一尊劇神。京劇之能延長至今，班規之能歷久不衰者，實長庚創造與規劃之力也。」又可謂太陽一出，群魔悉退。其轉變劇風有如是者。而其代表之戲則為惟一之說史戲，即「全部三國演義」編製之初為崑腔本，即莊恪親王所編之「鼎峙春秋」。嗣經名老生盧勝奎改為皮黃。由三慶班排演出台，腳色之齊整無以復加。計為劉先生劉貴慶，關公程長庚，張飛錢寶豐，趙雲楊月樓，諸葛亮盧勝奎，徐庶曹六，周瑜徐小香，魯肅程長庚帶，黃蓋錢寶豐帶，龐統何九

曹操黃三，劉璋華雨亭，孔融殷榮海，馬良遲玉泉，太史慈褚林奎，孫權陳三福，蔣幹徐二格，張遼張長順，張昭陳小奎，關平羅七十，周倉賽秃子，曹仁方洪順，曹洪賞大奎，許褚黃五，張郃崇福貴，喬國老華雨亭帶，蔡瑁張啓三張允林大柱，蔡夫人田寶林，糜夫人陸綠仙，後為陳德霖，甘夫人吳巧福，舌戰羣儒時之闞澤，步騭，薛綜，陸績，嚴畯，程德福，均由華雨亭，陳小奎，後張長順，殷榮海，吳桂喜等，分別帶演。此一齣代表作全本三國演義，遂如大力將軍般將才子佳人之戲風移轉而為此味道綿厚之說史戲矣。在當時說史戲風瀰時，當然以此齣為第一。

全本三國演義以外，即屬楊家將之勢力最盛。自（昭代簫韶）以後，只有當年四喜班所排之八本「雁門關」，梅巧鈴因此而享大名，巧鈴去太后，於劇中迎接宋軍入城一場，在台口一坐，台下即報以滿堂好。後用仙鶴腿水烟袋吸烟，宮女跪點水烟，巧鈴吸烟吹烟，均得好聲，台下謂此與真太后無異。有此一點，遂見楊家將於說史戲風中，自能籍住觀衆之眼光，而繼三國演義以起也況在雁門關以外。又別出若干齣楊家將之戲，如伶人張二奎因見雁門關之受人歡迎，乃由雁門關內摘出一段，另編「探母回令」一劇。雁門關中探母為八郎，此為四郎。雁門關中四郎夫人為碧蓮公主。此為鐵鏡公主，按鐵鏡公主乃韓昌之夫人，此乃將鐵鏡移作四郎夫人亦因有此一點，楊家故事，遂亦為世所重，說史之風，隨之延長。除此之外三慶班於全本三國演義之後又排「列國」，更形複雜。此後，四喜班又排「五彩興」，「梅玉配」，「綠牡丹」等，烟粉中之才子佳人以及兒女英雄之風，又形復活。咸豐以後，十三旦等新排「全本辛安驛」，「鐵弓緣」，兒女英雄之概未減，福壽班又排「龍馬姻緣」「兒女英雄傳」，「十五貫」等戲，漸入公案戲風，說史之風，又復漸殆盡矣。此乃為公案戲風中帶有兒女英雄氣概者。嗣有史松泉編全本「施公案」由福壽班排演，劇中主角黃天霸為劉春喜，陳德霖，陸華雲等人，均在其中，此戲編排而未演，固另有其不演之原因，然有此一齣出現，即可知當時戲風又充分表演公案之風，至於全本「打魚殺家」，全本「宇宙鋒」等。乃稍留一些才子佳人之烟粉色彩，與烟粉戲中之兒女英雄色彩，張勝奎會排過全本「彭公案」，但未見盛行即行作罷在此種說史，公案，烟粉三種色彩重複而生之情形下，其靈怪戲風亦未嘗泯如春台班排演「混元盒」，張喜啟編之「五花洞」，張二奎由崑腔改成皮簧之「瓊林宴」等，均涉及靈怪，更可知在一定之時間中，此四類戲互為消長也，此風至於最近之以前，倘屬如是，但撰諸消長之情形而斷論此四類戲中最足延長其命脉者，即在烟粉戲與靈怪戲，能於始終不衰。苟編戲者於公案戲中，增些烟粉性質，其生命亦必使之延長。如「艷陽樓」一劇，為自「忠義璇圖」中摘出者，此劇之始終不衰，久佔舞台之上，是因其有搶一絕色女子之故，昔年演此戲時，旦角倘帶一些身段與做作，後即歸諸色矣。此即可為一證。比較與現行戲之情形，烟粉戲與靈怪戲永久盤據於觀衆之腦筋中，可謂為近代戲劇史中之永遠政策。清季大盛猥褻劇，如「也是齋」，「送灰麵」，「賣餑餑」「雙鈴記」等，故遭一時之禁止，近復嚴禁。猥褻亦為烟粉戲之一種。猥褻戲之不能上演，於是歸諸色情，於是「翠屏山」，「挑簾裁衣」，「烏龍院」，「拾玉鐲」等戲，甚囂塵上。民元以還新興之古裝戲，如「饅螂送酒」，「黛玉葬花」等，亦屬之於烟粉色性類。同時之「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固又屬之於靈怪一途矣。更可見烟粉，靈怪兩類戲之未可須臾離也。然烟粉之劇，終戲勝於靈怪，於是四大名旦以競排個人獨有之戲，據拙著「名伶新劇考略」所輯，梅蘭芳之新劇有二十餘齣，尚小雲有三十四齣，程硯秋有二十齣，荀慧生有三十齣。此百餘齣新戲，縱不常演，平均而計之，亦足夠觀衆之消遣也已！況四大名旦之外，又有所謂坤伶四大名旦，以及其他男女伶人自以排演新劇為能事，豈不使烟粉色彩完全籠罩於梨園空氣之上歟？故坤伶新艷秋以「荊十三娘」，「霸王渴虞姬」，「春閨選婿」等號召一切。坤伶王玉蓉以「香祖樓」，「艷雲亭」等號召一切，而晚近如吳素秋以新排之「比翼舌」，賀玉華，「玉壺冰」，徐東霞以「杜鵑紅」等一新聽衆耳目。李玉茹復有「美人魚」，「鴛鴦淚」，「琥珀珠」等表現出來，於是烟粉色彩之戲劇，幾壓倒說史，公案之勢力而領袖一切矣。於此中尚有潛伏之勢力在其中焉。即靈怪戲始終於烟粉勢力佔勝之餘，為其活動之便利。首先發作者，即二李之猴戲，李少春李萬春之所以爭勝一時者，即因其各以猴戲為能力而號召一切，因此瀾成風雨，風氣為之一變，但事隔多年，未能靜候，其本身有無第二步之變化時，富連成社乃以靈怪之彩頭戲「乾坤鬥法」出演於舞臺。此為靈怪戲風之首先表現出來者。繼之者為廣德之彩頭戲「八仙得道」，再繼之者為開明之彩頭戲「七劍八俠」，「移山倒海」，更進而為長安新明社之「天上斗牛宮」。據聞吉祥將為徐繡雯組彩頭戲班矣，此種絕大陣容之彩頭班，一發而不可止，即將烟粉勢力侵吞壓倒已盡，觀者風起雲湧，靈怪之所以為靈怪，於此可以窺其大略也。

自花部入據京朝以來，至於現在，其間關於程長庚楊月樓，余紫雲余三勝等人，固無論矣。自四大名旦以還，雖然日有新劇出現，以振舊劇壇。然只有旦角努力，生角淨角等遂有隨波逐流之勢。及至劇壇一變，梅氏南去，此調漸成厲慶散。倘小雲為成立榮春社科班多少分去若干心思。以致自己表演只有一齣「裂素娘」倘並未常演。程硯秋久已厭倦此種生活，故一「鎖麟囊」，「女兒心」公演以後，已漸歸於韜晦匿跡。荀慧生倘自掙扎，但年歲已高，好時光幾乎過去。此四大名旦之約略情形，任人皆知。四小名旦，只張君秋獨力支持，搜羅不少老角，但仍難望其持久。李世芳雖能叫座，但新戲在「百花公主」以後倘無新作。毛世來宋德珠二人之成績，不問可知，以之為對敵倘可，如果以之為振興劇壇，發展前進，似乎能力較弱也。四小名旦如此，在四大四小名旦如此狀況之下，生角之敷衍照舊，未加改變。馬連良已有歸隱，譚富英只是抖擻家門舖底，更難望其新鮮展開舊面。奚嘯伯楊寶森二人，變成對爲性質，一時倘不能談到進展。因此之故，在整個劇壇情形之下，已生出非過分改革不可。於是為應一時，觀衆廣泛之欣賞，滿足目前之浮動慾望，遂由劇壇之四面楚歌之下，逼迫出來此種彩頭班之表演。此亦為應付過渡時代之一種缺欠，又豈能長此下去，則數百年構成之中國戲劇將不知伊於胡底，可勝慨哉！可勝嘆哉！至於以後之推測，將必有一種新的局面出現，疲頑者知所勸奮，退縮者知所進展，懈怠者知所努力，敷衍者知所急追，則京劇前途，定有嶄新之局面與姿態出現也。然而亦必須由若干老伶以振興劇務為前提，與後進而有希望之伶人，相互攜手，積極發揚前進，使非驢非馬之作品，日趨於循規蹈矩，使只圖眼前熱鬧而賺錢之心理，有所改善而入常軌，庶幾乎可矣。但以本文所論，時至今日，彩頭大興，是又知靈怪戲能於後來居上，一展雄心，不特烟粉戲被其壓倒，遑論說史戲，公案戲，更不能立足矣！言念及此，曷勝浩歎！然社會之心理，又因是而看出高低也。

（完）



淋疾
服後二十四鐘點必顯癒効
急慢性淋疾
婦女淋疾
淋菌性各症
丹毒
敗血症
一切化膿症
雙基化學療法劑
阿爾巴基爾、係最新銳雙基化學療法劑、如今獨占斯界之最高水準鏡、其性能之優秀、告癒率之最多、尤其効果之神速、乃爲凡百化學療法劑中之惟一製品、承受絕大讚許。
乃以內服一法、直接衝滅淋菌窩巢、須臾之間徹底殺除、尤於尿道組織中之破菌撲菌作用、一層酸烈、故在二至三日之內不問新舊症狀、皆能完全除機、永防其再犯。
二〇片・一〇〇片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株式會社
東京市・大阪市
奉天市大和區紅梅町二
北京內三區東四北大街
上海市文路七三弄四號
廣東市惠愛中路一七五
阿爾巴基爾
片

嫁後（下）

志瑛

　第二天早晨，是一個陰天的早晨。

　在綺蓉的家裡，她和她的妹妹綺紅正坐在廚房中揀菜。這地方是廚房中的一角，靠左壁放着一張長棹，壁上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洞，又以木條和木板，於是變成了一個便利的碗櫥，棹子上放着一隻菜籃，同時也陳列着紅的羅蔔和綠的青菜之類。棹子的另一面，也是一堵牆壁。在棹子與牆壁之間放着幾隻鐵煤旋。綺蓉和綺紅向着碗櫥並坐在一起。離開她們背後五尺模樣，有一個木架支着一塊圓而且厚的木板，這是切菜用的。它的對面的牆上，掛着一行鏟刀，鍋勺之類的烹飪用具。志良坐在棹子的横面，面向着木架。他看見文均身上掛了一件厚而且大的浴衣走來，便站起來招呼他說：

　「早，睡到這時候纔起身」

　「沒有關係」，他的那隻手伸在兩個衣袋裡，似乎很用力，因此，他身上浴衣的長度，被他壓迫得長過了他的脚尖。

　「昨天什麼時候到的？」志良問。

　「下午五點多鐘，」他說。

　「我覺得你沒有改變你的外觀，我的意思是你依然很瘦。」

　「我覺得你也沒有改變你的外觀，我的意思是你依然很漂亮，」文均回答他。「不過當我瘦到極點而不能再瘦的時候，物極必反，一定會逐漸胖起來的。至於你，當你漂亮到極點而不能再漂亮的時候，物極必反，一定會逐漸醜惡起來的。」

　「那麼我希望你們一們一個再瘦一點一個再漂亮一點，」綺紅把揀好的菠菜放到籃裡去。

　「我以爲你們就這樣子最好過了三十年，四十年，最好還是這個樣子，」綺蓉說。

　「啊，」文均走過去拍拍綺蓉的肩膀說，「你的衣襟上一朵白菊花」。

　「一朵白菊花，」綺蓉對她笑笑。

　「那裡來的，又大，又漂亮，」文均說。

　「志良帶給我的，」她說。

　「你帶給她的？」文均說。

　「她不能欺騙你，而且也不會欺騙你，」志良說。他看見綺蓉正在偷眼看他，他的眼珠子，直溜到眼角裡去。

　「你再說得明白些，」文均說。

　「我帶給她，我送給她的」

　「好。」文均說。

　「你覺得怎樣？」志良問。

　「沒有關係，」文均說。停一他停又說：「多謝你代我裝飾她。」

　志良坐下去，他看見綺紅笑得把半個身子貼在桌子的邊上。「但是你自己爲什麼不裝飾她？」他說。

　「我纔起身呢！」文均說。

　「這眞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一件事，」志良說。「假使你起身得早一點，她衣襟上的白菊花定會給你更鮮明的感覺。」

　「究竟怎樣鮮明，究竟和現在有什麼不同？」文均說。

　「只有我明白，因爲這是裝飾她的人特別權利，所以，你也不用謝我，」志良說。

　「讓我把這朵菊花除下來罷；」綺蓉說。

　「那麼爲什麼剛纔要把它戴上去呢？」綺蓉說。

　志良阻止他說，「你不能這樣，不能當着我的面把我送給你的花朵從衣襟上除下來，這是不合禮貌的。」

　「我眞抱歉，因爲我沒有想到你要這樣的裝飾，」文均對綺蓉說，「我明天一定要起身得早一點了。」

　「明天的事情不用今天操心你要吃點心了嗎？我已經替你預備好一碟子鮮蝦，」綺蓉說。

　「你吃過沒有，」文均說。

　「沒有，我在等候你啊！」綺蓉說。

　「那麼爲什麼你要獨自很早起身？」志良問她。

　「要去買一點新鮮的菜，遲了便買不到了，她說，他站起來去開壁上的廚櫥。

　「我來，看你多賣力，」綺紅說，「你的肌肉將使你不勝負擔了。」

　志良看她拿出了一碟子鮮蝦，和另外三個小碟子。

　「腐乳汁，辣醬油，薑醋」綺紅一一遞給她的姊姊。

　「你喜歡在什麼地方吃？」綺紅問。

　「難道你們會想在這廚房裡吃東西嗎？」綺紅說。

　「那麼我們去吃罷！」她招呼文均，一面把點心和菜放在一個木盤裡端起來。

　「你吃過沒有」他問志良。

　「我吃過了東西才走來的，謝謝你，」志良說。

　「你不必客氣，因爲這裡東西並不是我的錢鈔買來的。」文均說。

　「可是我們並沒有數你慷慨地請人家吃我們的東西。」綺紅說。

　志良目送着文均和綺蓉走出廚房去，她經過他的身旁，他看見她偏過頭斜着眼睛對他一笑。

　停一停，志良對綺紅說，

　「最爲確當的比方是什麼？」

　「你說我的姊姊和姊夫嗎」她問。

　「當然」，他走過去把桌子上的羅蔔翻弄了一回，然後揀出一個長圓形的紅羅蔔說，「這個倒是絕好的象徵。」

　「但是一個人無論胖到怎樣終竟不會像紅羅蔔。」

　「你得想像她的軀幹，但不能聯想到她的頭和四肢，你想，她的沒有曲線的腰，和她上面的胸部，下面的腹部連接在一起，恐怕正是紅羅蔔放大以後的變相。」

　「假定你這個比方是對的，你且找一樣別的東西來比方文均。」

　向屋子裡看看，他指着一隻旋條說，「一條旋，一條直的旋。」

　「不對，雖然他的皮膚很黑但終竟不像旋。你還得找一樣好吃的東西作爲比方。」

　「讓我試試。不知道他的象徵的價値能不能比羅蔔高貴一些？」於是他把籃子裡的菜一樣樣拿起來說，「這是鷄蛋，豆腐皮；啊，腥氣的鴨雞，豬肉，和豬腰；怎麼？一顆血淋淋的鴨心落到籃底下去了！可惜是一顆鴨心，不是一顆皺皮的橄欖，否則倒可以象徵他的頭……」

　綺紅不理會他，她靜心地在剝除青菜外層的老葉。

　「……一串蟹；他自顧自說下去，「一條活的鯽魚；但已經厭得半死了；六個大番薯，買了這許多的菜做什麼？」

　他躊躇了一下，「你覺得我吃的好，還是不吃的好？」

　「以前你對於這種問題是毫不遲疑而可以隨便決斷的」她偏過頭去看看他。

　「今天似乎是例外。」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實在猶豫不能決斷。」

　「我，忝在主人之一，應當請你不要走開。」

　「但是……」

　「但是你不能不把另一個地方找出來。」

　「各樣可以吃到肚子裡去的東西，已經完全給我陳列在這桌子上了，籮底也已經顯示了它的眞面目。」

　「那眞太壞了。」

　他提起籃子，頂倒着向桌子上打了一下，他看見有一塊狹長的生薑從籃底裡直滾到那個長圓形的紅羅蔔的一旁，「有了，」他說。「這是偶然的，還是注定的假使你是宿命論者，你對於這樣的事實將表示何等的驚奇呢，你看，爲什麼我不會早一些想到一塊薑纔是他絕好的象徵？我爲什麼忽視了這籃底的一塊寶？」

　「大驚小怪！」

　「不能這樣批評我。你不妨對它注視一下。這似皺不皺的綳在薑上的皮，露筋露骨的模樣，又瘦，但是一點也不乾，又黑，但是黑中帶黃……」

　「省說幾句罷，」她天眞爛漫地笑着勸阻他。同時她把那塊薑和羅蔔拿起來比着，禁不住大聲好笑起來。

　「我知道你已經聯想到你姊姊走路時候的姿勢，而覺得這個羅蔔似乎也在蠕動了。」

　「她怎樣會變成這副模樣？在坐着的時候，她的姿勢還好；要是文均的影子把她的身體掩護一部分，只讓我們看見她的一個臉就更好。但是當她在行動的時候，我眞替她難受，瞥見她的兩條又臃腫又粗壯的腿，愈加替她難受。她好像是一個直立的冬瓜，每走一步，她的影子便在地上畫一個半圓形。」

　「這是你所知道的，當她上一次回來的時候，我曾經無意中對你說，她比她的照片更美麗了這一次，她眞出我意料之外，她的身體的輪廓即以上半部而論，也和她以前照片上的影子大有出入。」

「你說的照片就是你所一向掛在牆上的一張嗎？」

「是的，她所送給我的根本只有那一張。」

「我記得那是她在十八歲那年照的。」

「今年她是二十三歲。」

「其實那張照片早已失去了時髦性，因爲五年前的服裝在我們現在看去彷彿毫無是處。」

「然而我在這一個長長的時期中，亦毫不會覺得那張照片有什麼不時髦；當我看它的時候，我曾經想像地替它更換了應時的服裝。直到我這一次會見她的一秒鐘之前，她所留給我的印象是十分美麗的。」

「這無異在說你這一次會見她以後，你的美麗的印像已經給他破壞了。」

「我不能否認，假使我的私見不過於武斷的話，我以爲她和文均之間的生活，一定已經比較他們初婚時期和諧得多了，否則她不會胖到這樣子的。」

「我眞有一點不懂，雖然你說的話不是毫無理由，可是她的關心你，似乎正和三年之前一樣她一看見我便低聲問我爲什麼你沒有上車站去接她。後來她不斷地找尋機會向我提起關於你的種種問題，她昨天晚上不會冒着風雨去找你嗎？這一件事她瞞住……不，她急切要想會見你，好像你正是她所失落的靈魂而亟待找尋。她的精神似乎還是十分痛苦，並且，當她昨天晚上回來以後，甚至於偷偷地掛下了幾串淚珠。我眞不懂，她的痛苦的精神會使她有一個肥胖的軀體。」

「我昨夜已經告訴過她，一個人的身和心是分不開的，心的變化足於影響身的變化……」。

幾隻空碗和幾隻碟子在木盤中發出顫動的，輕微的碰擊聲，綺馨正回到廚房裡來了。「什麼身的變化？」她問。

文均跟在她的背後走來。

綺紅說：「說你！」

綺馨不響，把木盤中的碗碟疊在桌上，並且略略把桌上的一堆菜蔬整理着。

「你眞偉大！」志良一步步走到他原來的座位上去。

「也很平常，」文均聳聳他的肩膀回答他。「在歷史上，像我這樣的英雄是很多的。」

「但是，朋友，請你不要誤會，你的偉大是只能從尊夫人的形體上使得我體會到，假使你不動氣的話，我應當這樣說，只有尊夫人肥碩的身體才是你本身偉大的表示。」

「除此以外呢？」文均站立了脚跟。

「除此以外，還有的是英文字母中的O，和數字中的O，」志良做手勢在空中畫着。

「沒有關係，」文均開始走動一下。「我告訴你，眞正沒有關係，像我這樣偉大，承蒙你這樣讚美我，我眞自己覺得驕傲極了，因爲一個讚美上帝的人，正因爲他自己並不是上帝。」

綺紅笑得把手中的一個蘿蔔滑落在地上。

綺馨傴下身去拾了起來，開始坐到她原來所坐着的位置上去說，「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會胖得這樣。」

「這大概是你在家裡吃了便睡，睡醒便吃，而不大行動和操勞的原因吧，」志良說。

「全然不對」，綺馨繼續她的揀菜的工作，把一攤蝦移在面前，擠取蝦肉。「在家裡，我很早便起身了。我的第一件事是在爐子裡生火。燒了洗臉水，預備好早點，然後提了一隻籃子上菜市。從菜市回來，揀菜，洗菜，嬰菜，同時也燒飯。飯後洗滌食具，洗滌衣服，整理臥室，等到一切舒齊正，想坐下休息的時候，時鐘却在催促我去預備晚飯了。晚飯過後，在燈下我得爲自己縫製襯衣，或者把不合時的衣服改製一下。

「我眞要感謝你，」文均說「家庭中的瑣事，累得你沒有片刻休息的時間，這似乎我應該對你說，我眞抱歉！」

「不，我不是訴苦，我是說我每天有很多的行動和操勞的機會，然而我的身體却是愈勞動而愈肥胖。」

「那麼一定是你喝了很多的啤酒了，」志良說。

「我從來不喝啤酒，我決不願意把錢去換苦水喝的」。

「那麼你一定喜歡吃飽含脂肪的肉」，綺紅說。

「也不是，這一年來我們不每天吃肉，然而我的身體似乎反比一年之前更胖了一些。」

「即使多吃含有多量脂肪的肉，」文均說，「似乎與身體的肥瘠沒有關係。我最喜歡吃肉，可是我愈吃的多，愈不覺得我的體重加重。」

「請你繼續吃下去。即使肉會到十元錢一斤，」志良說，「你總要繼續吃下去。當你看見動物院裡有一隻長頸鹿已經胖得和一隻象一樣的時候你的發胖的希望，也就可以成爲事實了。」

他看見他倒掛着眉毛，對他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笑容。

「我這凳子讓你坐下罷」綺馨立起來，把凳子搬到文均的身旁。

「你呢？」

「我不會去搬一張來嗎？」

「還是你坐着罷！」他把凳子搬回原處，拍拍她的肩膀說，「今天我有一個機會可以幫助你做一些事了。」

「你喜歡做一些什麼？」她的肩膀給文均按着，直按到使得她坐下爲止。

「讓我看」，他踱到桌子一邊，靠近煤炭爐子的一邊。「這兩隻猪腰，我代你去切成片子。好不好？」

「你不怕腥氣嗎。」

「沒有關係，停一回切好了去洗一洗手就是了。」

「你還是休息一回罷！」。

「不，平常你在家裡操作的時候，我在外面也有我的工作。今天我沒有工作，當然要幫助你做一些小事。」他把浴衣的腰帶收一收緊，一手抓起兩隻猪腰走到切菜的木架一旁去。

「你做得來這樣工作嗎？」綺紅問。

「他能夠做得很好，」綺馨說。她站起來走到掛着鐃刀之類的地方，隨手揀了一把菜刀看看刀口，然後走過去遞給文均。

「假使你想做得好一些，爲什麼光把猪腰放到水裡去洗一個澡了」，志良說。

「沒有關係，」文均回答他。他接了綺馨的菜刀對她說：「我要什麼讓我自已去取，我不願意爲着做這一種小事情要打斷你的工作。」

志良看着綺馨把菜刀遞給文均，立刻轉過他的目光去看綺紅但是他覺得綺紅並不能了解他所以要看她的心理。

「猪腰不用下水洗的。等到切好以後，細心濡洗兩三次，還有什麼不清潔的道理嗎？」綺馨代她的丈夫告訴志良。

「這大概也是節省手續的一種辦法，」志良說。

文均已經動手把一個猪腰剖而爲兩，並且繼續工作下去。

「這是他說的，我認爲他說的十分對，他說菜館裡燒猪腰簡直一遍也不洗，」綺馨說。

志良故意伸出一隻手到桌上去抓了一個蘿蔔，去引起綺紅注意他，當他的目光和她的相遇時他對她瞟了一眼。這一次，他覺得她有一點明白他的心理了，因爲她微笑地點一點頭。

「但是我們今天吃醋溜腰片」文均緊接着綺馨的話問，「還是清湯腰片，還是醉腰片？」

「你喜歡怎樣吃？」綺馨說志良又對綺紅瞟了一眼。

「這你應當問你的客人。」於是她偏過頭去對志良說：

「你……」但是她立刻使她的頭部回復原狀，接着對文均說：

「你喜歡怎樣吃我可以把腰片的一半燒給你吃。」

「不，你的客人喜歡怎樣，你便怎樣好了。這一點，我覺得應該隨從他的意旨，我沒有關係。」

「我們預備請你在這裡吃午飯，所以，」她開始對志良說，「我們必需問你，你喜歡怎樣……？」

「我喜歡要一柄小刀，」志良說。他把手中的蘿蔔舉起來給她看，表示他正想用刀削去蘿蔔的外皮。

綺馨拿刀遞給他，她的指尖和他的肌肉接觸了一下。他看看她指甲上的紅色的油，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他發覺文均正在呆呆地看他。他立刻對文均顯出一

詩兩首

寒波

春的謊語

淒寒的冬佇在二月春裡，
不青草耐心地搖曳，
輕溜過一陣佻巧的風，
笑遞個春不來的謊語。

× ×

天心如清冷谿水，
泊一葉月之畫舫，
星子釘一池銀亮碎萍，
默瞰慵靜孳孳又驚亂的地球上，
可是等待着地老天荒？

二月雨夜

如飄藉婆其的沈鬱，
滌在闃寂窄谷裡；
觸耳沙沙雨輕打石堦，
乃知夜擁我於人間世。

× ×

蛛絲的雨繫住風，
從窗前竄到天邊，
故人書中斷在天邊外；
心潮漲一條悽惘之波，
隨蜚鴻的征影盪遠。

× ×

敲不開快樂的夢之籬扉，
心的幽谷裏飄落冰雪，
聽沈鬱的晚秋雨，
繫落在二月夜。

一九四三年仲春

種勝利的微笑。

綺蘿跟着他的目光看過去，她發覺她丈夫身上的浴衣腰帶鬆弛了，於是走到文均面前，代他重新收緊。他和她的面部互相靠得很近，只沒有接觸。

志良把刀和羅菔一併放在桌上，又一度地對綺萩瞟了一眼，示意她去注視她的姊姊。綺萩依然對他笑笑，點一點頭。接着他便看文均的臉上顯露出驕傲的微笑，似乎對於他剛纔的勝利的微笑施以報復。

「究竟怎樣？」文均說。「你決定了我好動手，因為豬腰的切法是跟着烹調法而變化的。」

志良很自然地站起來說「我應該順從你們的意旨，你早已知道你們是你們家庭中的主人，所以，」他再對綺蘿說，「你知道他喜歡怎樣吃，你就不妨怎樣燒或者你喜歡怎樣吃你就怎樣燒。

「那麼我們今天吃醉腰片」她說。

「好：」文均說。

「你不反對嗎？」她問志良

「完全同意！」志良說。

「這片子必需愈薄愈好！」文均自言自語。在切菜的架子上動起手來。

綺蘿笑着對志良看看，回到她的坐位上去。

「你有什麼奇特的感覺？」志良看見綺萩倒着臉兒在注視他他走過去問。

「妥協！」綺萩說。

志良搖搖頭，低聲告訴她：「不，我已經失敗了。我早已知道，早已明白，不過直到現在我纔得到證明」他的聲音漸說漸高

她會意地笑着，側過身去看看綺蘿，又看看文均，然後問他「你的吃飯問題已經解決了？」

他對她點點頭。

「你們在說什麼？」綺蘿問

「將來你自會明白，」志良回答她。

「我們在說你剛纔吃完早點回到這裡的時候的所聽見的問題變化，」綺萩說。

「我們來談談罷。」志良走到木架一旁說。「但是你必需當心你的手指。」

「沒——有——關——係」文均眼看着他的手中的刀和豬腰。

「那種，這不是我的義務」

「你也喜歡朋友嗎？」

「不。」

志良想了一想說：「我預備請你認識一個朋友。」

「不喜歡。」當你會見我的朋友的時候，我請你吃飯，不，我請你吃肉」

「那也好，不過沒有關係」

、「你要她認識那一位？」綺蘿回過頭去說。

志良屈着指尖算一算說：「三天以後的正午，我請你們到我的地方去吃飯，好不好？」他看見綺萩也回頭了，他就對她說，「當然我也必需請你去的。」

「我認識你的朋友嗎？」綺萩說。

「不，你們都不認識。但是你何必要問，我們當初本來也是互相不認識的。」

「我們必需要認識你那位朋友嗎？」綺萩問。

「是的。」

「是很有趣的一個朋友」綺萩說。

「除掉喜歡吃肉之外，你還喜歡什麼？」

「喜歡吃肉尚且不能增加我的興趣，還有什麼比這種更好的事情值得我去喜歡它們嗎？」

「但是除掉吃肉之外，你總免不了要去做好許多事情。在你日常生活所做的許多事件中，你所喜歡的是什麼？」

「歡喜的是吃肉。一切的生活，都是生在吃的一件事情上，從有生命的時候吃起，直吃到死為止。」

「你也喜歡讀書和看報嗎」

「不。」

「你也喜歡上電影院嗎？」

「為着她的趣味的緣故，我得陪她上電影院。」

「你也不喜歡嗎？你常常被動地陪她上電影院，你一定有想把入座券的代價去多換幾兩肉吃的自私心。」

「被動？嘿！我出於自動，並且常常出於自動。」

「那麼你是喜歡這種娛樂的了。」

「你們去看，記住，第三天正午。」

文均依然在當心他的工作，綺蘿在閒閒地看着她，但是她也注意着她的妹妹和志良的談話。

「你們去看，記住，第三天的正午，」志良特地再對綺蘿說一遍。

×　×　×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天空中的濕雲一片片地移開了，深秋的陽光，映在人們的眼裡，差不多希望每個人能夠忘記昨夜的大雨

在志良的起居室內，向南的一排長窗，中間的兩扇已經向前推開。但是輕紗的窗帘依然低垂着，一陣陣的微風常常把它吹起似乎想鼓動它，使它起舞。陽光透過窗帘，濾成了一層淡黃色，斜斜地而又波動地照射在左面牆壁上的兩張照片上。志良不注意室內的陽光，正和他昨夜不注意被風激動一樣。他傴着身子，正在把屋角沙發一旁的小几向右推動着。他的身旁站着一個很美麗而鎮靜的女子。

「來罷，」他抬起身體對她說。他走到沙發的一邊。

她走到沙發的另一邊。

「我希望你能夠毫不費力地推動它，」他說。

「自然，這沙發的脚上有滑輪，我們可以毫不費力，把它推到窗前去的，」她說。

這樣，他們把沙發推到窗前這沙發的新位置恰巧在離窗二尺的中間地位上。他轉身過去把小几擱在沙發的前面，然後對她說「我以為這樣就比較好得多了。你請坐下試試看」。

「不過更換了一個方向。」她坐下去說。

「芷鄉，」他喊着她的名字同時也坐到沙發上去。「你覺得嗎？在以前，我從來不會想麻煩你？」

「事實上你的確不會要我幫助你做一點什麼。」

「但是剛才我已經麻煩過你而你也已經幫助過我。

「這有什麼意思？」

「表示我需要你的幫助，而你真是樂於幫助我的。」

「這樣的小事情……」

他緊接下去說：「這固然是一件小事，但是這也許是我們將來什麼事情都能互相的前奏。

「將來？何以不是現在？假使你現在有什麼事需要我的幫助，我便應當盡力幫助你，因為我們已經是很相熟的朋友了。」

「真的嗎？」

「人類有互助的精神，我毫不疑惑，假使我需要你的幫助，我想你也會幫助我的。」

「自然。你現在有什麼事需要我的幫助嗎？無論什麼事？」

「沒有。」

「假使我不願意自己動手去做某一件事，你肯代我做好嗎」

「只要我能夠做，並且你想去我能夠做得使你滿意。」

「好，我請你把那一張照片除下來，」他指着綺蘿的照片說

「可以。」

志良看她走過去輕輕把照片除下來，他看見她像捧了聖母像的樣子，把它放到那張有幾張椅子圍繞着的小圓桌上去。他的心裡輕輕地感到一點難受；他還記得他把綺蘿的照片掛到牆上去的時候的快樂。

她回到沙發邊去坐下。他伸起雙手，交叉着枕在腦後，目光斜對着桌上的照片。

「是的，是我沒有想到，當這沙發更動了位置以後，」她說「你便不容易看見你所喜歡的照片，除非把它的位置也變動一下現在它的最好的位置是我們面前的牆上你不要我代你掛上去？」

「不，謝謝你，」他說。

「假使我仍舊要把它掛到牆上去我何必庸人自擾地搬動沙發的位置！」

「那麼你大概預備把它從櫃子裡取出來，並且收藏起來了」

「至少我不再要它，時時刻刻地引起我對於它的回憶和冥想。」

「你不曾說過你將來永遠伴着這一張照片過你的一生嗎？」

「我說過：但是我已經明白戀愛不是義務——你說的，戀愛不是義務。」

「那不過是我勸你不要使得你的精神陷於苦惱中的算愿。」

「我很感謝你，現在我決定接受你的好意的忠告。」

「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因為我從不會給與你什麼暗示，想教你把綺蘿小姐的照片除下來或者收藏起來」

「不錯，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當我把她的照片從櫃子裡取出以後，這就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麼事轉變了你的意想，並且轉變得這麼快？」

「沒有什麼。我明白，這樣的轉變已經不好算快。自從我們在二年前的會見以後，這樣的轉變幾乎隨時有發生的可能，尤其是在我們相識以後的第二年中」

為什麼那時候不會發生，而突然在今天？」

「早先我讓我自己壓在戀愛是義務的信條之下，雖然你想說服我也沒有效果。」

「現在？」

「我已經得到事實的證明，我對於綺蘿的愛，已經再也沒有什麼義務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她回來了，昨天。」

「你們已經會見了？」

「是的。」

「她好嗎？」

「她很好。我應當代她謝謝你的關切她。」說着，他站起來走到圓桌一旁，把照片翻轉，預備從框子中取出照片。

她跟上去伸出兩隻手掩護了照片說：「慢些，你真不再愛她

了嗎？」

「她的丈夫愛她，她也愛她的丈夫。我沒有什麼權利可以愛一個已經接受丈夫之愛的女子，所以我不再愛她，我不能再愛她也不必再愛她。

她把手縮回去，他輕快地取出框子中的照片。」

「你預備怎樣——藏起這張照片，忘記這張照片，還是只當沒有這張照片？」她問。

「我願意我沒有過這樣的一張照片。」

「那麼你把它丟了罷！」

他隨手一揚，那張照片便落在籬近門口的地上。然後他對她看看，重新翻轉框子對她說：「芷薌，這框子現在是空的了。我的心正和這個框子一樣。假使你允許我，我預備在這框子中嵌進你的照片，並且和我的照片掛在一起。」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夢想。但是我沒有現成的這麼大小的照片，除非在三天以後。」

「好的，假使事實上辦得到請你在第三天的上午帶給我。」

他看見她點頭表示允許，於是歡樂地把框子藏到頂上放有鐘和花瓶的小櫥中去，頭到他安放好，再走到籬邊去時，他看見芷薌已經把地上的綺薔的照片拾起來了。「這是什麼意思呀？」他驚怪地說。

「你以為你能夠完全忘記她嗎？」他拉開一張椅子坐下說。

「假使你願意聽我說老實話我不能完全忘記她。」

「這就是了，假使我現在不拾起來，等到我走了，你還是要把它拾起來的。況且，我們這個局面正是她所造成的，所以我也不願意你忘記她。」

「你真是一個明白人，」他也坐到一張椅子上去，「既然這樣，我應當在決定我們將來的共同的命運的現在，讓你知道她和我二人之間的一重關係。」

「但是你不要因為提起你們的舊事而引起傷感。」

「不，我只會覺得懊喪和愧悔。」

「已經過去的戀愛，至多是一場美夢或惡夢，你以為夢中的事實有什麼足以使得你懊喪和愧悔的嗎？」

「你怎會知道我們中間的秘密！我們的戀愛是超過精神方面的，並且我們甚至於有了一個具體的結晶。」

「具體的結晶。」

「這結晶到現在還被保存着！」

「在那裡？」

「在一個醫院裡。據綺薔告訴我他還被保存在一個玻璃瓶子裡。他的身體的長度有八寸上下並且他是一個男孩子。」

「這是她結婚之前的事，還是結婚以後的事？」

「是她結婚以後第三個月的事，當時她說她需要這樣。我真不善於處理戀愛，我聽到她對我訴說她的遭遇的不幸，我的心好像是一團烈火，我只希望燬毀頑固的德道，因為我們所以不能成為眷屬，完全是我的叔父和嬸母她的母親和姑母所致成的。現在這四位老人已經死掉了三人，只有她姑母還活着，近來得了瘋病，整天睡在床上，已經不能行動了。可是我精神上的不安，並沒有減少四分之三，而隨着三個死人同時消滅！」

「那麼她為什麼忍心教她的雛型的孩子被保存在醫院中的一個玻璃瓶裡？」

「那裡？當時我們簡直計議到她的生產問題，以及等待四個頑固的老人脫離這個世界以後她開始同她的丈夫離婚，並且同我結合的許多複雜的問題，但是不幸得很，她做了一次費力的工作，接着她便小產起來了，不過有一點很奇怪，就是當她昨夜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的時候，她只說她當時很難受，因為她的希望幻滅了；她想能夠有一個孩子，她覺得她的丈夫必將完成教育孩子的義務，卻絕對沒有再提起她要同她丈夫離婚而同我結合的一句話。我想，那時候她一定受到她丈夫的愛的感動而願意同她的環境妥協了。」

「你們在昨天晚上會見的嗎？」

「是的，她在黑暗的風雨中跑來看我。」

「她不是還在愛你嗎？」

「我覺得她不會否認。但是她也愛她自己的丈夫。」

「她對你這樣說嗎？」

「沒有，不過我很能感覺到並且，我今天已經獲得了許多顯著的證據。」

「今天你們也會見過了！」

「是我跑去看她們的，目的是我希望決定她和我二人之間的命運。」

「怎樣？」

「沒有什麼困難，我只要對她表示我不能再繼續接受她的愛她的雙重人格便將很快地合而為一，專心去愛她的丈夫了。」

「你有沒有明白地對她說明」

「我已經給與她相當的暗示我沒有像一個教士傳教般的勇氣明白地告訴她，說我不能再愛她因此，我已經決定在第三的正午請她到這裡來吃飯，同時我也請她的丈夫和她的妹妹一同來，當她發覺她的照片已經從櫥子裡抽出而換上了你的，並且你正在幫助我招待她的時候，她將完全明白她今後的責任是什麼了。」

「這樣的刺激，對於她不會太猛烈嗎？」她看着她手裡的綺薔的照片漸漸把它捲起成為圓筒形。

「大概不會的，她的丈夫在她的身旁，總不至於讓她不能自持。」

「萬一我的照片，來不及帶給你呢？」

「我將那空框子掛起來。」

「那麼第三天的上午一定要來的了。」

「我希望你能夠這樣，你可以認識她們三個人，也讓她們認識你。」

「也好，可是我覺得你們這件事的結束是很自然的，即使你將來重新對我提起，你儘可以把它當作一場夢，毋庸感到懊喪和悔恨。」

「謝謝你，你的確能夠原諒我不過無論如何我多少總有一點對不起她的丈夫，雖然她可以坦然自若地不受良心上絲毫譴責」

「難道你願意把從前種種的過誤擔在你自己一個人的身上嗎？」

「不是這個意思。假使說綺薔的靈魂上有汚點，那麼她丈夫的靈魂上所有的實比她的更多他是一個社會病者。據她昨天告訴我，她的丈夫已經被醫師斷定沒有生育的可能。」

「永遠沒有，還是暫時不能。」

「永遠……………」

「她的遭遇真是太不幸了」

她站起來走到小櫥一旁，拿出一張紙，包裹了照片，然後鄭重收入。

「這樣收拾了可好？」她說

「這好像已經把一天的濃雲捲起來，而重新露出了可愛的陽光。」他也站了起來。

關上櫥門，她回到小几半邊拿起茶壺倒了半杯茶，喝了一口說，「怎麼，你常常用的茶具也換過了。」

「是的，我希望我能夠把這裡的空氣和微塵全都換一換新的假使我辦得到的話。」

「蘇打餅乾也已經換了杏仁餅。」

「不知道你會不會從杏仁餅而聯想到我們將來結婚時候的大蛋糕？」

她沒有回答，志良上前去吻她，她漸漸合下眼皮。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

這時候，他的身體正面向着照片，一旁的那扇門。突然，他瞥見門兒開了，綺薔和文均已經有一隻腳跨進了門檻。但是她覺得綺薔的面色已經變得很頹喪，接着他立刻看見文均扶着她向門外退出去。於是門兒漸漸地關上芷薌已經悄然地回過頭去窺看。

志良聽得文均的聲音在門外說：「沒有關係，雖然我們現在可以會見他的朋友，不過他今天並沒有請我們來吃飯。……」

（完）

春在北京

白練

一年四季翻覆的顛倒
一股熟識的暖風又掃到古城
顯著的莫過於花草的象徵
春從女人服裝掉下來了

看　古城的街頭巷尾……
多少人走過未曾留下足跡
有北海，景山，故宮……
杏花，桃花，櫻花……開得一片艷色可心呢

春又煞到了古城
拚春色豈可撒走遊郊的機會
有燒煤的公共汽車送出城外去
多少公子少爺　多少似花朵的小姐……

繞着樹巷子的地方
有蹓鳥兒的「老北京」常常出現
志在眺望　志在求聞聊天
坐在茶攤棚內品茗自賞。

（三二，入春期抄成，寄給遠方友人。）

田家樂

法·紀德原著　振寰譯

那天奏的恰好是「田家樂」我之所以說是「恰好」者，因為大家很容易懂得，再沒有穿的樂曲更能使我希望給她聽到的了。我們離開音樂堂很久以後，哲特律德(此係一盲女)還是一聲不響，好像沉浸在我的境中似的。

「難道你所看見的真的和這一樣美麗嗎？」她終於開口了

「你是說和什麼一樣美麗呢親愛的。」

「和這溪邊的景物一樣美麗

我沒有立刻回答她，因為我心想這些不能言說的「和音」所描繪的不是現實的境界，而是理想的境界，沒有惡與罪才能有的境界，而我卻至今還不敢對哲特律德說起惡，罪，和死。

「眼睛看得見的人們並不領會他們的幸福」我祗好這樣回答

「可是我呢，我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見的，但我卻領會了聽的幸福，」她立刻這樣說。

她一面走，一面靠緊我的身子，好像小孩子似的，壓在我的手臂上。

「牧師，你覺到我是怎樣的幸福嗎？不，不，我並不是有意說着這話使你高興的。你瞧我啦：難道這事在臉上看不出來嗎？當人家說的不是真話時？我呢，我卻在聲音裡面分辨得那樣清楚。你記得有一天當我的嬸媽(她是這樣稱呼我的女人)責備你毫不體貼她以後，我問你哭了沒有，你回答我沒有；我便叫說：「牧師，你撒謊啊！」啊！我那時即刻從你的聲音裡覺察出你沒有對我說真話。我用不着摸你的兩頰便知道你哭過了。」她還大聲地反覆說着：「不，我用不着摸你的兩頰——」這使我臉紅起來，因為我們這時還在城裡，有些過路人都回轉身來瞧着我們。可是她卻繼續說：

「你不用想法子來哄騙我喲。第一因為哄騙一個盲女是很卑劣的……其次因為這是沒有效力的。」

我把她的手拿起擱在我的嘴唇上，好像不對她說出，而要使她感到我的一部分幸福是她給我的，同時回答她道：「不，哲特律德，不，我沒有什麼不幸。我怎會不幸呢？」

「可是你有時哭泣嗎？」

「我有時哭過。」

「我說過那回以後便沒有哭過嗎？」

「沒有，從那回以後，我便沒有再哭過。」

「你再不想哭了嗎？」

「不想了，哲特律德。」

「並且……從那回以後，你還想撒謊嗎？」

「不，親愛的孩子。」

「你能夠允許我以後再不哄騙我了嗎？」

「我允許你。」

「那麼，請你立刻告訴我：我長得漂亮不？」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我狼狽了，因為我一直制止着自己不注意到哲特律德那無可否認的美貌，這事便更使我難於置答；並且我還覺得她長得漂亮，這是完全用不着讓她自己知道的。

「你何必要知道呢？」我立刻回問。

「這個，這是我所擔心的事」她接着說。「我要知道我是不是……這事你們是怎樣說法的呢……我在交響樂裡面是不是顯得過於嘈雜。這事我不問你還能夠問誰呢，牧師？」

「一個牧師是不注意人家臉的美醜的，」我這樣盡力辯解着

「為什麼緣故呢？」

「因為對於一個牧師，祗要有着靈魂的美就夠了。」

「你是寧願讓我自己以為很醜嗎，」她於是現着一個很可愛的生氣的樣子說；因此一來，我便情不自禁地叫說：

「哲特律德，你自己很明白你的美麗的。」

她不做聲了，她的臉上現出一種非常嚴肅的表情，一直到家都沒有改動過。

一到家，亞美麗便想出了方法使我覺到她不贊成我這樣用去了一天的光陰。她本來可以在事前對我說的；可是她讓我和哲特律德走了，什麼也不攔，根據她的習慣，聽別人去做，自己卻保留着隨後來非難的權利。其實，她來問我們聽到什麼樂曲，那不是很自然的事嗎？這女孩子如果覺得人家有一絲兒關心她的快樂，她不是更為高興嗎？並且亞美麗，她也並不是什麼話都不說，但她彷彿只高興說着那種最不相干的事情；直到晚上，小孩子們都去睡了，我才把她拉在一邊，很嚴厲地問她道：

「你生氣我不該帶着哲特律德去聽音樂會嗎？」我得着這樣的回答：

你是只會疼她而不會疼你自己家裡的人的。」

她老是那一套同樣的埋怨，老是不肯理解那正如寓言所說：我們慶祝轉來的孩子，而不慶祝住在家裡沒動的孩子；另外還有使我難受的就是她毫不顧到哲特律德的殘疾，哲特律德是除掉聽聽音樂會之外再不能希望有別的歡樂的。雖說辛苦那樣忙碌的我祗有這天，托蒙神佑，偶爾得閒，但亞美麗既明明知道我們的孩子各人都有一件工作要做，或是已被事情牽住，她自己對於音樂也是毫不感覺興趣的，就是整天開着，就是那音樂家開在我們家裡的門口，她也決不會想到去聽聽的，因此種種，她的責備是更沒有道理。

而最使我悲戚的就是亞美麗竟敢在哲特律德面前說出這話「因為我雖然把我的女人拉在一邊，而她卻提高了聲音說，使得哲特律德，能夠聽到。我這時的感覺是憤慨過於痛苦，停了一會，當亞美麗留下我們走了的時候，我走近哲特律德，拿起她那脆弱的小手按在我的臉上說。

「你看！這次我沒有哭呢」

「沒有；這次是輪着我了」她勉力對我微笑着說；我突然見到她向我抬起的美麗的臉上掛滿了眼淚。

(完)

未名之感

魯班士

在鄉下上學的時候，學校恰設在山根底下，既沒有公園影院那末多妖艷人物點綴，也沒有槍場酒館那樣供人排遣無聊的地方幾幾乎除過書本子還有些文化色澤外，一切都土氣的利害，大家放學以後，只好在禿山和山洪灌成的河堤上，散步遊玩，權當作林下享清福地消耗餘閑時候，山巒河床上非常光潔毫不足奇，雖然雲霧聚散，林木錢鐸也頗有天然趣味，可是日久天長總沉浸在這環境裡，就不免單調平凡了。

一直四五年光景，就是這樣被人遺忘了似的寄宿在鄉下，每天每天徜徉徘徊在不變的地域中，不過因氣候變化的影響及於周匝景物時，偶然也感到一些不同的情緒反應所生的感慨或歡欣而已，這種呆版的熟習是很容易拘束心理與情感的，所以我們多半自欺自己，給自己找許多安置心與的物事，而體變起虫鳥具設石英礦以及移花植木，這些喪志的玩物看來是很頹廢的，縱使不致消損生氣，但總有養成悔懶不進的習慣的可能，而把活生生的年青人的心上，積抹了一罨暮氣，不過這中間也有好處，可以領人斂性暨靜，從緘默中參悟或稱道理，會記得當時種植過許多橡樹，後來橡錢自己飄落在地面時，又繁生過一代新生生命，密森森地幾乎成百成千。同時因為對於植林知識很貧脊的原故，便任牠隨便生長，並不會修剪分秧，所以磚縫裡也茁壯地抽出新條，昂藏矗立，幾榮生長起來。

一年二年地過去了，等到後來要離校時，不免萌生着，留戀的心情而去仔細的記憶牠們，希望在腦裡留下深刻的印象。才發現許多生命固然已經長得粗壯挺直，而許多被同胞排擠以致枯萎了的小樹也很多很多，皆埋沒在茂密的綠葉之中，並且那些生長在磚縫中的小樹，因為枝幹日見肥壯已把磚塊漲裂得紛紛破碎。

一棵樹是不會有人那末多巧黠機智去打算盤的，然而本能地要求生命繼續，完成，不自知的自我完成，竟這般排擠牠的周圍，掠奪別的同類的養料，甚至於使之枯乾萎瘁，這種張狂的本能活動，是多末自私得令人不寒而慄呢？

有許多學者用營養液培植植物，一樣能夠開花結實，並不必一定，非深埋在土地裡不可，用這樣方法，大量地養活無知的植物，也許會免卻如以上所述的那些不幸，但是無奈有許多植物都是有借大驅體的魁梧東西，倘如用營養液培養，其消耗量一定很不小，且其重量及位置，也一樣會壓倒或遮蓋住別的生命顆粒，不容其他，依然唯我，自私地享受日光的紅紫外線，仍舊不能夠圓滿解決競存問題，成就了那個皆大歡喜的大企望，這真是可悲哀的事，而且這種本能的自私活動，又是多麼龐大而又不可更張改變的雄偉力量呢！在那些成萬的光明學術討論中，都有美化生命的約言的，而且那種熱衷也實在有所表現，只不過這一點，包含在生殖細胞中的要求自我完成的生機，卻是那樣地頑強永存，不撓也不曲，而令人非常困惑了。

(完)

憶池岡原子

敏生

我從同學的聚餐會歸來，夜已相當底深了。

眉似地新月，斜掛在佈滿閃灼星子似的天幕上，濛濛而暗澹的光，像是給大地上罩了一層透明的紗衣。

由樹杪上掠來的寒風，悄悄的撫動著我的衣襟，被酒綠燈紅喧笑雜沓而紊亂的腦子，立刻清醒了許多，我竣著蹣跚底醉步，踏着那滿街的月色，悠閒地往南走去，不覺到了街的盡頭，假使不是「王府井」三個紅地白字的站台燈驚醒了我，我眞許會步行地走回家去，於是我才走上了下行車的站台。

站上，黑黝黝地，已然站滿了許多候車的人，各人的眼光，全不時的向東凝視着，在期待着各人所願乘的電車。

當時，由北口裡走來兩位日本女人。

「這不是池岡小姐嗎？」我擬着地問著，幾乎喊出口來，同時，我的目光向那身材較小的姑娘，用力底望去，在試探她的目力是否還能清晰地認識我的面容但是她，對於我向她的凝矚，似乎並未發覺，她依然地說笑着向站台走來，啊！她離近了。

我藉着清輝的月色，我看清楚，這不是池岡是誰呢！我暗想着：可是她為什麼不招呼我？難道她也和我具有同樣的心理在試探我嗎？後來，由於她談話的聲音中，我才發覺了我的錯誤，原來是我錯認了人。幸而當時我，理智地沒有喊出她的名子，不然在這女士的面前，這友邦女士的面前，豈不怪我唐突，失儀。但是，她的年齡和面貌未免太像池岡了。

第三路電車來了，隆隆地。使我目不轉睛凝注而忘形的她，登上電車，走了，而我却陷在回憶底深淵。

× × ×

是五年前的夏天。

想不到我竟藉著學校觀光團的榮賜，會瞻仰了一次和我國同文同種的友邦日本，更想不到在這生疏的異鄉裡，會相識了一位異國的姑娘。

她的名子叫池岡原子，是日本鶴岡人，她父親是一位有聲望的富紳經營著一座很大的旅館因此，她－池岡小姐，也在裡面作些事情，而我們一行團體，恰好住在這裡，我們於是認識起來。

她美麗的很，豐潤的面頰上永遠塗染著兩朵紅暈－天然的紅暈。修長的眉，含情的眸子，藏在一付近視鏡裡，益發表現她的秀麗，溫柔。身體也相當的健壯她能同樣地做些青年男人所做的力氣工作，而不感到疲憊。所以，當我到達那裡的不久，我便窺察出她是一位典型的傑出的姑娘。不過因為語言的隔閡（我不諳日語）使我不能暢懷地和她談話，直到如今，我還認為是一件大的遺憾。

在每晚的臨睡以前，我必將我白晝裡所見的事情寫一篇簡單日記，計劃著作為返國後的參考和借鏡，這是我臨啓程以前，自己預定每天必作的一門工課。

記得，有一天晚間，我正寫日記時，她－－池岡，忽然走了進來，我立刻地站起來了，禮貌地向她點了點頭，同時，用手向寫字台旁邊的椅子指了一下。她了然我的意思，她坐下了，我也坐下了。

我不會日語，所以我沒有法子招待她，然而我又不好意思地儘望著她，於是我低下頭依然地寫我未寫成的日記，但是因為隔膜朋友而發出的一種歉仄心情，使我心頭感到非常不安。

她忽然把雙手伏在案上，用鉛筆很快的寫了一個字條，笑嘻嘻地遞到我的面前。

『你寫什麼？這樣的忙呢？

張條』。

字體是那麼秀勁，美觀。我歡喜了，於是用筆答道：

『因為忙着寫日記，太慢待妳了，池岡小姐。』

她笑了，又寫道：

『不要客氣！不嫌我打攪嗎？』

我倆於是用字談起話來，字像是一條橡皮，它彌補了我倆語言的隔閡，又像是一座橋樑，它溝通了我們的情愫。

由於我倆的坐位的貼近，她那緋紅的笑靨，和那芬馥的髮香，使我陶醉，神馳，此後，我們便發生了一縷深誠的友情，一日，是驕陽散布着灼人的氣流的一個中午，同屋住的學友，全到外邊遊玩去了，因為我畏懼這火傘下的跋涉，便居留在屋中，我計劃着做一個香甜的午睡，不想池岡來了，她不同情我在這溽蒸蒸的中午，去睡覺，她說那是很妨害健康的，她誠懇地邀我到雲仙公園一遊，我不忍爲拂她的美意，於是我們就聯袂出發了。

我倆到了府縣疊翠連綿的峻嶺，和飛流直下的瀑布，還有，蓊鬱的森林，與巍峨的神社，這些，眞使我感到，快愜，奇觀。

池岡小姐看到我這樣興奮的神情，惡上拖著我的手坐在面山的休息椅上，掏出日記本子，迅速地寫了幾句話：

『在這季裡，來敝國觀光，是不甚相宜的，因爲時序的關係，不能使你獲到充分的快慰，你看這山，這水，還有這草原，現時不過像是一具單純的靜物吧了，倘在其他的季節裡，這單純的靜物上還可以附帶上許多許多的天然點綴呢，啊，太美麗了！譬如：春季，盛開的櫻花。秋天，滿山的紅葉。至於冬季雖沒什麼好玩，但是，像那霧冰的迷濛幻影，也很可觀，可是，你們偏偏的夏天來，唉……』

我感謝她報告我的學識，同時，我又悔恨著我們來此觀光的非時。我也用筆答道；

『是的。池岡小姐，妳說得很對，我感謝妳的指示我，但是僅就貴國夏季中的風景來講，已然使我非常的滿意了。其他季節，既是那樣的好玩，日後，有機會時，我還希望來到貴國，作第二次的觀光。』

她看完這篇字，豐潤的頰上頓時湧上了一縷歡悅的笑紋。

『眞的？不許騙我啊！我希望，希望你對我所說的話要實現的，那末，我倆不是還有會面的日子嗎！』

由於她這天眞流露的字示下我的神經驟然地失常了，我不知道我的心是辛酸？抑是快樂？祇覺茫然地怔在那裡，不能再繼續地往下紙談了。

她像是怕我傷感似的，她把話鋒轉到另一問題。她主張再到島原的海濱玩一會，我看了看手表，時針已然指到六點了，我應許和她明天再去玩去，在朵朵彩霞和習習山風的護送下，我倆回到旅館中。

這日的暢遊，是我到友邦後最快樂的一次，因爲池岡小姐對我的熱愛，多情，已融消了我一切的倦意。

躺在床上，本想快快的睡去以備明天作第二次的遊覽，不想公園裡的一幕，不禁地又幻上心頭，我受感情支配著變換了三種表情：先是快悅，繼之以感激終於落淚。

次日清晨，我很早的便起床了，正預備著到池岡屋去，不想被七個字的支配，改變了我一切的方針，由快樂而變成懊惱了。原來是家中拍來的電報。

『母病危，速歸。父字』

我拿著這封電報，辭別了我們團長，辭別了我們一行所有的國友，然後到了池岡小姐家裡。

她雖沒有特別的表情。但是她馬上拉開抽屜，取出她的一張相片來，在背面上，草草地寫了幾個字：

『願令堂早占勿藥，願閣下珍重身體，池岡原子敬贈』她含著滿眶的淚水遞到我的手中。我不匆忙而紊亂的心緒中，我不曉得說什麼好了。同時，我想到那些臨別互贈的淒涼言語，更能將加她的傷感，所以祇說了一聲『謝謝』，我頭也不回地便走了出來。

在我將要登輪時，她又趕來了。水晶一般，瑩着的淚水數點作了她最後的禮物，我們終於灑淚分別了。

× × ×

她那美麗的倩影，溫柔的心，豪爽的性格，緊迴於我的腦幕中，已有五個年頭。

五年的離別，五年的懷念，不想於今晚的電車站上，竟會遇見像貌和她酷似的一位友邦姑娘，所以，引起我對池岡小姐的印像更加一層深的輪廓。（完）





善人

蕭仲訥　作

第四幕

劇情略述

梁文美資助張先生後，即時至張宅，始知張無戚友，異鄉作客，環境甚爲孤獨。除擅繪畫外，且長於攝影。文美無意告知乃父。時梁鐵珊還進行某種秘密營業之工作，需此種無戚友者爲效命。乃向張市義。張無知，即中其圈套。最後派梁派走，無形中與妻永訣。但張實不知，以爲梁實爲社會上惟一善人，陳大琛對梁行爲亦極感動。惟趙石君玉君昆仲，洞察其奸。力勸張勿從梁派遣。張以告梁，梁陰賄趙友毒害玉君死，更以派陷趙。趙知之，忿恨不已，但在張的面前，無法發洩。僅向陳表示，將離埠他去，以避梁鋒而已。

時間：趙石君病癒後月餘。

地點：趙宅

布景：全第三幕。

登場人：趙石君　趙母　張太太　張先生　陳大琛　陳秀娥　趙玉君　車夫　醫生　梁文美

開幕時是在下午午飯後趙坐桌旁看報，張太太坐床上，趙母在桌旁縫補衣服。

張太太：（得意的自己翻看她的旗袍大襟）伯母，你看這一件衣料好麼？梁小姐送的。

趙母：（放下活計）好，張太太穿上這樣衣服，更顯得漂亮了。（端詳一會）張太太這幾天氣色也特別的好了。

張太太：這些天爲了梁老先生幫忙，我們張先生開了一個展覽會，四百多件畫，都是一百八十的賣了。還有的是重訂的哪，他忙得抬不起頭來。您說誰會這樣的掙錢，我當初可眞沒有想到。

趙母：這也是一步運氣。

趙石君：運氣，哼！（拿着報紙沒有放）

趙母：向趙你覺得人家梁老先生還有什麼作用麼？

趙：（放下報紙）我不敢說，不過奇怪，像他那樣的人，肯幫起畫家來，這就是奇怪。

張太太：我們張先生送了他幾張畫，只留下一張，還是照筆單送了錢來，梁老先生說畫家畫兩張畫不容易，又是工夫，又是精神，那能白要呢？我們也就收下了。

趙：照當收下的。

張太太：前天，梁老先生請客，還邀我們張先生去來呢。他還有心替張先生找事呢。

趙：我已然想到他會給他找事的。

張太太：趙先生，你怎麼會想到的，我們張先生若是找到事，也給我們，趙大哥介紹介紹。

趙母：那敢情好。

趙：得了，我是不成的，梁鐵珊不會提拔我的。

趙母：可別那麼說，人家還給你錢治病呢。

趙：那是梁小姐的事！梁小姐是梁小姐，和她父親不能相提並論的。至少她年青，她是一個女孩子，她知道的事情少，她只知道戀愛，她不知道吃飯！

張太太：趙大哥，你說梁老先生和他找事，是什麼事呢？可以作官麼？

趙：也許要作官！（調侃的）張太太，您就要作官娘子了。

張太太：官娘子我可沒有那個命，我只希望着雇一個老媽子，一個廚子，一個奶娘，住一所大一點的房子。這房子空氣太壞了。張先生總想搬家，也許我們要搬了。

趙：你們也可以搬家了，畫展的收入不是很好麼？

張太太：所以要搬家了，這房子光線不好，簡直畫不了一張畫。

趙：那麼畫展的畫，不是在這房里畫的麼。

張太太：（有一點瞠目結舌）那：那：：那是潦潦草草的東西

趙：是的，以後張先生的作品，是要力求精彩了，所以覺到房子光線不好。

張太太：不但房子光線不好，房間也太少，孩子一鬧，他也沉不下心去。

趙：是的，孩子鬧得厲害，得多有幾間，叫孩子到別的房子裏鬧去，他好畫畫。

張太太：是的，就畫是要安下心去的。

趙：是的，要安下心去。（又拿起報紙來）

張太太：還有，頂得有一個老媽子，好伺候他，他畫起畫來點香烟都沒有工夫的。

趙：（又放下報紙）所以沒有老媽子也不能畫！

張太太：還得雇一個廚子，他畫畫得多了，總是總犯饞勞似的：：：：

趙：所以沒有廚子也不能畫，不過張太太，張先生要作官的，作了官是不用再畫畫，再開展覽會的。

張太太：先別提作官了，他現在總是好玩，不肯畫畫。一問他就是一大堆理由。什麼房子不亮啦，孩子太吵啦，沒有老媽子啦，吃得不好啦？

趙：在畫展以前他沒有這些毛病。

張太太：現在不是不愁買麵了麼？

趙母：但是我們總是變戀，每天買吃喝沒有錢。他的事情又找不到，每天東奔西走，賣文章，文章不比畫兒好賣的。

趙：別提賣文章了，我要改行了。

趙母：你要改什麼？

趙：我昨天看見一個告地狀的，跪在那里，悠閒自在，聽說他一天可以跪出三五塊錢來呢。聽說還有一個告地狀的地下鋪着大學畢業的文憑。

張太太：別說笑話了。我明天也把我的文憑找出來

趙：不是說笑話，拉洋車一天可以拉出四塊錢來，作小職員一月掙不到一百二。

趙母：拉洋車多麼辛苦。

趙：作小職員就不辛苦了麼：洋車夫跑一天還可鍛鍊身體，小職員坐一天等於糟蹋身體，比較起來還是洋車夫上算！

張太太：告地狀你到成，拉車你可沒有那氣力。

（隔壁孩子哭聲，一會張先生立在門口）

張先生：（向張太太）喊又在這里聊上啦，孩子尿了床啦，你也不管。

張太太：你管幹什麼的？

趙：（向張先生强打招呼）請里邊坐。

張先生：（走進來向張太太）快走，看孩子去。（張太太跑下）

趙母：（向張先生）張先生請坐，這幾天忙吧。

張先生：（坐在桌一旁）可不麼越忙心越亂，畫什麼也畫不好，畫畫這東西不是强迫的，不想畫的時候硬畫，這是等於受罪。

趙：什麼時候才想畫呢？

張先生，（微笑）在沒有飯吃的時候。

趙：這些天，梁小姐常來麼？

張先生：沒有，她常去陳先生那里，

趙：你也常見陳先生麼？

張先生：不斷的見梁小姐有時請我到陳家去玩。

趙：這一向我到不常去了。

張先生：趙先生的事一定很忙吧

趙：不，我到不是忙，第一因爲病才好，不願意走動，，第二因爲我近來心緒不好，更懶怠找朋友。

張先生：我也是沒有法子，有時候爲了賣畫不得不到梁府上去。

趙：梁老先生你見過麼？

張先生：見過許多次了，老先生到是很熱心，這次畫展幸虧他幫忙，近來不斷有人訂畫都是他的介紹。

趙：他有事托過你麼？

張先生：我記不得了。有時他喜歡照像，和我談照像，我和他解說過拍快照的法子，他說將來有借重我照像的事。可是到現在也沒有再提。

趙：照像的事，也許是要到外埠麼？

張先生：不知道。

趙：我是隨便一說吧了，誰知道梁老先生要照像的人才作什麼？

張先生：你知道他有什麼事麼？

趙：不知道。我……（欲言又止。）

張先生：假若他有事找我作，我可以作麼？

趙：他對於你那樣的幫忙，你難道一點勞也不效麼？

張：就是這話啊，人也得有一點良心！

趙：是的，有的人倒霉就倒在良心上。不過，這年月，一個人要可倒霉，也得要有良心才是，張先生，你說對不對！

張：（微哂）趙大哥說的是！這年月，窮人更得要講良心的

（趙玉君突然走入）

趙：你回來了，見着馬先生了沒有？

玉君：見着了。（看了張一眼）

趙：他說什麼：

玉君：他說的是：……（眼看着張先在，有些礙口。走進了趙石君，附耳說了半天，趙直在點頭。）

趙：不用他說，我也想的到。我們不必管他了（回頭問張）張先生，我想你還是壞了良心的好。

張：（見趙氏兄弟耳語，頗感疑惑，忽聽趙石君語，愕然未答。）

趙：我們的事和你的事沒有關係其實也不必瞞你。姓馬的是一個朋友，我想和他借一點錢。借點不是什麼丟人的事！張先生，你說是不是？

張：（似信不信）是的，是的！

趙：（向玉君）你去告訴馬先生不用再提了。你明白麼？

玉君：明白，明白，（急下）

張：（看着發怔）我一點也不明白。

趙：張先生，你是一個最沒有城府的人，我只勸你不要就老先梁先生的事。

張：爲什麼呢？難道……

趙：沒有什麼原因，我想你這畫的生意既然不錯了，又何必作別的事。畫家總是自由的，給人作事無論如何不會這麼自在。

張：（敷衍着）是的！

（張太太走進來，推了張先生一下）

張太太：（低聲）那個人又來了

張：誰？

張太太：梁家派來的那個老頭兒

張：有什麼事？

張太太：他說梁老先生請你，立刻就去。大約要請你出一趟遠門。

張：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張太太：他送來一千塊。

張：一千塊，幹什麼用。

張太太：不知道。說你一定明白。

張：我也不明白。

張太太：走吧！人家等着呢？

張：（向趙）那麼回頭見吧！

趙：張先生你願意去麼？

張：我還沒有決定。

趙：張先生，我最後勸告不要接受他的事，不過，你若是肯去呢，千萬不要告訴梁老先生說我攔着你去，千萬！千萬。

張：是的，我知道！（急隨張太太下）

趙母：你爲什麼攔着他作事呢？

趙：媽不知道，張是傻小子，替人家送命去。

趙母：送命去？

趙：是的！送命去，方才玉君從馬先生那里來，馬先生對梁老頭的事知道的淸淸楚楚，梁利用張先生是一個無親無友的利用他的照像術，要他做一件萬惡的秘密工作，換句話說，要驅使他作一條忠狗作那件事，是最危險的，但是張先生自已不知道。

趙母：要到那兒呢？（趙方欲答話（陳大璟陳秀媛走入。）

陳：（向趙母）伯母，您好哇。

趙母：陳先生好久沒有見了。這幾天一定是很忙吧。

陳：沒有什麼事！

趙：沒有什麼事才會很忙呢，戀愛不是事麼？

陳：趙大哥大好了吧！

趙：大概不致於病死了。

秀：趙先生氣色好多了。

趙：謝謝你。陳小姐。

陳：方才我看見張先生，很慌促的隨着一個老頭兒走了。

趙：他終於去了。

陳：他有什麼事麼？

趙：沒有什麼事，梁先生找他，也許給他點事作，他去了，不過我不主張他去的。

陳：張先生也够走運的了，若是不見梁小姐，他怎麼會受過梁鐵珊的幫助，開畫展賣了出東西很不少，據說他賺了幾千塊！

趙：（諷刺的）幾千塊！好大的一個數目！窮人見了幾千塊便像螞蟻見了太湖石似的，好一座高山啊！

陳：不過，張先生賣畫到幾千塊，是不容易的。

趙：當然不容易，比較賣人口差得多。人口也是美術品吧！

陳：無論如何，梁鐵珊也是很難得的，他並不認識張先生的。

趙：是的，他也不認識我啊，我應當感激他，但是他也不認小桂芬的！

陳：梁鐵珊好像是有二重人格，我想關於小桂芬的事……

趙：有原諒的！

陳：關於小桂芬的事，是他不學無術，在他的思想里，覺得女人和男人原是不平等的！

趙：那麼我們當初爲了小桂芬的事罵梁鐵珊是不對的，是應該罵時代，時代把梁鐵珊的思想弄錯，才作了錯事是不是？

陳：我想是的。

趙：不用說這些廢話了，梁小姐怎麼樣，什麼時候我喝着你的喜酒？

秀：快啦。

趙母：梁小姐爲什麼沒有來？

秀：她在家里忙哪，他父親快要過生日了。

趙：生日，有錢的人就有生日，我是沒有生日的。

趙母：你怎麼沒有，不是正月初七麼？

趙：只有母親記得，別人誰知道

趙母：誰沒有生日呢，等着你發了財，熱熱鬧鬧的作生日。

趙：媽別指望着了，我發不了財！

趙母：你照你這個倔勁！

陳：趙大哥發了財先給伯母慶五十大壽。

趙：（苦笑着）人是不得一樣梁小姐替她父親忙生日，我只替母親忙兩頓飯。

陳：像我呢，不知是忙什麼。

趙：你是大學生，忙着讀書，忙着戀愛，也很够受的了。

陳：（微哂）戀愛！我覺得我近來有一點變了。

趙：好像是有一點變了似的。戀愛可以改變性情的。

陳：趙大哥，你懂得我不應當愛她麼？我本來是這樣，我爲什麼要愛她！一個社會上的大流氓的女兒！但是終於我逃不開，我覺得她是可以原諒的。

趙：連那大流氓也可以原諒呢，何況他的女兒。

陳：我覺得梁鐵珊也是一個幹才一個人在社會上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只是他受的教育太少，所以作事便沒有教選擇了。

趙：他沒有受過教育，是一個可憐的孩子，是不是？不是，是一個可憐的人！可是一個受了大學教育的人，反不如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一切生活要受不學無術的人來支配，是不是更可憐？

陳：人是不得一樣的！

趙：沒有受教育而成功的是天才受大學教育而不成功的是低能，不過我覺得成功有幾種解釋的，譬如一個人變成社會上的大流氓，也能算得成功麼？也許你以爲，人生於此不留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的要知道一個人爲了遺臭，不知要犧牲多少條人命，才能達到目的。

（陳默然）

秀：梁老伯生日，趙先生去麼？

趙：我作什麼去！

秀：梁小姐也許要請你去呢？

趙：是不是叫我去謝恩？

秀：梁小姐說，你是最聰明的人呢！

趙：有時我覺得我也還聰明，但結果我覺我太傻。我試着學聰明，總學不好。秀媛，你知道怎樣作才算聰明呢？要會裝糊塗才是。比如我方才和大璟說的這些話，聰明人絕不肯說的，聰明的人只是順着你哥哥的意思說，他就高興了。

陳：趙大哥的話是對的，只怪我意志不堅定。

趙：這礙不着意志的事，我們知

第就完了。我們沒有法子教訓梁鐵珊，我們也不必把他看作仇人。他的女兒有熱情的，你儘管和她戀愛，和她結婚，只是別忘了一件事，你不要受了梁鐵珊的豢養，管了他的走狗！

陳：我想我還不致於這樣。

趙：這就好了，這樣你救了你自己，你的朋友，和你的愛人。

（張太太突然跑來）。

張太太：趙大哥我們要搬家了。

趙：搬家，怎麼這麼快？

張太太：張先生要出門了。

趙：到那兒？

張太太：不知道，反正是要去了。明天就動身。

陳：明天動身，你們什麼時候搬家呢。

張太太：三五天吧，梁老先生給找的房子。張先生看見了，高興的了不得，他說簡直像皇宮似的。新式的洋樓，梁老先生還給了錢，趙大哥，你猜他給了多少？

趙：兩萬元。

張太太：五千元還不夠，五千元是先作搬家費的。他說還有哪張先生出門辦事，也許要幾個月不能就回來，用錢呢，只管向他那里取。

趙：五千元哪？（向陳）你看見了沒有，五千元在梁鐵珊花着不算什麼，到窮人身上，就好像擔受不住。大概五千元買窮人一條命是易如反掌的！

陳：五千，也不算少數了。

趙：人家梁先生又不認識他，是不是？

張太太：他明天就走了，我想他走後我就搬。

秀：用着我們幫忙麼？

張太太：不，梁家派人來，梁老先生還專派一個老媽子伺候我呢。

趙：你是眞和他有緣。廚子你還雇不雇。

張太太：我想等他回來，一定得雇一個廚子，住在那麼大房子里短不了要宴會朋友，沒有廚子還成麼？你說是不是？

陳：等着張先生回來，您可得請我們吃一頓啊。

張太太：那還用說麼，一定要請的，趙大哥，伯母，還有（四下里看）梁小姐怎麼沒有來？

瑷：她在家里哪，因爲梁老先生快過生日了，她忙着佈置哪。

張太太：我還忘了呢，張先生回家說了。梁老先生還想見一見趙先生呢？

趙：（驚訝的）見見我，爲什麼要見我。

張太太：我哪里知道呢？

趙：一定是張先生和他說我攔他出門了。這可糟糕。

（外面一陣人聲嘈雜，趙母急忙走出去，接着聽見她尖着嗓子叫「怎麼啦，怎麼啦！」接着哭起來，接着張先生的聲音「伯母！」「先別哭，先別哭，搭進去。」趙石君驚愕的跑出去，剛到門口，張先生和一個不相識的搭着玉君走進來。趙母哭喊隨着進看來」

陳：怎麼啦？

張先生：昏到了。

陳：是撞了汽車？

張：不知道。

（張太太走過去攙住趙先生在椅旁。張與車夫將至放在床上。）

趙：（撫摸着玉君，看着車夫）你說，他在那兒跌倒的？

車夫：離這兒不遠，這位先生很狼狽的走來，向幾個車的很地方，猛然間倒了，我們以爲是得了急症呢，趕緊上前攙動他，叫他站起來。他那時還能掙着說話哪。

趙：（急問）他說什麼，說什麼？

車夫：他說快送他回家，有話待訴他醫務，我們再向他家在那里，他就說不出了。幸虧這位先生（指張先生）走了來，一看認識，就雇我的車拉來了。

趙：（低了頭）我明白了，（回過臉來向張）張先生，謝謝你。

張：請醫生看看吧。

（陳忽然醒悟似的，自言自語的：「我去請醫生」，你（向車夫）拉我走，慌促的走出去車夫隨下。）

趙：不用請了！（但沒有攔住陳他已然走出門去）

張：眞是想不到！

趙：我早已想到了！張先生，你將來也許會明白，玉君的死你得負一點責任的。

張：我要負啥責任麼？

趙：現在什麼也不用說了，只怨我多事！

（玉君忽然呻吟趙母急至床前。）

趙母：玉君！玉君！怎麼啦！

趙：玉君！

玉君：（轉側，面向趙，）那一個椏子！媽！媽！是……

趙：我知道，爲是窮不住，他值了他們的錢了，是不是？

玉君：他害了我，哥，你快……走吧！

趙：不，我得和他們鬥一鬥！

玉君：母親：母親：年紀大了。

（垂頭死去。）

趙：（扼腕忿怒趙母痛哭昏絕，趙嫂急扶住，攙坐椅旁，張太太端水。張先生在房里打轉。）

張：眞是想不到！眞是想不到！

（陳推門，偕醫生入。）

陳：怎麼樣，醒過來沒有？

趙：（向陳搖頭）不用看了，死了。

陳：（向醫生）還是請你診斷一下。

（醫生所攜病器診察一會）

醫：他是心臟病，心臟衰弱，昏過去，就醒不回來了。這病應當早治的！

趙：就算是心臟衰弱吧！謝謝你

醫：我的診斷是不錯的！

趙：是的，凡人死後心臟總是停止跳動的！停止了跳動，當然是衰弱！

陳：（向醫生）請你開一個診斷書吧。

醫：診斷書不是隨便開的。

陳：我們照您章程好了。

醫：好，好，我來開（開啓皮包所帶，坐桌旁寫，將紙交陳，陳由袋內所鈔票一叠遞付醫生，醫生欣然夾皮包，連說「再見」退出去。）

趙：這還不是花冤枉錢。

陳：玉君究竟是怎麼回事！

趙：現在我絕不再說了，以後你也許會明白。

張：趙大哥說，我還得負一點責任呢？

陳：怎麼說。

張太太：（好像開悟似的）趙大哥，用錢麼，我先給您幾百。

趙：不用！我若是用錢，是要找梁鐵珊要的。

（趙母又走至床前，撫玉君屍大哭，梁文美突然走入（

梁：趙先生，我方才聽見不幸消息，趕緊跑來了。

（趙正勸趙母未有置答）

陳：你怎麼何知道？

趙：（搶着說）她當然知道，梁小姐謝謝你，更謝謝你的父親，我想梁老先生會周濟我們的。

梁：我親聽見了，心裡很難過，就叫我送一千塊錢來。另外還要發玉君捐一點，一半天可以送來。

趙：他的報告眞快，會立刻知道玉君死了。我希望他聽錯了才好。

陳：怎麼講？

趙：我希望他聽得是我死了，那麼他也更難過一點。（梁從皮夾里拿出鈔來，遞給趙母。）

趙母：（顫巍巍的接過鈔票來）謝謝你，梁小姐。（向趙石君）石君你還不謝謝人家。

趙：是的，我得謝謝梁小姐，改日我再謝謝梁老伯。

梁：那可不敢當，今天也是巧了，張先生由我家回來，我父親叫聽差追着他有事，在晚上便看見趙先生倒下了，回去報告，我父親才知道了。

趙：您這位聽差先生眞是一個善心的人，在街上看見倒下的人，就要回去報告麼？

梁：不是的，他認識趙先生。

趙：那麼我們應當感謝這位聽差老爺的。

梁：（向張先生）聽我父親說，還找您有事呢？您這時去一趟成麼？明天您不是要走麼？

張先生：好吧，（向趙等告別）我要走了。明天我要出門，或許過幾個月才回來，我們改日見罷。（走出，又返，向張太太）你也該收拾收拾我的東西，我們也要搬家了。（張太太向諸人道再見，同張先生下。）

趙：（向陳）大概你有一點明白麼？

陳：明白，但是……

趙：我祝你和梁小姐戀愛成功！但是我看不見你們的婚禮了。

陳：怎講？

趙：我們要走了。

陳：去那兒？

趙：梁老先生找不到的地方。

陳：怕什麼？梁先生不會要帳的！

趙：我怕他要我的命！

（陳，秀，梁等均愕然，幕落）

附記！本幕內趙母可隨時由右邊門走出，不必一直在場上。

（未完）



食慾不振 常感疲勞之人

維他命B_1的含量約為啤酒酵母製劑的十倍

身體上並無別的疾病、而只覺得食慾減退、胃部膨滿、容易疲勞、并且常有便秘脚重之時、第一、先須疑及體內維他命B_1的有無不足、同時如能試服維他命B_1劑强力米太寶靈片、確實常有不可思議的効果。

（包裝） 100片 500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總發行 日本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武田長兵衛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八

這樣有二年的光景，看他已經爲一個純護規矩的老成少年，頗有點兒道學先生的氣派，然後才放心給還他行動的自由。後來他的舅舅帶着家眷到北京做事，就拜託他攜着外甥又來北京上學，這時張慕潮早將從先和柳迎風一段戀愛小故事忘掉了。可巧有一天張慕潮在公園裡與柳迎風突然相遇，兩人驚喜交集又親切的歡談起來，勾起前情，更爲歡洽。此後他們不斷的在公園相會，這次舊事重提，接演前篇，情形更爲緊張熱烈，而且因無別人從中監視破壞，故戀愛的進行，甚是迅速，已到了海誓山盟，私訂婚約的程度。此刻的柳迎風已不是當初的柳迎風了，她長了許多世故的心眼兒，她的人生觀也大有改變，她將她的不良的嗜好和家庭的困窘完全隱瞞不露，並且運用巧妙的花粹倆把她那晦暗青白的烟容掩飾過去，教張慕潮看不出來，還故意裝出幽怨之色，說她的身體的憔悴多病全是由於不能和他見面而積思爲想所致。她居然施展種種狐媚的手腕，牢牢的捕捉住這少年心的。至於張慕潮是個閱歷未深，血氣方剛的小夥子，爲色所迷，不免發頭昏腦的顯出忠誠坦白的慷慨神氣，彷彿連靈魂帶肉體整個兒拜倒在她的花旗袍之下了，他向她表示一定要將他們的美滿愛情弄成功一個良好的結果，否則他爲着不負她的美意，決計與家庭脫離關係，灰心世事，上五台山當和尚去了。

張慕潮鼓足勇氣便將他和柳迎風戀愛的情形對他的舅舅說了，請他轉求他的父母成全此事，則感恩不淺。這位舅舅是個老好兒，思想還算開通，覺得這個年頭，男婚女嫁該當由他們自主，幹嗎要瞎操心呢？答應他可以替他辦到，於是經舅舅在他的父母面前極力攛掇居然把婚姻圓滿解决，有錢的人好辦事，第二年春天，他們就在天津舉行禮婚，張慕潮爲着與嬌妻共享甜蜜的幸福，所以又轉到天津讀書，柳太太孤身無依靠當然搬到一塊兒同住，女婿擔負着養老送終的義務。不過等到張宅發現新媳子帶來的隨身法寶是兩根烟鎗可就大吃一驚，認爲無異是娶了一個坑家敗產的兇手進宅來，就攻擊得她體無完膚少奶奶的地位也搖搖欲倒，加之張慕潮也覺着柳迎風沒有教他曉得她有嗜好，實在居心欺騙他，也很不滿，兩人感情上就起了裂紋。柳迎風又無戒掉的决心，好看的姿色也日見減退，張慕潮更生嫌惡之意，兩人就時常吵鬧，終至不可收拾，宣布離婚給了柳迎風一萬元的贍養費，不到一年，說是由愛情而結合的一對兒就掉頭不顧，各走各人的路去了。柳迎風同她的母親遷移居到小房子裡去，靠着這筆鉅款，吞雲吐霧，自得其樂，這樣過了三年安樂逍遙的生活。後來這些錢都由黑飯白飯而食罷了，她們就沒了法子，柳迎風被無情的窮神的鞭子所逼迫，不得再顧及顏面的難看，祇得做了無本的生涯，以零碎出賣靈肉爲業。偶然在一個烟館裡碰見一位李二爺，這人是一個年高財富的公司經理，很賞識柳迎風的像貌秀麗，沒有俗氣，跟他攀談起來，既知道她的飄泊的身世，尤表同情，因此很愛護她，支持了她家的生活李二爺的興致還挺好，時常帶着她出外遊逛，有什麼應酬也叫她同去，紅顏白髮，相映成趣，有人問她是誰，他就將着花白鬍子微笑的說是他的女書記或者是女朋友，人家也猜着是那麼一回事，也笑一笑算了。

李二爺的這種風流浪漫的豔事，漸漸的傳聞到李太太的老耳朵裡，她是個天性奇妒的婦人，從來不容許李二爺有什麼背叛的行爲的，聽見這樣惡劣的消息憋了一肚子怒火，鼻子裡幾乎氣的都冒了烟了。有一晚，李太太就把李二爺鎖在家裡，親身率領兩個健壯的僕人去找柳迎風嚴重交涉，決定要將這個眼中釘連根拔掉。她一見柳迎風就厲聲問道『你是柳小姐嗎？』柳迎風照這老太太氣勢洶洶的神氣，嚇了一怔，低首柔聲答道：「是的，您貴姓？有什麼事情？」李太太點頭道：「好！好！我特地來找你的，咱們商量商量看！」柳迎風也不曉得她要商量些什麼，見她立刻打開手中的皮包，拿出一大叠鈔票來和一隻玲瓏小巧的手槍，平放在桌上，然後鄭重的說明道：「我就是李二爺的太太，他是我一個人的丈夫！乾脆的告訴你，我這個人心眼兒最窄，脾氣又很壞，只想把守着自已的丈夫，不讓別人沾光。我老想我要是有丈夫的話，就要一個整個兒的，倘若教我將男人四零八落的跟別人搭夥的要他，我是絕對沒那樣大方的勁兒的。現在請你看我這兒放了五千塊票子同一隻手鎗，我想了兩種最痛快的辦法，請你任意選擇，總而言之，此時咱們得把這丈夫問題弄清楚了，他是跟你的，或是跟我的，都可以；可是平分一半，我却絕不贊成！一種辦法，是你拿了這五千塊錢走你的，把丈夫還給我再一種辦法，是你不願那樣做，那麼請你拿手鎗打死我，我把丈夫完全讓給你，你算一算看，那樣合你的意，務必馬上答覆我！」柳迎風心想爲着這樣一個糟老頭兒玩命太不值得，何不送她個大人情而帶着實惠，遂毅然道：『李太太！我走好了，本來我也不……』李太太搖手道：『前事不必提了，那麼這兒有一張五千元的借據，請你簽個字。祇要你永遠不回來，這我是不向你要的。你要走，明天一大早，你就回北京去吧，我派了兩個人送你們上車。』她又掏出一張紙來，看着柳迎風簽上字收起來，臉上方透出一些勝利的笑容，很懇切的說道：『柳小姐；請你不要笑，我小氣，你是不知道一個女人的丈夫被人搶去，那種滋味是怎樣難受的！但是我希望你這樣苦痛的經驗，還是沒有才好柳小姐！你年青貌美，要跟你合班配的丈夫是很容易的，不過你應用正當的方法去找尋，這樣隨隨便便的可不行，這是我勸你的幾句好話，你愛聽不愛聽我可不管了！』柳迎風聽了臉兒全臊紅了，低垂着腦袋默默無言，李太太藏好了手鎗，昂然而去。柳迎風和她的母親就是這樣的被驅逐到北京來了。

柳迎風的浪漫史既是這麼曲折多趣蕭懷仁的肚裡明明白白，故此才敢介紹趙逸孫給她，實在說就是替她拉攏買賣他好從中取利，這天他領趙逸孫上她門來，那個小脚女人忽然奔上前來行了一個特別的歡迎禮兒，倒弄的他忍受不住遂狂跑逃脫，蕭懷仁忙追他回來，安慰他道：『不要害怕，那是個瘋子，她就是房東太太，因爲她的男人在外路做事另有新歡，把她遺棄了，十幾年來，她由於思想過度，乃得了精神病，有時望見和她的丈夫差不多歲數的男子，就幻想着是她的男人又回到她的懷抱中來了，所以要表示出久別重逢的親熱勁兒好在她的習慣是祇看錯一回，第二次再見你就不理了。我頭一次和她會着也來過這一套，經她的街坊一說明，我才了然，以後見多少面，連看我一眼都不高興，這也是神經上的毛病，我們可憐她也就算了。』趙逸孫笑道：『我先還當是這兒招待客人有這樣格別禮兒呢，所以我嚇跑了。』蕭懷仁望着他眨巴着小眼，用幽默的口吻說道：『您真會說笑話，可是也許不能一概而論，要是主人出來親自對客人行了這個格別敬禮，你想跑才怪。』趙逸孫噗哧一聲樂了，他們說着走進院來，趙逸孫一看是個小四合房，還算整齊，稍爲陳舊點兒，院中也種點花草，但是亂七八糟的堆着，顯出無人管理的樣子。蕭懷仁告訴他房東太太帶着個有殘疾的奶媽住在南屋，

其餘的房子全賃給柳家，柳太太住兩間東廂房，西廂房是下房兼廚房，上房三大間却是柳小姐的住所，他聽了就暗念柳太太反讓柳小姐佔據上房，其中一定有着不可言傳而祇能以意會的奧妙文章自己倒要看一看柳迎風的房子怎樣，或者能夠發現那篇奧妙文章收藏在那兒吧？他如此一琢磨，覺着心神蕩漾，血脈奮興，有些飄飄然了。

他們走進屋裡，却沒看見柳迎風在那裡，趙逸孫瞧這是兩大敞間，擺設的像一個會客室，也有從小市舊價買來的粗糙的沙發玻璃立櫃等物，樟椅全是些老式的舊貨，湊合着填滿了房中的空隙，這裡面平常的很，沒什麼可觀的。惟有牆上掛着大大小小的鏡框，都是些柳迎風的玉照，却頗具有引人注視的力量，這些照片大概是早先所攝，那時她的臉龐倒顯比現在要豐滿艷麗得多。有一張還是她上小學表演歌舞的裝束，真像個活潑的小天使，有一張穿着中學生的白衫黑裙的制服，有意做出莊靜的態度，可是究竟藏着嫣然的笑意，再多的是些模仿女電影名星的各樣表情姿式的像片，都是些栩栩欲活，色相畢露。趙逸孫倒背着手站在前面，仔細鑑賞，真有些眼花繚亂口難言了。蕭懷仁却像一個來熟的常客，不客氣的拿了一根烟抽着，往沙發上一躺，蹺着腿，哼起「烏龍院」的戲詞來。一會兒！蕭懷仁憋不住叫道：「表妹！表妹！可出來呀！我把你知心的客人約來了！哈哈！」「蕭懷仁的聲調大有媒婆子的滑稽風味，趙逸孫聽着都難以爲情，臉兒向前一湊裝做沒聽見，腦袋正碰在鏡框上，噹的一聲笑了。就聽見柳迎風在裡間裡，以半柔媚半嬌嗔的語氣說道；「表哥你說什麼？你跟我開玩笑，好呀，我絕不能饒你，等會兒咱們再算賬！趙先生！勞你的駕，替我看守着他別讓他逃了，咱們沒結沒完！」蕭懷仁望着趙逸孫吐一下舌頭，瞞怨道：「表妹！你可太不講理了，好容易激了趙先生來你不領我的情，還要和我算什麼賬。咳！世界上的好人眞難做呀！」柳迎風在裡間聽了格格的笑道：「可憐的孩子別哭啊！我看趙先生的面子饒了你吧，你最好閉着嘴再要骨頭可不成！」蕭懷仁果然不言語了，兩腿一盤，雙眼緊閉，像個入定的老僧一樣。

這時這外間靜極了趙逸孫側耳而聽，似乎將裡屋柳迎風一點點細微動作的聲響，全收集到耳朵裏，不容牠絲略過去。他聽見有流臉水聲，開化妝品的瓶蓋聲，撲粉擦胭脂聲，開櫃換衣服聲，噴香水聲以及嬌嗽吐痰聲，他就像是由這種種的聲浪而組成一幅美人化妝的明晰印象，令他感到一種神密的彷彿能透視的靈感，如同已看見她的優美的姿態了，他痴痴的偷聽着，臉上的神情很可笑，似乎非常焦急，而又有無可奈何的樣子其實柳迎風千呼萬喚的不出來，也是故弄許多狡猾手段，以引起他的熱烈愛慕的情感，好一下把握住他那崇拜信仰的心而已。他們等了有半個鐘頭，還沒見柳迎風的芳蹤，但是那蕭懷仁也打坐不住，心血來潮了，他一骨碌跳起來，就掀開門簾進入裡間去，趙逸孫是初來的生客不便追隨進去，甚爲惆悵，他走近幾步，凝神細聽，想聽他們談論些什麼，可是他們嘁嘁喳喳的小聲說話，簡直一個字也聽不清楚，他十分苦惱，後來又聽椅子碰碰聲，柳迎風吃吃的低笑聲，就見蕭懷仁匆匆的跑了出來，眨巴着眼睛，對趙逸孫道：『我直催她，快出來了，嚇，化粧化的太漂亮了等一會，你得留點神，別像我是的，看人把眼睛丟了，讓白大漢足損了我一氣。』趙逸孫看着他的臉打趣道：『我看你的化妝也夠漂亮的，你不信，那邊掛着一面鏡子，你去看一看。』蕭懷仁真就對鏡子一看，見面上紅的白的黑的顏色畫得出奇好看，頓着足道：『這丫頭太可惡，我向她說你今天這樣刀尺給誰看呢？她就生氣的胡拾掇我起來了，用什麼唇膏眉筆水粉，在我的臉上亂抹一氣，才弄成這麼稀糟像。』說着拿手絹把臉擦乾淨了，趙逸孫覺着柳迎風這樣淘氣法，又聰明又滑稽，可喜的很笑得直不起腰來。

——惟有牆上掛着大大小小的鏡框都是些柳迎風的玉照，却頗具引人注視的力量——

『趙先生！對不起得很，讓您久等了，因爲這個頭髮老弄不好，簡直氣壞了我了。』他們不知什麼時候柳迎風已走了出來，婷婷玉立的站在他們身邊這樣說着客氣話，趙逸孫忙轉過身來，恭敬的答道：『不要緊，柳小姐何必這樣客氣呢？倒是我今天登門拜訪太冒失些，還要請柳小姐原諒！』他說完應酬話，就迷縫着兩隻色眼，將她身上從頭至脚一打量，確是嬌滴滴，艷生生的容光煥發，妖冶多姿，比上次在市場所見的柳迎風又強勝十倍，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愛，祇是眼光不離柳迎風身上，看得柳迎風也難忍耐了，就用秋波瞟了他一下，笑道：『趙先生請坐！我說表哥你也不替我招待客人呀，來了這半天，連烟茶都沒有，這是怎樣說的，宋媽出去買東西去了，我在屋裡有事你也得張羅點兒啊？』蕭懷仁道：『你放心，趙先生交朋友是極隨便的，不愛這些俗套兒，你不信和他交上兩天就知道了，表妹！你今天穿上這件紅印度綢的旗袍倒好像一位漂亮的新娘子呢！』柳迎風瞪了他一眼，喝道：『你是狗嘴裡長不出象牙來，盡說些攪話，滾出屋裡去，把茶具拿出來！』蕭懷仁果然去了。這裡柳迎風讓趙逸孫坐在沙發上，遞給他一根紙烟，還燃好了火柴要親自替他點上，趙逸孫直謙讓，兩人的手指一迎一拒就碰在一塊兒了，他像是觸了電一般，半身都麻木了。這時蕭懷仁取了茶壺茶碗來，柳迎風又親自給他斟了一碗茶，這杯茶當然別有妙味，所以他細細的一口一口的呷着，幾乎連碗都吞了。於是三個人坐着東拉西扯的閒談，很是高興。趙逸孫瞧柳迎風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全能給人以美感，他所想拿她跟家中的黃臉婆子相比，實在是一個仙女一個醜婦了，那黃臉婆子根本就不知什麼是化妝的藝術，成天搽着頭髮，髒着臉兒，披着藍布褂，拖着破孔鞋，渾身的油烟氣味，一靠近她就受不了，而且見了面不會說什麼知心樂意的話，一腦門子的瑣碎家務事，除了說：「棒子面又漲價了！咳！」彷彿沒別的了。你瞧柳迎風多麼好，看着教人舒暢，聽着令人解悶，要是能夠把她交上了，那太幸福了，便是一生最榮耀的光輝，一生最快樂的生活，就是將那所大房產花在她身上，不是也痛快值得嗎？這事該急速進行，免得夜長多夢，讓別人把她搶了去，對，好色誰不如我，花兒要折就乘新鮮勁兒，今天得看情形，把事情弄出像樣兒來，我瞧她對我很有意思大概要增加戀愛的馬力，非得用金錢來加油不成，那樣轉動的便圓滑迅速了，我就是這個主意吧。

迎柳風見趙逸孫在發楞，就笑對他道：『今兒在這裡吃飯吧，不算請客，沒有好菜，家常的南邊味兒，老太太做的，您也許不愛吃？』趙逸孫忙道：『我家原籍也是南方人，所以我也愛吃南方菜，南方菜我最喜歡的是什麼菜全放點糖，把滋味提高起來。不過讓老太太費事，太對不住了。眞的，還沒請出老太太見一見，給她請安呢。」柳迎風

笑道：「下回再見吧，她今天做菜沒工夫梳頭洗臉，也怕您笑話。」趙逸孫聽她如此說法也就罷了。這時派出購買菜蔬的宋媽回來了，拾着許多東西走進來對柳迎風道：『小姐！錢不够了，還少個幾塊錢，我叫小夥跟我來帶去。』柳迎風正要進裡屋去取錢，趙逸孫抓了這個機會，要顯一顯他的濶綽多金，就阻止她道：『您別麻煩了，我這兒有，先給她吧。』說着掏出那沉甸甸鼓昂昂的皮夾來，於一大搭十元鈔票之中隨手取一張給宋媽，宋媽望一望柳迎風的臉，並無反對的表示，就接着走了。柳迎風呢訕着道：『這是怎麼說的，回頭我還您吧。』趙逸孫正色拒絕道：『朋友的錢，不拘彼此，才透着親近呢，幹嗎分的那樣清楚？連這皮夾我還請柳小姐先代收一下，放在懷裡礙幫幫挺難受的，吃起飯來也不方便。」柳迎風見他這樣誠實的信託她，也很得意，乃笑道「您可把什麼全記住了，丟了我賠不起。」蕭優仁見趙逸孫這一手實漂亮就恭維道：「趙先生這樣交朋友太够味兒了！袁妹！您瞧我的話不錯吧？」柳迎風就拿了皮夾珊珊的走進裡屋去了。趙逸孫想解手就問蕭優仁廁所在那兒，他說南房旁邊一個小門內便溺，他就去了不大工夫，他氣喘噓噓的跑了回來，瞪着眼睛，對蕭優仁道：「上了一趟茅房却開了眼，人間實有那樣怪物，實在是無奇不有了！小蕭！你常上這兒來，那個古怪的傢伙是誰呀」。

蕭優仁聳了聳肩膀，態度狠沉靜，輕描淡寫的說道：『怪物，那兒有這事別神聊吧！您先得告訴我是怎麼個樣子我才能知道是什麼東西呢。』趙逸孫笑道：『倒不是什麼東西，八成也算人呀所以我才問你是誰呢。我剛在廁所裡解完了小手，把緊繫腰帶的當兒，忽然爬進一個怪物來，看牠的樣兒也就有三尺來高，沒有脖頸，腦袋像碗擱在腔子上可是擺的又不怎樣細心，有些往後倒仰着，因此一張老蒼煞白的臉兒就永遠望着天了。最奇怪的是那彎弓似的腰兒，胸脯凹進去挺深，脊背凸出去很遠，彷彿成了一個羅鍋橋兒，又好比老是壓着一袋洋白麵，一點子也卸不下去。牠還穿着花洋布的褲褂，紅花綉鞋，說話的聲音又很嬌氣。牠見我在那兒就驚訝道一原來這兒已有人，男女共用一個茅房爲什麼進來不叩上門呢？這……多糟……」說着便如同一個蠢笨的烏龜似的又爬出去了，這裡我說爬，自然不是真的，不過牠走的那麼費勁那麼慢，祇好說是爬了。我嚇了一跳，以爲青天白日裡就有妖怪出現，看牠那樣子，實摸不清是男是女，是大人是小孩，你知道牠嗎？』蕭優仁對他微笑道：『其實是你有點兒大驚小怪的罷了。這個奇人就是房東太太的閨女，大約已有十八九歲，因爲從小身上落了殘疾，所以長成這種特別的形像。聽說她在兩歲的時候，還是個活潑好看的孩子呢。有一天，她媽抱着她背轉身子看着牆上貼着的一張畫兒出神，那上面畫的是些水菓，顏色塗抹的很漂亮，跟真的差不多，孩子的性兒都是饞嘴好吃的。她就以假爲真的，吵鬧着要吃畫上的蘋菓鴨梨，伸手去够兩脚亂蹬，儘是使足了吃奶的勁兒，想抓着她那心愛的東西。這麼着她媽便抱不住她了，兩手一鬆，她遂由她媽的肩頭倒栽下去，這樣摔在地下可不輕，脖子墩在腔子裡，脊梁骨也彎曲了，幾乎把孩子摔死。雖然趕緊請醫整治，因孩子的骨頭很脆弱，也不見效驗，騙了一年多，小命算是保住，然而做了一個終身殘廢的可憐的人絕不能如平常的孩子一樣的發育起來，多麼慘呀！這場重大的災禍固然是母親的疏忽的過失，不過也是出於意外的，總而言之，這個孩子生來就苦命的吧？原本她的父親就嫌惡她的母親的闆洒，因此她的父親更不能饒了她媽的罪過，成天價打她，對她的感情一天比一天的冷淡，末了就把她遺棄不顧了！』趙逸孫聽了也嘆惜道：『按說像她這樣年紀的姑娘，正像一朵鮮花兒似的漂亮呢。她却是長的又老又怪，非常可怕，成了個無人敢要的殘貨，這一生還有什麼希望？我想不獨她自己想着傷心就是咱們看着也有些替她難過啊！』蕭優仁道『您的心腸太軟了，在這個心硬手辣的年頭，可不大合式，看着難過的苦人太多了，您爲替他們煩心，您還能活着嗎？』趙逸孫點頭道：『不錯，我祇是隨便說好話，其實我心裡才不難過呢，我在這裡狠好過，幹嗎自己找麻煩呢』於是他們全笑了。

這時柳迎風走了出來，手裡搨着一個洋磁的茶盤，其中放了幾個點心碟子是蛋糕細小八件花生米榛子仁四樣，她擱在沙發前的矮几上，說道：『你們是談壞家的小聚嗎？這姑娘真可憐，別瞧她的像貌太不成樣子，她的心眼兒可真好，手藝也狠巧，什麼活計全會做。就是那房東太太爲人也不錯，祇有犯神經病的時候怪累贅的，讓人家笑話，但是一打聽着她的病根兒怎樣來的，也會原諒她的。趙先生您看見過那小脚女人嗎？』蕭優仁笑道：『他不單見過，還是實親近過，差點嚇跑了他，要不是被我拉回來的話。他擔心您這兒門口有這種別致風水呢。』柳迎風啐了他一口道『呸！你們家門口才有這樣丟人的風水呢，我想趙先生不會說這樣缺德話。』蕭優仁也不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抓了把花生送到嘴裡，一邊吃一邊笑。柳迎風拿了幾塊糖遞給趙逸孫，自己也吃了一塊，嫣然笑道：「請吃點糖吧，這樣樣的味道還不壞。」蕭優仁眨着眼，打趣他們道：「對，你們該多吃點糖，甜甜蜜蜜的，太有趣了！要是有什麼苦的，就留給我吃吧，壓根兒甜的沒我的份，我也不敢吃。』柳迎風道：『苦的沒有，酸的倒不少，回頭叫宋媽拿一瓶醋來給你喝吧。』趙逸孫接過糖來吃了一塊，果然又香又甜，點頭咂嘴的道：『真好吃，小蕭，你也嚐一塊，何必自苦呢？』蕭優仁正色說道：『我幾警不到該吃甜的時候，我是決不吃的。』柳迎風詫異道：『你說的是什麼怪話，吃糖還有什麼講究，那麼我問你那個時候，你才可以吃甜的呢？』蕭優仁道：『這個你要問趙先生了，我也不知道。』趙逸孫假做糊塗道：『這話我不明白，糖就在這兒擺着，難道我不教他吃嗎？柳小姐！你也給他幾塊，看他吃不吃，大概因爲你沒讓他吃，他生氣了。』蕭優仁聽着趙逸孫不理他的碴，很是着急，老臉皮厚的道：「表妹！我在對你說，趙先生答應我，把他的妹妹介紹給我，要是我們交了朋友，那時我才高興吃糖呢。」趙逸孫聽他這樣坦白的說出來，不好不承認，但道，「原來是這個緣故，那好辦，我包你不久就可以吃甜的了，現在男女交朋友容易的很，你的做派倒可笑了。」（未完）

——說着掏出那沉甸甸鼓昂昂的皮夾來，撿一大搭十圓鈔票之中，隨手取一張給宋媽——

最宜於冷症

由外部之保温不能持久，服中將湯則使血液循環旺盛，由體內生温，自可却除冷症而愈婦人病，

對於左述之人更爲有效

血氣逆上頭痛之人
發昏及血脚氣之人
神經衰弱昏亂之人
染各種子宮病之人
月經不調下腹疼痛
產前產後身體衰弱
兩肩酸痛麻木之人
喘氣目眩及頭暈之人
脚等部冰冷之人
以及男女感冒等

各地藥店均代售

本舗株式會社津村順天堂 東京，大阪

內服驅梅劑





「新·阿斯拔爾撒片」爲完全補[illegible]之缺點，只須[illegible]注射[illegible]之一部分[illegible]片劑，所謂內服的驅梅劑也。其之[illegible]力非常偉大，[illegible]劑以外之任何藥劑，[illegible]不能比擬，且其[illegible]，[illegible]片[illegible]，只需內服一[illegible]對於「阿梅巴赤痢」「[illegible]疾」以及[illegible]藥物，業已有定評者。

主治 凡一，二，三期梅毒以及梅毒之[illegible]，[illegible]，均能藥到病除，此外如[illegible]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二〇片
	五〇片
[illegible]	一〇〇片



日本·東京·日本橋

製造總發售元 萬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售 北京東單牌樓大街 [illegible]祥行

天津日界旭街 松本盛大堂

萬勝鏢

（八）

懶傭 作

吳一舸 圖

又預備了一桌上等酒席，太班道，這是怎麼說，趙九能笑道我有兩句戲詞是：「在家不知迎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勝俊明亦笑了，太班勝俊明無法，只得稍微用些，店東也過來周旋半天，吃喝既畢，趙九能吩咐叫車把式快吃好趕路，原來趙九能給他們爺倆定了一輛二套車，除了濟南土儀不算，外送十罈金珀酒，太班道，趙賢弟太破費了，我們單身走路，多們輕爽，趙九能道，弟子武藝，完全師傅所賜受益終身，兼及後代，區區微意不足表示萬一，師傅再說別的，那是拒我於門牆之外了，太班道如此說來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趙九能道，無所謂愧不愧，弟子但求心之所安就是了，這時間車把式飯已吃完，牲口亦餵好，問給當家的走不走，勝俊明道，師叔就走罷，太班道好，爺倆個都沒甚麼東西，連一肩行李皆無

說走就走，把式請客官上車，太班道，走幾步再上車罷，趙九能本預備一匹馬，太班不坐車，他亦不能騎馬了，越過小北門，太班叫趙九能請回，如若往下站送，我們就不走了，千里送君終須一別，老弟進城治公，我們亦好乘車，趙九能道，既是師傅這們說，咱們是秋天見，如走王家營子四十八站，請您繞道，再盤桓幾日，所有車酒之資，俱已付過，送到鄭州，不必另管，太班道謝謝，那是一定，不過秋間我想走河南一路，趙九能道，候您過中秋節，不來，我就獨往鎮江，勝俊明忙道，謝謝你老賞臉，後會有期，說罷深施一禮道，多有打擾，並謝厚貺，趙九能道，俊明亦太婆婆氣了，待我自送一程叨乘叨乘太班不再別說，上了車，勝俊明還是不肯上車，太班道，叔明不必客氣了，勝俊明亦乘上車，把式一搖鞭，順著官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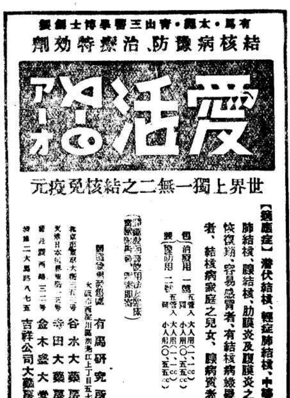
大路就下去了，趙九能直到望不見車影，纔快快而回，太班叔侄因爲坐車，不能不拔站走，有時候坐車疲倦，就下來走走，在路上無非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不消幾日，早到了河間，（懶傭沒到過河間，地理不大清楚，據我聞飄河間在南，任邱在北，鄭州鎮又北，究竟是不是，尚求閱者指正）在城外打尖，然後直到鄭州鎮北村口外，沒到南鎮口勝俊明就下了車，一路步行到「門前，老管家勝福早迎了出來，伺候一切，所有卸車，以及打發車把式回濟南，並回送任邱土儀與趙九能等事，不贅筆墨，勝福將勝三爺走後的家務，報告一番，勝俊明道，老哥哥，看我長大，所有家務，我不清頭，一切由你作主，對外的事，可以同我斟酌，師叔，您說我說的對不對太班道，老管家忠厚誠實，實係所託得人，勝福道，師爺不要落譏，老奴不中用了，勝俊明道，老哥哥以後同我說話，不必這麼垂手侍立，坐下好了，勝福道，雖是三爺恩典，可折煞老奴了，那如何敢當，太班道，有道是恭敬不如從命，老管家不必太謙了，勝俊明叫伺候書房的傳話叫作活的打雜的都到書房外面來，我有話說，不多時所有用人都到書房門外，勝三爺就對大家說，我此次出外一個多月，多虧大家幫忙，連吃三天犒勞，以後保不住常川出門，所有一切事務以及人的去留，全要聽老哥哥勝福的，誰背他就是背我，年終考察勤惰，再定賞罰，你們要記下了，勝福連道，老奴不敢負此重責，太班道，老管家不必推辭了，大家方一口同聲說，先謝謝少當家的賞賜，我們都記下了，各自散去不題，過了兩三日，勝福對勝三爺道，少當家的，鎮上有一片房，原租的是糕機，近來買賣作斷了，原租人想退租不做了，我想不如咱們加入些股本，與他合夥經營，不知少當家的意下如何，勝三爺道，我說過一切任你主持，何必問我，你看著能作就作，從城內銀號撥一筆款子就是了，太班亦說我們對於種地經商，全是外行，不問也罷，勝福過去，勝俊明對太班道，咱們進城去，看看邱大哥將房子收拾的怎麼樣，就手告訴他請人的事太班道，沒事走走亦好，這天早飯後，爺倆進城，到萬勝鏢局一看，邱日武正在監工，勝俊明道大哥偏勞，邱日武一看是勝俊明道，師叔三弟回來的真快，不是說八月見嗎，櫃房坐，一邊說一邊上前給太班行禮，禮畢，先後走進櫃房，太班道，本想松棚會請人需費時日，誰知道有人幫忙，就將請人的事，細說一遍，邱日武忙給勝三爺道喜，勝俊明仍是滿面飛紅，邱日武道，三弟不是我說，男大當婚，何況勝家人單，還有什麼害臊呢，久仰臨俠北定還，可惜沒會過面，這回真出力不少，太班道，福仙走路算不了一回事，大約三倆個月准能繞一遭，又問了問收拾房的情形，邱日武道，房屋坍塌太多最少亦得三個月，纔能有眉目，我的意思，瓦木工作到五月底，活要是不完，暫行停工，俟等秋後再說，太班道，雨水連天，土木工是不相宜的，說說講講，天已不早，邱日武請他們爺倆到酒樓，給他們接了接風，定規明天見，因爲鏢店正翻蓋房，地方不方便，爺倆回家了，次日一早邱日武就到了勝家，商量動工的事，叫櫃上照管，約他們爺倆到北京去一趟，太班道，我離開北京好幾年，去一趟很好，邱日武定規，叫太班爺倆休息幾天再走，太班道，走路有什麼累，說走就走，老管家勝福說，北京沒有什麼忙事，歇兩天再走最好，還可以逛逛妙高峯，勝俊明道，邱大哥定規幾時走就走，休息不休息沒關係，咱們還是不騎牲口，省得麻煩，邱日武說，就是罷，咱們後天晚飯後動身，夜間清靜，太班微微一笑，亦沒說什麼，邱日武回去安置安置，到了第二天午後，就到了勝家裏，談談講講，吃了晚飯，爺三個將應用物件帶好，就離了勝家，太班道，咱們既然夜間走，可以稍微放放步，邱日武道，師叔不要聽我外號叫飛仙，不過江湖上人薦讚，實在說腳程並不快，勝俊明道，大哥不用客氣，既想夜間走路，就爲的是試試腳程，我的腳力不成，要笨鳥兒先飛，說罷足下按力就走了下去，約有一點鐘的工夫，走出有四五十里，太班在勝英肩頭拍了一掌道，俊

明揪揪再走，邱日武亦沒落下，仍在俊明後面，三人全是氣不喘出，面不更色，太班道，輔文（邱日武號）不愧飛仙二字，邱日武道師叔誇讚，師叔的精神眞大腿程眞快，勝俊明道，師叔的輕身工夫。我是知道的，稍緩一緩咱們再多走幾步，又往前走了沒有幾里路，勝俊明道，還是我佔先，說罷一伏腰縱展陸地飛騰的工夫，一氣就走了百十里地，這次太班便在勝俊明前面攔住，說夠了，不用跑了，勝俊明止步，回頭一看，仍然沒把邱日武落下，不愧陸仙大指，邱日武道，師叔的工夫，今晚不過用了十之六七，姪男已是筋疲力盡，眞有愧飛仙二字，太班道，賢姪說那裏話來，你二人的夜行術，在一般武術家已是首屈一指了，隨說隨穿了一座樹林，稍微休息了休息，太班道，照這樣走，不過子正就到北京了，咱們今晚不必進城，趕到黃村住店好了，邱日武道，全憑師叔，太班道，這次我們裡走罷，說罷就緩緩而行，不到子初，已到黃村鎮，邱日武道我常走這條路，我去打店，在鎮中路西一家客店，叫開店門，櫃上一個老夥計認識邱日武說，邱鏢頭怎麼這樣晚，邱日武道，因為夜間清靜，貪行了幾里路，兩上火封了罷，夥計道，大半封了，子火還成，引著邱勝三人，到了跨院北房，打水淨面，太班道，聽說黃村的酒不錯，取些個來，酒菜隨便，夥計答應下去，少時夥計泡了一壺茶。又取來大瓶原封，送上四樣冷葷，一大盤脆首燒餅之類，邱日武道，這裡沒事，你們累了一天，歇息去罷夥計道，這是應當的，邱鏢頭總不從這裡走，以後求您多照顧，如要鋪蓋有新鮮的，我可以取來。勝俊明道，取一床來好了，太班是見酒就吃，亦不客氣，聽勝俊明說取一床鋪蓋，就以目示意道，俊明天不早了，你亦可以躺下歇息，勝俊明道，是，是，天氣已暖，稍微蓋蓋就行了，師叔大半要坐到天亮罷，太班道，不要管我，邱日武道，爾不得師叔輕身術這樣好，調息養氣的工夫，已臻絕頂了，談談講講，金雞三唱，邱日武勝俊明總安歇，次日起來，太班盥漱已畢，算還店賬，三人就順大道，緩緩而行不消一個時辰，早到了北京，太班道：咱們不必住朋友處，還是尋個客寓方便些，就在騾馬市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所有預算，一概不要，爺三個，瞧了幾個朋友逛了幾天北京，郊外名勝，如京西八大處，妙峯等，城內的五壇八廟，白日進不去的去處，夜晚進去觀光，好在他們爺三個日夜一樣，亦無人能窺破他們行藏太班見北京的三街六市，裡九外七景像，煥然一新，遠不是明季那宗，表面繁榮，其實頹靡的樣子，不過王侯宅第，更了新主文武衣冠，不似昔時罷了，邱日武有一天對太班勝英道，晚小姪看鏢行買賣，暫且不必在北京找地點，松棚會完畢，先組織任邱總號，看看發達不發達再說，太班道我的意思，亦是如此輔文過兩天先回任邱，我們爺倆到山陝走一趟，大概亦就一個多月，可以回任邱，邱日武道；我今日想回大同瞧瞧，請師叔同三弟到舍下住幾天，太班道，不必了，改日再造府罷，次日，邱日武先走了，太班同勝英道，老三，北京你待的夠不夠，要不願意待，咱們就遛遛的上趟西安，自還而近，一個月准能回來，勝英道，但憑師叔，不過我想看看李二叔回來沒有，太班道，亦好，今天就去，咱們先到大石作訪一訪方大爺，就知道福仙回來沒有，這就走，北城去吃飯，爺倆買了幾色水禮，僱了一輛車，纔走外西華門，到了大石作，時已午初，一打聽方大爺，沒有不知道的，有人指引在南口路西，勝俊明上前打門，出來一個小孩，年紀就在十一二歲問找誰，勝俊明道，借問一聲，有一位乾清門侍衛方大老爺，可住在此處，小孩翻了翻眼道，你們是那裡來的，勝俊明道，我們是從任邱來，這裡有兩個名刺，小孩接過名刺道，住是住在這裡，我不知道在家不在家，我進去瞧瞧：說罷進去，工夫不大，就聽有人從裡面哈哈大笑道，稀客，稀客太班早走出一人年紀在七十以外精神足滿，太班忙上前拉手問好道，小弟太班特地前來探望老大哥，方恩道，久仰虎將大俠之名，今日辱承枉顧，眞是三生有幸，太班道，大哥誇獎，我提兩個朋友，北定遊巴天奎，方大爺道，那是我的拜弟，太班道，亦是我的拜弟，方大爺道那更是一家人了，請，太班叫俊明見過方師伯，勝英上前見禮，方大爺道，此位就是南俠客門人，神鏢將麼，勝俊明道多蒙大家抬愛，方大爺道，太謙了：裡邊坐，太班道，我們來得倉促，帶了些個水菓，說著叫車把式將禮物送過來，方大爺道，何必如此費心，叫飛兒，先前出來的那個小孩在門洞伺候，聽見叫趕緊出來，方大爺指着小孩子道，這是小孫方飛，見過班爺爺勝三叔，方飛恭恭敬敬請了安！閃在一傍，太班道，大哥頭前帶路，方大爺道，遠道而來，班兄請，太班就不客氣，走進院內一看外院東西廂房各三間，西房是客廳，方大爺往裡院讓，內院是小三合，北房明三暗五，方飛接過禮物，早跑到上房前，高挑簾攏，太班進屋一看，屋中雖無古鼎珍玩，陳設到還清雅，楠椅一律是花梨紫檀，落坐以後，方大爺叫方飛打發車錢，太班道已然付過，叫方飛告訴他走吧，這時屋外有人叫阿媽，說茶沏好了，方大爺道，少奶奶不是外人，進來見見你班老伯，原來方家是內府正黃漢軍旗人，人口很是簡單方大爺中年喪偶，並未續娶。只生一子，名喚學端，年已四十，在善撲營當差，現充二等布庫，這幾日當值，並未在家，娶妻鄭氏，年紀比學端小五歲，有絕好武藝在身，所生一子，就是方飛數世單傳，方大爺愛如掌上明珠，自六歲，就傳授他武術，今年已經十歲，鄭氏因為家裡沒有用人，聽說有遠客來到，所以親自沏茶，聽他父親叫他進來，方飛早掀起斑竹簾，鄭氏進來恭恭敬敬請了一個蹲安，太班連忙還禮，勝俊明亦見過鄭氏，太班見鄭氏，中等身材，梳着小兩把頭穿着花盆底鞋，身穿雨過天晴毛藍市布衫。五官端正，帶出純厚樣子，就是微然有點搖頭（後文書貫三太逛通州，巧遇白馬李七侯，鐵飛龍大鬧方家坟，方飛出世，搖頭獅子鬥鐵飛龍，搖頭獅就是鄭氏，所以搖着不能不稍微寫一筆）這時方飛早擺上三盅茶挨次送上，鄭氏道班老伯從南城來，大半沒吃飯，阿媽您看預備什麼好，方大爺道家裡不必費事吧，爽與我們喝杯茶，上後門祥露居去吃罷，飛兒亦可以跟去，太班道，我還是不客氣，就走罷，方飛聽爺爺帶他上後門，很是喜歡，可是直用小眼看他母親，鄭氏道，既是爺爺不怕你跟着攪，你就去罷，方飛亦不換衣服，過來拉著勝俊明說三叔走，於是爺四個出了大石作北口，直奔後門外路西祥露居，到了門口，櫃房山東全站起來道，二爺幾位，今天早。原來祥露居是北城第一座大南酒館，零盤批發，外賣碗酒後邊有雅，口味比普通飯館還強並且可以代炒來菜，買賣很是興隆，與南城都一處，全是北京知名的酒館，方大爺除了當值以外每日下午的晚飯，總在祥露居吃今天不過一點就來了，所以夥計說早，讓好了坐，夥計伺候一切方大爺叫預備四鮮四乾四冷四葷四熱四炒，一罈上等黃酒不消一時，一樣一樣送上，因為時候是早飯已過，晚飯未到，很是清靜除了他們，沒有第二個座，爺四個一邊吃酒，一邊談心，太班問福仙回來了沒有，方大爺道，福仙住在內西華門……關帝廟，我門口是他來往必由之路，前一個月他告訴我，到山東瞧太安俠，就手到蓬萊，看看朋友，觀觀海日，約我一同前往，我因為官差不由自己，最快亦須半月，不便請假，他自己單人前往。大概快

回來了，太班就將在樂安武家雖遇見秦安俠北定還的事，細說一遍，方大爺很嘆息無緣，少交幾個朋友，太班道，大哥怎麼這們看不開，既與北定還叩頭，就是一樣，何分彼此，方大爺又瞧了瞧勝俊明道，俊明大半有三十歲際來還未娶親，到了時候，我須走一趟，與你賀喜，勝英恭恭敬敬的站起來道那敢倩鶯勝，請都請不到，太班道，大家不必客氣罷，勝俊明方飛不喝酒，老哥倆是杯杯淨，盞盞乾，夥計看着方大爺喝的高興，又外敬了什錦，玫瑰露，葉子乾，腙肉四樣，問二爺回頭吃什麼，方大爺問太班大哥吃什麼，太班道，只要有酒喝，吃不吃沒關係，都是自已人，客由主便，方大爺道，既是如此，夥計到橋北馬家樓拿一個羊頭，一個羊脖子，一斤爛羊肉帶湯，吃拌條麵，不知道合意不合意，太班道，再好沒有，到北京非吃麵不可，我們住在南城眞沒怎麼吃，小山東答應下去，不多一時全都來到，夥計問酒快殼了，還添不添，方大爺叫再開一罈，太班道，吃完酒還就吃麵罷，今日足矣，改天再聚，方大爺說好，來十六個麵，多搭一扣，小山東說是了，這還用二爺吩咐咐喝下去，這一頓飯直吃到五點酒座慢慢進來，大半多跑方大爺熟識，攤酒讓菜，很是麻煩，夥計又特別泡了一壺茶，方大爺非讓太班爺倆家裡去住不可，太班怕拘泥，一定不肯，答應明天一清早就去，說了會話，纔離了祥聚居，方大爺陪着太班爺倆什剎海繞了個灣，到了西壓橋才分手，方飛問勝俊明三叔，明天什麼時候來，方大爺道，大哥，俊明，明天清早九點在會下個飯，午後再商量到什麼地方去，太班道，就是就是，說罷同勝俊明回去，方大爺到家，少奶奶問長問短，方飛是小孩不等他祖父說，就一一回答，方大爺告訴我還上趟街，明天在家裡請你班老伯吃飯，鄭氏道，明天多預備幾樣菜方大爺道，都是自家人，用不着客氣，方大爺上街回來以後，鄭氏就着手預備，第二天不到八點太班同勝英就來了，老爺三是高談闊論，方飛是跳跳鑽鑽，跑前跑後，早飯不過是餃子，餡是四樣酒菜是八樣，太班是非常高興說，家常飯別有風味，就以豬肉來說，外面就不常見，可是吃着不膩，蘇雞尤其有意思，方大爺道亦沒什麼，據少奶奶的意思還要多預備，倒是我說大哥不是外人，隨便最好，又告訴太班就是我一個人住上房，少奶奶已將你們爺倆下榻之所安置了，非請大哥住幾天不可，大哥您想怎麼樣，太班道，既是大哥同少奶奶，有這份厚意，我本想就走，如今只得多盤桓幾天，方飛聽太班要住幾天，樂得在外就跑，告訴他母親，那個大老頭同勝三叔在咱們家住兩天，等我阿媽回來您說熱鬧不熱鬧，鄭氏道，飛兒少說話，有客在這裡，不要叫爺爺說你，方飛道，我勝三叔喜歡我，回頭叫我三叔帶我聽戲去，說着不等鄭氏說什麼，又跑回來拉着勝俊明衣襟說，三叔帶我聽戲去，勝俊明尚未答言，太班道眞格的，此次算來都門，並未觀劇，方大爺道，好，今天我請上査樓，飛兒趕緊吃飯，吃完好走方飛聽了樂，少時飯罷，方大爺叫方飛瞧瞧口上的車，方飛到南口外車廠一看，還有車。就把車叫來，方大爺問是一輛是兩輛方飛道一輛，方大爺道一輛緊一點，勝俊明道，您老哥倆帶着我侄子，亦不顯擠，我跟着走，方大爺道，你居客位，那有不坐車之理，說是我走，太班道，大哥子侄之輩，您還這們客氣，就叫俊明走罷，方大爺亦不再說，告訴鄭氏今天晚飯不在家吃，少爺下班，別叫他出門，鄭氏連聲答應，爺四個聽戲以及鑄滿店帳等項，方學端下班，太班勝俊明俱不細表，太班勝俊明在方家住着所有沒去過的去處，方大爺就是告假，亦陪着都去瞧瞧，每天早飯是鄭氏預備，全是北京旗籍家常便飯，調着樣吃，晚飯下館子不覺過了四五天，太班一日對方大爺道，天氣漸熱，我們要告辭了，方大爺道，平時不來北京，若無要緊的事，大哥可以再聚會幾天，太班道，要不是變業（方恩字）苦苦相留，我叔侄早已離開北京了，咱們秋間再會，方大爺不覺一聲長歎道，小弟是旗人又有職務在身，不能私離北京，秋間再會的話，恐怕不易，總圖快聚，又賦驪別，能不令人黯然也罷，明早與大哥送行，我想作郊外之遊，送您到蘆溝橋，方飛道，爺爺，我也去，方大爺道，道路不近，你許走不了，方飛道走的了，上坡我怎麼走不着，方大爺道明早再說吧，又問太班帶什麼東西不帶，太班道，我這四海飄流到處爲家，什麼也用不着此次往山陝一帶，並不按站而行亦不保腳，方大爺道，若是如此我亦不處讓，夜間是抵掌而談，抵足而臥，方變業想起一事，告訴太班道，大門侍衛，向來[illegible]外放爲長途，屢次薦選，小弟都因爲家中無人，不願意出外，今年如若南省有缺，小弟或者走一趟，能夠會晤，亦未可知，太班道，那是最好不過，滿和月夜短，不久就天亮了，太班叔侄收拾了收拾，鄭氏早預備下點心，方大爺又敬了太班三杯酒，用過點心，鄭氏送上一個包袱，方變業接過對太班道，大哥錢行，程儀我亦不差，這是一點菲意，聊表寸心炒米十斤，牛肉乾三斤，油布兩張，艾瓢兩個，火鏈火石，路上趕不上尖宿，防個方便，太班道難得變業如此細心，我不謝了，又說了會閒話，纔同太班勝俊明出了彰儀門，爺三個雖然緩緩而行，難爲方飛，眞跟的上，十點多鐘就到了蘆溝橋，太班道，變業請回罷，千里送行，終須一別我想回來的時候，或者再到北京一行，方大爺道，切記切記北前遜酒家，我再參敬三杯，太班道不必了，方飛是戀戀不捨的各道請字，這纔分手，由北京到陝西勝三爺是輕車熟路，明季跟隨孫帥轉戰多年，如今舊地重遊，不勝今昔之感，同太班商量一去由蘆溝橋按站走大道，回來的時候再走北路，順便到大同宣化一帶就手瞧瞧邱日武，太班是無可無不可，他們叔侄雖說按站走，並不每日一尖一站雖是按官站走就亦許一天走三四站，也許一天就走一尖站，亦許露行夜宿，亦許夜行露宿，沿途黑白兩道，陰陽兩面的朋友，應投帖的投帖，應拜訪的拜訪，透盤川的或收或不收，都斟酌交情同當時情形，一路的事，與後文沒多大關聯，所以就不細表，直到五月底纔到大間，到了玄豹山一問，邱日武早到任邱去了，邱家的人問明了是太班勝俊明，一定堅留，住了一天纔走，到北京拜訪方大爺，一問壽德爺還是沒回來，太班說還一趟把老二發的不輕又聚會了幾天，方飛是問長問短，膩上勝三叔沒完，班勝估念鏢局工程，纔告辭回歸任邱，見了邱日武，備說經過，邱日武很可惜沒見着方大爺祖孫，一看鑽行房屋，收拾好了有七成下餘工程等到秋後再說，勝俊明歸家之後，因爲跟着太班跑了幾省，見了許多武術家雖然沒有位討手，可是長了不少見識，想到武術家大半是粗俗獷野的多，溫文儒雅的少，武勇有餘，涵齋不足，自己同北定還討論過文學，就叫下人將早年的書房，收拾出來，勝家雖非世代書香，經史還有，親自檢點一番尋出五經四史，定下課程，每天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二五更用武工，操心操手，研究各門武術絕藝，有不清楚的地方，請太班指點，所有家事概不過問，就交與勝福，除了邱日武，等閒的朋友，他亦不見，過了兩個多月，已經到了八月初旬，仍不見北定還來，很是詫異，有一天問太班道，師叔，李二叔至今不見到來，想是路上有了緣故，太班道，不至於，福仙爲人，看着馬馬糊糊，連邊幅都不修，然而極講信義，他所去的地方，又是舊遊之地，路上決無舛錯，倒是五六月之間，天氣炎熱，恐其因爲趕路，生起病來，勝俊明亦很以爲然，又過了兩天，勝俊明到後院用武工，不見太班，以爲太班沒出來，必是靜坐，回到臥室，仍是不見太班，勝俊明想到眼看要到松棚會日期，一個北定還不見歸來，太班又復失蹤，這一驚非同小可，要知後事如何，下囘自有交待。

（未完）





C—9

嬰兒的活潑強壯
慈母正在渴望！

服用良藥……
保您得意非常。

無論怎樣給與營養、依然枯瘦如柴。病魔常來纏繞嬌娃、慈母晝夜掛心。欲使幼兒消除百病、絕非難事……請服用此救急、治病、保健的良藥、自有驚人的効果……

主治

疳積蟲積、夜啼不眠
發熱炎症、突發怪熱
消化不良、吐奶綠便
食傷腹瀉、不思飲食
急痫失氣、搐搦眩暈
天花紅疹、虛弱兒

價目 自二角至三圓

●各埠大藥房皆有出售●

小兒良藥

樋屋奇應丸

總舖
樋屋合資會社
大阪天滿橋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歡臨鑑金絡索

六十

叔子看着又怔了一下，望着九芝道，眞奇怪，她那樣嘔氣，居然留下這些東西，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她跟你義斷情絕，難道還關心你，九芝凝思着道，什麼關心，我看她必是嫌累贅，不願再帶回去，所以拋在這裡，叔子道，這是值不少錢的東西啊，我看起碼也值千八百，她只爲嫌累贅便不要了，我看未必，再說她帶來不累贅，帶回就累贅了麼，九芝道，依您說她是什麼意思叔子道，我看她是恨透了你，方才沒罵痛快，所以留下東西替她教你看着自己內愧，九芝道，誠然，誠然，您想得不錯，其實很無須她留東西，我自己已內愧萬分，她倒是多此一舉了，只是咱們怎樣處置呢，叔子想了想道，這主意你拿，我已把主意出得太多了，沒一件不是失敗的，從此再不敢開口了，九芝道，您不要這樣說，我覺得您的主意，並非不好，只是尋備本來太難，機遇又很不順，所以才失敗的，這就叫天之亡我，非戰之罪，您又何必慪耍呢，叔子聽了道，好，不慪耍，我不慪耍，咱們歇會兒就吃飯，吃完了再出去走走，算和這地方告別，這眞是傷公惹氣的地方，古時項羽兵敗垓下，自刎烏江，後人在烏江邊岸立統石碑，刻着項王自刎處字樣，如今我也想在咱們談判那塊墳地裡，立一統石碑，刻上姜叔子丟臉處，留個紀念，九芝道，這有什麼丟臉，叔老不必介意，咱們過去就教它過去，不必再想，叔子道，是啊，今天過去，明天咱們就回天津，重新打鼓另開張，我既放跑了你的馬，早晚必賠你一匹馬，九芝道，您何必記這個，現在我們對這事作，好似春殘夢冷，花謝水流，除了微有一點惆悵以外，不該這樣沾滯的，我只愁她這東西，不知怎樣交代，叔子道，反正不能拋在這裡，明天用車帶回天津，和止厂商量，看他有什麼辦法，九芝點頭道，那也好，我想將來還得您……九芝說到這裡，似有所思，忽又住口，叔子問道，你說還要我怎樣，九芝道沒什麼，我只說得您和止老商量，叔子應了一聲，也沒理會，又過一會，那董老頭兒進來，向叔子說那二位小姐怎又走了，叔子迎着頭，便說那二位都是九芝家裡人，因爲九芝對家裡假說有病，跟我到村中來玩，他家裡人竟信以爲眞，有的來照看，有的來送東西，現在已說明白，她們就放心回去了，董老頭兒看着房中東西，不住用眼瞟着九芝，詢問他家裡開什麼生意，有多少產業，叔子明白這老頭兒犯了勢利眼，因看見九芝家中送來如許東西，就認爲是個財主，另眼相看了，就跟他胡說了一些，董老頭坐一會走了，跟着便吃了晚飯，飯後又到了村外走了一回，二人直把早間談判的墳地，當作古蹟似的，立在禾稼外面，遙望着憑弔許久，再向各處看看，到將近黃昏，方才回入房中，挑燈對坐，回想昨日有月琴相伴，直覺不堪回首，又加枯坐無聊，叔子說，咱們還不睡，這樣坐下去多麼難過，不如尋個消遣，九芝問怎樣消遣，叔子道，咱們作詩吧，就把你的事情作無題的題，現在正當感情蓬勃，你一定能作出纏綿悱惻的東西，我也陪着，九芝道，我只怕作不出來，叔老自己吟詠吧，叔子定要他作，於是二人倚枕構思，過了有半點鐘，叔子已作了兩首，寫出給九芝看，九芝稱讚不已，叔子道，你向來詩思很捷必也有了，九芝道，不成，我這會心裡很亂，簡直不能成章，只想了幾聯斷句，寫給您看，說着寫出來，叔子看是，穠陰依然春九十，蓬山已隔路三千，三生心約鍋仙石，十里眉山入畫圖，好事終疑天有妬，癡心莫謂夢能眞，桃花他日還相笑，明月從今忍再圓，叔子看了道，只這幾句麼，好是很好，不過意爲心碎，你表面雖然冷靜，心裡還是熱的，解脫又談何容易，九芝道，你不能在文字上判斷我的心緒，這一點不能作準的，你看現時有些闊人，所作的詩，都是厭棄世塵，不慕榮利，與秋風鱸膾之思，作野服深山之夢，是多麼清高絕俗，若只看他們的詩，簡直就是陶彭澤一流，但那知他們的行爲，和文字完全兩樣，也許在戲謔調笑的餘暇，才作這樣清高的詩，以爲欺世盜名之用，再說近來風氣，還有許多用詩詞投贈，當作一種風雅苞苴的，只看咱們詩社，有多少人用詩來援近於止老，想他給托情謀事，若只看他們的詩，個個都意志高雅，胸懷超脫，誰能想到那樣卑鄙無恥，居心叵測呢，這就因爲詩是一種定型的東西，無論何人，只要會作，便能拼湊好看的字面，絕不會露出窮酸，露出本色的，就好比是一件好衣服，誰穿上也可以顯出體面氣象，便給討飯花子穿上，衣服還是衣服，總不致在上面現出什麼特別情形，現在我這幾句詩，也是同樣道理，因爲照例是這樣格調，一寫便要纏綿悱惻，並非我心裡還纏綿不解，您不要誤會了，叔子笑道，領教領教，你不纏綿悱惻，現在已是枯木死灰，完全把她們忘了，九芝道，這個也未盡然，不過您說我心還很熱，我卻不能承認，叔子道，不承認也罷，我只佩服你這年青的人，居然沉得住氣，遇到這樣事還能舉止如常，滿不帶像兒，若是我啊，像你這樣年紀，受到這樣打擊，就得照西廂記紅娘那句話，一䁥頭自去憔悴死了，九芝聽着微笑，要說話又自咽住，稍遲才道，叔老，天不早了，我們睡吧。叔子道睡就睡，眞比不了你們年青人，無論遇着什麼事，反正忘不了吃和睡，九芝笑道，我不睡也得躺下自己嘗受失眠滋味，總不能教您陪着終夜長開眼哪，叔子道，我也不陪，隨你怎樣好了，我不信你會失眠，只看從她們走後，你一直是沒事人的樣兒，就知道不是感情的動物，九芝笑道，你想我該怎樣呢，痛哭流涕，要死要活，豈不惹人笑話，也給您添麻煩，實際還是無濟於事，現在再學張君瑞，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捶床，你還能睡麼，叔子道，別扯淡了，快睡吧，說着二人一同就寢，這一夜九芝是否失眠，倒不可考，叔子卻眞半夜沒睡着，反來覆去，不斷咳嗽，也許因爲精神身體，都過於勞乏，故而睡不貼席，他見九芝閉目無聲，很少轉側，還很生氣，人家事主尚還氣穩神閒，酣睡不穩，自己受這份叔伯苦，走這份叔伯心，眞是何苦，想着過一會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叔子竟未被鷄鳴人聲攪醒，到九點鐘才起床，九芝還自酣睡，叔子詫異他昨夜十點多便已就寢，怎這時還自不醒，眞是年青好睡，就把九芝叫起，一同吃了早飯，跟着便收拾行李，又把董老頭兒請過來，向他道謝，給了二十元錢，作爲膳宿之資，董老頭謙辭一下方才收受，但眼睛還溜着二姑娘所留的東西，似乎希冀他們把許多食用之物，方才帶來，隨又帶走，太已麻煩，很希望能送給自己幾件，行裝既可減輕，他也得着實惠，叔子和九芝也看出他的心意，無奈不能把別人東西送人情，只得故作顢頇，不理碴兒，談過一會，有長工進來，報告騾車來了，叔子就吩咐叫車夫進來，把行李物件全搬出去，車夫看着東西皺眉，說這些東西，一輛怕裝不下，車上還得坐人，董老頭兒也說絕裝不下，昨天是兩輛車裝來，今天一輛車走，自然不成，叔子想不成也得成，這是別人的東西，我們尚須交還，便不能遺失一件，否則便與臉面有關，想着便和車夫商量，把東西放在車頂，用繩拴住，車夫卻只有一根繩，不敷應用，叔子又向董老頭兒求借，董老頭兒知道一借給繩子，東西便拿走了，若是不借，不但省下繩子，還可以落些東西，他們帶不走，自然就得拋下，於是吃吃的只說沒有，叔子看出神情，只得拿出錢來，托長工去向村人購買，董老頭兒看出便宜，連說我去找去，接過錢出去轉了個彎兒，才拿來五根粗麻繩，叔子指揮車夫長工，把東西搬上車頂，拴緊停妥，叔子又賞了長工兩元錢，二人才和董老頭兒作別坐上車去，車夫揚鞭走出村口，直向大道上奔馳，二人坐在車上，因爲車廂被東西塞滿，只空出兩人座位，所以擠得很不舒服，叔子蹲踞拘縶，說好像上了光棍架，入了站籠，兩腳不能伸直，身體不能轉動，簡直受了大罪，九芝卻還能忍耐，時時翻覽外

面景物，以自排遣，聽叔子叫苦，便向他道，這都是二姑娘的德政，她給留下許多東西，教咱們當轉運公司，回想來時車上纍纍快快，多麼舒服，叔子道，未必，這時便是車上什麼都沒有，咱們也不會舒服，心緒太懸殊了，咱們來時好似興兵打仗，抱着極大的勝利希望，大有士飽馬騰之勢，便不理會行軍勞苦，現在咱們卻是打了敗仗回來，傷創飢疲，看着滿目江山，都有黯然可憐之色，九芝笑道，叔老眞是能近取譬，無怪會作文章，叔子道，什麼文章，我只是形容自己的心緒，你呢，難道還是麻木不仁，九芝嘆道，我已過了麻木的時候，記得有本書上說，將軍劇戰受創，當時初不自知。迨引馬歸營，始覺其痛，我現在已到了引馬歸營的境界了，叔子點頭道，我也知道你是感受的，這對於自尊心很有傷損，好比一樣東西被大家爭買，立刻將價提高十倍，但忽然爭買的人都掉頭走了，變成剩貨，這轉瞬間的低昂貴賤，瞠衆炎涼，眞能教人發瘋，幸而你還能鎮定堅忍，不露形色，我從這上面就看出你將來必有前途，九芝笑道，謝謝你的誇獎，可是我不喜歡您的譬喻，一個堂堂男子的聲價，不能因女子的取捨而定，我的自尊心，並沒絲毫傷損，只是感到一種悽愴惆悵，類如春暮看見花殘，秋夜看見日落似的，同時還自覺經過一番挫敗昨日一天就像過了十年，好夢初醒，青春已老，從此算認識了女人，以後可再不和她們搗亂了，叔子道，我昨天已說過了，你可以作和尚去，九芝道，我受不了古寺荒山的寂寞，和淸淡的冷淡，絕沒想作和尚，只要努力我的前途，好好兒作番事業，叔子道，這也不錯，你本是盛年美質，修望無窮，只是年青沒有把握，還恐怕爲女色所誤，如今若能勘破情關，一心歸正，倒是再好沒有的事，但只一樣，怕你能說而不能行，九芝道，我現在也不能說準，您只望後看吧，叔子道，我永遠盼着瞧，時時看得見的，說着二人相視一笑，就沉默下去，都覺無話可說，轉向車外瞧着，這日是難晴的天兒，萬里無雲，青天如拭，眼中只見藍的天光，綠的禾稼，黃的土地，並無其他雜色，陽光燦爛，令人生出光明的感覺，和雄奮的力量，但二人看着，都覺還不如來時在陰雨中經騐有趣，只走在潦塘堤上，九芝還懸目四尋，想要見上次所見的白鷺，但已不見影兒，才知道那種鳥在晴天時不大出現，古人詩中，除了漠漠水田飛白鷺一句，還有一片獨鷺冥雨裏數聲相似是秋時，可見鷺是喜歡陰雨的，想着走過潦塘，又走上多土的大路，直到午後三點多，才漸漸望見人烟，走入都市的邊界，由冷落的貧民窟，轉入熱鬧街道，再轉到清靜的住宅區，便到了徐宅門前，這原是九芝的意思，因爲自己已和報社斷絕關係，在徐宅寄居，現在歸來，只可仍向止厂投止，不必多曉叔子，於是到了徐宅，下車進去，門房中僕人迎出來，叔子問知止厂在家便吩咐僕人把車上東西卸下來，借空房存放，也不等通報，和九芝直入小花園中的客廳，這客廳原是九芝住過的，入室數僕人打水洗臉，才洗完坐着喝茶，止厂已聽見信兒，從外面托着水烟袋走進來，入門便叫大喜大喜，你們回來眞快，九芝是東食，還是西宿，是得了魚，還是得了熊掌，快告訴我，叔子和九芝聽了都不答言，只相顧而笑，止厂又道，你們怎會買關子，快說啊莫非一箸得兼，一雙兩好，那我也很贊成，叔子道，你贊成沒用，人家不贊成，止厂道，不贊成一雙兩好，那麼要獨佔鰲頭，到底是誰，叔子道，誰也沒有，這回是花謝水流，鷄飛蛋打，我們怎樣去怎樣回來，只九芝帶回一臉傷心，我帶回一臉慚愧，止厂愕然道，怎麼呢，叔子道，說來話長，我們還沒吃飯，請你吩咐廚房一聲，再聽我們這篇醜史，止厂聽了，便去吩咐了僕人，廻着走回，叔子便把一切經過全都說了，止厂聽到二姑娘和月琴由相爭變爲相讓，隨即閤中回津，便搖頭嘆道，居然有這樣大變化，眞想不到，叔子道，女人的心本是易變的。止厂道，不然，你不能以平常婦人，水性楊花，見異思遷，來比擬她們，月琴還是立在被動地位，受了別人的影響，惟有二姑娘却是大智慧，你們莫看這只是兒女情事，試想在那對峙局面之下，緊張空氣之中，居然能夠立時轉念，力斬情絲，這可不是易事，比作大官的人，正當聲望優隆，榮光鼎盛的時候，忽而告老還鄉，還要難能可貴非有大智慧大毅力，絕作不出，這個人眞可惜了，不過既已如此只可聽其自然，我這兒還正想九芝回來，從昨天就打算派個人送信去，九芝道，您有甚麼，止厂道，不是我有事，是你的事，因爲我有個學生胡秀峰，新近得了灤城縣縣缺，跟我要個辦文牘的人，我想九芝既不能再回報社，也得尋個職業，這縣政府秘書總比在報社作事強得多，就薦了給他，胡秀峰已答應了，很希望先見個面，我答應寫信去叫九芝，在三五天內回來，方才還在這裡想，九芝試驗完畢，無論得着月琴，或是二姑娘，都是雙喜臨門，娶婦同來，先陪胡秀峰去上任，我們跟着就籌備婚禮，過三兩月回來結婚，再帶着太太一走，從此宜其室家，安其生活，過幾年也許就發達了，那知事情難如人意，結果還不能全美，叔子聽了，便向九芝道，恭喜老弟，你總算着了一頭兒，方才在路上，你不是預備努力前途麼，想不到正有機會等你，說着僕人進來，收拾几案，擺上肴饌，九芝叔子入座便吃，止厂因吃過不久，只坐在旁邊相陪，叔子喝着酒道，我的報告還沒完篇呢，那二姑娘和月琴，雖然一同走了，可還不算斬截乾淨，留下一點未完手續，我們不知怎樣處置，還得跟你領敎，說着就把二姑娘將所帶食用東西，都給留下的話說了，止厂聽着尋思半晌才道，她既和九芝表示絕斷，怎還留下這許多東西，你不是說很值錢麼，叔子道，我看那些東西，一千元買不出來，止厂道，你以爲她留下這些東西，只爲着尊九芝麼，叔子道，我想是這樣，她好像故自己爲九芝盡心竭力，九芝却對她三心二意，她是傷透了心，只爲而把所有帶來東西留下，給那沒良心的看看，止厂笑道，她這些事這個，就肯犧牲許多錢，既已情斷義絕，各走各路，還弄這些事作什麼，叔子道，要不然她是什麼意思，哦，我想起來了，她倒是想敎九芝看看，她所帶的東西，臉臉脾，顧心，可並沒想犧牲，因爲她知道九芝絕不好意思沒收，一定給她送回去，並且她連送回的人，都委定了，當她們要走時候，我去告訴車夫，到次日再來接一趟，二姑娘看見我，就叫到近前，對我說了許多話，表示她只很九芝，對我還是很好，請我以後有工夫還到美國飯店去吃飯，這不是暗示要我作送回東西的人麼，你說是不是，叔子說完，止厂忽然哈哈大笑，叔子大爲詫異，心想自己的話，並沒可笑之處，他笑什麼。

（未完）

本刊舉辦每期獎金

徵求短篇小說

文藝為人類之精神食糧，本刊自發刊以來，即不惜物力與心力，大事提倡，每期所載，質量自信均極充實，已蒙讀者讚許。然近鑒於向來所發表者，大都為名家之作，而一般正從事於練習寫作者之作品，則未能儘所刊登，未免對愛好文藝者失去提拔其進之機會，故為普遍宣揚文藝計，特舉辦每期獎金，徵求短篇小說，（每期在本刊發表）用作提拔後進。至此種短篇小說，每篇至少七千字，入選作獎金三十元，每次並選佳作三篇，但只錄題名及作者姓名，概無獎金。但此種獎金小說，題材方面以有關復興中國，建設東亞，溝輸參戰意識者為限，至希注意。又稿除寄本刊編輯部以外，並請在封皮上書明應徵獎金小說字樣。

編後話

△……記得不知在那裡聽到過「……想一想十年來我們內部的變化，我們的成就，我們的內政對國際有什麼影響，國際局勢對我們的內政，有什麼影響？我們要從想中去找經驗！更該從經驗中去找將來！」幾句話。這幾句話，當時也許是另有所指，但是把這幾句話，挪用到現在，我想也未始不可；因為從大東亞戰爭發動以後，國際情勢的更見複雜，中國內政的更該從艱途荊棘中要求生長，都有不可「放鬆一步」的明顯事實，尤其在國民政府宣佈參戰以後，這種事實更為急迫，所以我們希望全國國民想一想我們必須參戰的理由，從想中去找經驗，這想這經驗就會告訴我們，中國的真正敵人在那裡？英美徹性的為什麼必須擊滅。

△……本刊近期封面，因為印刷機器關係，又更變了一種姿態，這姿態的好壞，我們自己不想說什麼，但是可以告訴讀者，本刊的封面，最近或將再有一番的改革。

△……文藝欄的革新，準於下期實現，內容不僅將對中日文化交流上略作貢獻，就是對目前的華北文壇，也自願作一位搖旗吶喊的小卒。敬請讀者注意。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五卷，第十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四角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發行者　社團法人 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 附設新民印書局

其他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暨各分社　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滿洲總批發所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滿洲國內定價每冊四角五分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八角
半年十二冊	四元八角
全年廿四冊	九元六角

外埠零購　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　郵費在內
如遇增刊　或特大號　另訂定價　郵費不收
華中華南　滿洲各地　不在此限　另訂定價

本刊廣告 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電西四三七一一號



完成滅淋 積
造成醫界空前記錄
保障人類安全！
無論任何頑固淋菌
從此可以高枕無憂
本品得有驚人記錄，全賴強大的殺菌作用，內服少量立刻隨血液循環全身，直接深入菌巢內，發揮偉大的威力，由尿道排除其凶險的淋菌及病原菌，不特止痛，消腫，解熱且縮短治療期，得早日全愈矣對於
急慢淋症・化膿雜症
急性肺炎・婦女白帶
丹毒・流行性感冒・
中耳炎等・均奏偉效
Trianon
東亞首創的斯爾法比金利劑
得利克膿
三十片裝・一百片裝
其他・藥粉・注射液
各藥房均有出售
北京・天津・青島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TR 157